



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

希特勒偷走了 粉红兔



[英] 朱迪斯·克尔 著 方华文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关于本书：

九岁的小安娜，突然发现海报上的那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男人正在改变整个欧洲……所有人，包括自己的命运，都攥在他手上。

逃往瑞士的途中，安娜一直惦记着没能随身携带的那个“粉红兔”玩偶——那是她最心爱的“玩伴”和“朋友”……

在逃难的途中，她度过了一个没有蛋糕、没有派对、没有生日礼物的十岁生日，可就是这个寒酸、严酷、颠沛流离中的“生日”，让安娜得到了一份特别的馈赠：长久以来总是沉浸于自己的思想世界里的父亲，终于向她敞开心扉，让她重新燃起对今后生活的希望……

在本书中，作家朱迪斯·克尔将纳粹统治时期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置于景深位置，以明亮之笔描画安娜和爸爸妈妈在黑暗年代永不泯灭的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憧憬，使整部作品成为一部别样的成长书。



XITELE TOUZOULE FENHONG TU

希特勒偷走了 粉红兔



[英] 朱迪斯·克尔 著 方华文 译

桂图登字：20-2014-140

Original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nder the title

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

Text copyright © Judith Kerr, 1971.

Translation©

2014 Jieli Publishing House translated under licence from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The author asserts the moral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英) 克尔著; 方华文译. — 南宁: 接力
出版社, 2015.5

书名原文: 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

ISBN 978-7-5448-3758-3

I. ①希… II. ①克…②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94871号

责任编辑: 戴迪玲 文字编辑: 杜颖达 美术编辑: 张凯 责任校对: 王静

责任监印: 刘冬 版权联络: 王燕超 媒介主理: 李羽清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60千字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0 000册 定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序言 在苦难童年里盛开的铃兰花

著名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 徐鲁

阅读《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这本小说，我首先想到了“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和“国际儿童图书节”的创办者叶拉·莱普曼夫人的故事。“二战”期间，作为犹太人的叶拉，幸运地逃离了纳粹德国，在瑞士暂住了下来。但是她在内心里，总是对已经变成了犹太人的噩梦的故乡德国割舍不下。她在自己的回忆里援引过海涅的话：每当我在深夜里想起德国，我就会焦灼难眠、热泪盈眶。我想，这种感情，应该是当年许多被迫离开了德国，流亡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于祖国的感情状态。战后，叶拉以盟国占领军的文化官员身份，重新返回自己的祖国，开始在德国的废墟上四处呼吁和奔走。她的心中怀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她呼吁说，德国的孩子，和全世界的孩子一样纯洁，他们是无辜的，不应该继续生活在纳粹的阴影之中，何况，他们也是疯狂的战争和恶魔般的梦魇的受害者。如果没有人来帮助他们去拥抱健康、阳光和文学，他们就会背着沉重的“红字”走上歧途。

叶拉敞开自己宽容和温暖的女性与母性之心，渐渐融化了一些同胞的敌意的坚冰。她最早发出的一个具体倡议就是：在慕尼黑组织一次国际儿童书展，展出她从世界各国募集到的四千册童书，以此来吸引德国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亲，重新建立起读书和生活的信

心与幸福感，重新找回阅读、思考和想象力。她的倡议，赢得了人们的赞美和响应。许多年轻的父母，像被拉出了黑暗地窖的葡萄藤一样，对生活的信念瞬间得以复苏。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本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小小童书，竟然拥有那么大的魔力，一夜间就可以改变许多德国的孩子、父母和家庭的精神状态……

英国女作家朱迪斯·克尔的自传体小说《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也是一部反思纳粹历史，讲述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和纳粹统治德国时期，小女孩安娜跟着家人流徙异国他乡，度过自己“苦难童年”的故事。当时，年仅九岁的安娜，并不明白“逃难”的含义，她离开家、离开自己的祖国后，仍然惦记着留在家里的一只粉红色兔子玩偶，那是她小时候最心爱的东西。除了粉红兔，还有一只玩偶小狗。她犹豫再三，带走了小狗，从此再没见过她的粉红兔子。

虽然故事发生在纳粹统治时期，但是作家并没有过多地去铺排和渲染那场恐怖的人间灾难，而是把小安娜和她的哥哥、同学、家人，在黑暗年代里未曾泯灭的对美好生活的信念、希望与热爱，作为整个小说的主线，书写了这一代孩子直面“苦难童年”，乐观地走向新的生活的成长故事。

安娜的爸爸是一位有独立思想、反对希特勒和纳粹专制统治的犹太作家。在希特勒即将上台之前，他预感到，希特勒和纳粹在德国可能会赢得大选。

“假如出现这种情况，让那帮人掌了权，他就不想在德国生活了。咱们谁也不愿在这儿的。”妈妈告诉即将迎来自己十岁生日的安娜说。

“因为咱们是犹太人吗？”安娜问。

“不仅仅因为咱们是犹太人。你们的爸爸认为那时谁都不敢畅所欲言，他就无法写作了。纳粹不愿意听反对的声音。”

果然，在德国大选前夕，安娜的妈妈给爸爸整理了一个小行李箱，爸爸搭乘夜间火车去了布拉格，逃离了德国。如果纳粹失败，爸爸就会回来；如果纳粹获胜，那么，小安娜这一家犹太人在德国就很难待下去了，到时候，妈妈会带着全家人去布拉格、去瑞士，和爸爸在一起，“在那儿一直住到所有灾难都过去”。

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其他亲人、亲戚，他们都有一个共识：虽然让孩子们在童年时代从一个国家流浪到另一个国家，生活将会很难——就像小安娜看过的一本书上所描写的“苦难童年”一样，但是，“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已经成了大家的一种流行语。

但是，小安娜这一代犹太孩子生不逢时，他们注定要被迫离开熟悉的祖国，去陌生的异乡流浪。因为，希特勒果然赢得了大选，他很快就控制了整个德国。正如爸爸预料的那样，谁都不被允许说个“不”字，谁如果反对他，谁就会被关进监狱。

在这种境况下，妈妈只好带着小安娜和她的哥哥，忍痛离开了祖国，星夜逃往异乡。黑暗之中，火车轰隆隆地穿过德国，少女安娜的心里却一直在想着她在书上看到的那四个字：

苦难童年……苦难童年……苦难童年……

临离开时，孩子们帮妈妈捆扎书籍时，心里还怀有这样的希望：“所有的书还是要放回书架的！”可是接下来，“就跟悲剧里的剧情一样，糟糕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纳粹点燃的专制的大火，不仅烧毁了象征着自由、民主、和平的国会大厦，还在各地干起了疯狂的焚

书行径，不单单焚烧了安娜爸爸写的书，还有其他一些杰出作家的书，如爱因斯坦的书，弗洛伊德的书，以及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书……

纳粹点燃的疯狂的大火，不仅烧痛了小安娜幼小的心，也烧毁了一代德国孩子童年的美梦。

在异国简陋的乡村小学校里，安娜虽然也在上课、念书、写诗，可是，她的心中藏着沉重的心事。她知道，她再也不能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城市里生活和念书了，不能和家乡的男孩子一起滑雪橇、溜冰了。她很怀念在祖国的那段快乐无忧的时光。

但是，这样的时光已经消逝了。她将被迫去承受童年生活和命运的重量。甚至在异国他乡，她也亲眼看到了这样令她费解的事实：

当她遇见了两个同样幼小的德国孩子时，本来觉得应该和他们一起快乐玩耍、成为友好的小伙伴的，可是，两个德国孩子的家长不仅仅不允许他们一起玩，甚至也不允许他们说话。末了，那个德国男孩只能抱歉地做了个鬼脸，耸了耸肩。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安娜是犹太孩子，而他们，是纳粹的孩子。

看到德国男孩被他的妈妈带着离开了，安娜感到十分迷惘和伤心。“不知那个德国男孩现在是怎么想的，不知他妈妈都讲了她和麦克斯什么坏话，也不知他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安娜这样在心里想道。

作为“逃离希特勒的难民”，安娜在苏黎世湖的渡船上，度过了自己的十岁生日。虽然也有爸爸妈妈和亲人祝福的礼物，可是小安娜毕竟还是觉得，“我还不太习惯当难民”。

那么，如何给幼小的孩子去解释这种灾难呢？如何去安慰孩子

迷惘和痛楚的心呢？

爸爸这样告诉她生活的真相：“你在一个国家生活了一辈子，而这个国家突然被一群暴徒所占领，你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谋生，无亲无友，一贫如洗。”

爸爸还这样鼓励正在成长的安娜：“犹太人遍及世界各地。纳粹编造出可怕的谎言污蔑犹太人，所以，咱们这样的民族必须澄清谎言，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怎么澄清？”安娜问爸爸。

“要表现得比其他的民族更为优秀。”爸爸说，“比如，纳粹说犹太人不诚实，那么我们不仅要和别的民族一样诚实，还必须比他们更诚实；咱们必须比别的民族更勤奋，证明咱们并不懒惰；比别的民族更慷慨，证明咱们并不吝啬；比别的民族更懂礼貌，证明咱们并不粗鲁。”

爸爸也明白，这样的要求，对孩子来说似乎太苛刻。“但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犹太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身为其中一员是幸事。你们在瑞士代表的是犹太民族，当我和妈妈回来时，我相信我一定会为你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的。”

爸爸的话，不仅给小安娜带来了温暖的安慰和鼓励，更像是在黑暗中给小安娜点亮了一盏盏路灯，为她照亮了童年的小路。

就像盛开在苦难童年里的春天的铃兰花，小安娜一天天成长起来，坚强起来，成熟起来，散发出生命的芬芳。

她看到，爸爸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拼命写作，疲倦不堪，而且只要一闭上眼，就会不断地做噩梦，梦见自己试图逃出德国，却在边境被纳粹拦了下来……安娜听着爸爸在梦中的叫喊，心如刀

割一般，她低声向上帝祈祷：“求求你，让我代替爸爸做噩梦吧！”

记得安徒生文学奖获得者、以色列作家尤里·奥列曾经呼吁，儿童文学作家要帮助和拯救那些“如履薄冰的孩子”，因为，大屠杀曾经是他童年的一部分。另一位应邀为国际儿童图书节写过献辞的斯洛文尼亚作家鲍里斯·诺瓦克则直言，孩子们不仅仅生活在光明里，同时也生存在阴影里，因此他希望，“作为一个不能再真实的警告，希望成年人不要把他们的童年变成地狱。让我们都尽自己的一份力，让孩子们免受苦难”。同样是安徒生文学奖得主的奥地利作家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谈到她为儿童写作时的一个“精神支柱”就是：“既然孩子们生长于斯的环境不鼓励他们建立自己的乌托邦，那我们就挽起他们的手，向他们展示这个世界可以变得如何美好、快乐、正义和人道。这样可以使孩子们向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种向往会使他们思考应该摆脱什么、应该创造些什么以实现他们的向往。”

朱迪斯·克尔似乎是用这样一部讲述黑暗年代的故事，却又充满了温暖和光亮的小说，回应前面这几位作家的呼吁与倡议。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天使、宝贝和奇迹。我们甚至会惊异地发现，越是在苦难、艰辛、疯狂和黑暗的年代，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越具有一种如同芬兰儿童文学作家托芙·扬森所说的“非凡的自卫能力”：只有孩子才能将日常事物激起的兴奋，以及面对怪异而不慌不忙的安全感完美地平衡起来。

你们听，在那天空中阴云密布、灾难即将来临的日子里，孩子们在雪地上玩雪橇时发出的开心的笑声，是多么美丽和爽朗！

你们看，当纳粹正在到处制造人间地狱的时候，那开放在五月

里的一束束小巧的绿铃兰和白铃兰，正装满了箩筐，出现在街头巷尾，给焦灼不安的人们送来了美丽的希望！

就在这样的五月的早晨，小安娜看见，一位老者手中的报纸上，头版正登着一幅希特勒不可一世的讲演照片。可是，老者把报纸拦腰一折，“希特勒就不见了”，随后，他充满感激地嗅嗅春天的气息，微微一笑，把嘴里仅有的一颗门牙露了出来。

“春天的气息呀！”他说。

五月是橄榄树返青的季节。严寒的冬天里，橄榄树的枝叶化成了泥土，但是，谁又能保证，那些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已经变成橄榄树田的肥料的苦难者的骸骨，不在历史的春天到来的时候，又化作青葱的橄榄树叶，来点缀那明媚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呢？

在《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里，希特勒可以说是灾难、邪恶、黑暗和魔鬼的代名词，粉红兔却象征了孩子们的美梦、热爱、幸福、希望和信念。魔鬼最终真的能偷走孩子们的美梦、热爱与信念吗？不会的，永远不会的！最终，所有的征服者、霸权者、灾难制造者，也都将祸及自身。

“祝小安娜生日快乐！”

“祝一九三五年快乐！”

听，在艰苦的年代里，人们都在举杯祝愿。

是呀，谁能阻挡住历史的脚步、春天的脚步呢？

2014年12月12日于武汉东湖梨园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3
第四章·····	31
第五章·····	38
第六章·····	48
第七章·····	56
第八章·····	64
第九章·····	70
第十章·····	78
第十一章·····	87
第十二章·····	98
第十三章·····	107
第十四章·····	120
第十五章·····	130
第十六章·····	138
第十七章·····	148
第十八章·····	152

第十九章·····	161
第二十章·····	168
第二十一章·····	178
第二十二章·····	188
第二十三章·····	196
第二十四章·····	201
译后记·····	209



第一章

安娜和班上的女同学艾尔斯贝特离开学校，走在回家的路上。那年的冬天，柏林城内大雪纷飞。积雪不化，于是街道清洁工就将雪扫到马路边，堆成一个个雪包，一堆就是好几个星期。那灰白的颜色，显得非常凄凉。此时已是二月，积雪化成了泥浆，到处都是一汪汪的雪水。安娜和艾尔斯贝特都穿着系带的靴子，一路走一路跳过雪水积成的水洼。

她们俩都身穿厚外套，头戴羊毛帽，这种帽子可以保护耳朵不受冻。安娜还系了一条围巾。她今年九岁，但个头小，围巾的一端耷拉下来，几乎都到了膝盖处。围巾将她的嘴和鼻子捂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绿眼睛和一绺黑头发。她步子迈得很急，因为快到



吃午饭的时间了，她还想到文具店买几支蜡笔。她走得气喘吁吁，所以当艾尔斯贝特停下来看一张大大的红色海报时，她心里倒是有些高兴。

“又是那个人的肖像。我妹妹昨天就见到了一幅，她还以为是查理·卓别林^①呢。”艾尔斯贝特说。

安娜瞧了瞧那人直愣愣看人的眼睛和冷酷的表情，然后说：“除了胡子像查理·卓别林外，别的地方一点儿都不像。”

接着，她们念出了写在肖像下的名字：阿道夫·希特勒。

“他想要让大家在大选中投他的票，到时候他就能控制犹太人了。”艾尔斯贝特说，“你觉得他能控制蕾切尔·洛温斯坦吗？”

“谁都控制不了蕾切尔·洛温斯坦，她是位杰出的领袖。也许他能控制我，我也是个犹太人。”安娜说。

“你不可能是！”

“我就是！上个星期，我爸爸还跟我们讲过这事儿呢。他说我们是犹太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和我的哥哥都不能忘记这一点。”

“可是，你们又不像蕾切尔·洛温斯坦那样每周六到特殊的教堂去呀。”

“那是因为我们不信教，我们压根儿就不到教堂里去。”

“真希望我爸爸也不信教。”艾尔斯贝特说，“我们每逢星期天都要去教堂，让我窝在那儿的座位上。”她说着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了一眼安娜，“我还以为犹太人都是弯钩鼻呢，可你的鼻子很正常呀。你

① 查理·卓别林（1889—1977）：英国电影艺术家、喜剧大师，1913年移居美国。——译者注（本书脚注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哥哥是弯钩鼻吗？”

“不是，”安娜说，“我们家只有一个人是弯钩鼻，那就是女仆贝莎。她从电车上摔下来，把鼻子摔成了那个样子。”

艾尔斯贝特有点气恼了。“那么，”她说道，“如果说你长得跟大家一样，又不到特殊教堂去，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呢？你怎么能确定呢？”

两个人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我觉得……”安娜说，“我觉得那是因为我父母是犹太人，而且他们的父母也是犹太人。爸爸上个星期才跟我们谈起这事儿，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多想过。”

“好吧。我觉得这种事情很愚蠢！”艾尔斯贝特说，“什么阿道夫·希特勒，什么这个人那个人是犹太人，还有一切的一切，都很愚蠢！”她说完就跑开了，安娜也跟了上去。

她们一直跑到文具店才停下来。店里有个人在跟柜台旁的男店员说话。安娜认出那人是住在附近的兰贝克小姐，她的心顿时一沉。兰贝克小姐一边皱眉头，把脸皱得像绵羊的脸，一边连声说：“这年头太糟了！这年头太糟了！”她每说一遍“这年头太糟了”，都要晃一晃脑袋，耳朵上的耳环也随之摆来摆去。

文具店的店员说：“一九三一年够糟的了，一九三二年更糟。记住我的话：一九三三年会糟得不能再糟。”这时，他瞧见了安娜和艾尔斯贝特，便招呼道：“你们要买什么，亲爱的？”

安娜正要告诉他自己想买几支蜡笔，却被兰贝克小姐瞧见了。

“小安娜！”兰贝克小姐高声说道，“你好吗，小安娜？你亲爱的父亲好吗？他可真是个出色的人！他写的每篇东西我都看。他的



书我都买下了，还一直在听他在收音机上的讲话。不过，这个星期报纸上没有他写的东西……我真心希望他身体健康。也许，他出去做讲座了吧。唉，在这糟糕的年头，我们实在是需要他啊！”

安娜等兰贝克小姐把话说完，然后说道：“他得了流感。”

这句回答又激起了对方滔滔不绝的话语。你会感觉兰贝克小姐似乎已自知时日无多，要把心里的话说完似的。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耳环叮当作响，又是提供药方，又是推荐医生，说个没完没了。安娜急忙许诺，说一定向父亲转达兰贝克小姐良好的祝愿，兰贝克小姐这才作罢，走到大门跟前却又转过身说：“别说是兰贝克小姐的祝愿，小安娜，就说是一个崇拜者的祝愿！”说完，她总算走出了店门。

安娜很快就把蜡笔买好了。随后，她和艾尔斯贝特一道走出文具店，站在外边的寒风里。她们通常都是在这个地方分手，各走各的路。可是，艾尔斯贝特没有立刻走掉。有件事情她想问安娜，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现在似乎是开口的好时机。

“安娜，有个名人父亲是不是感觉很好？”艾尔斯贝特问。

“遇到兰贝克小姐这样的人，感觉就不好了。”安娜说道，随即心不在焉地迈开腿往家走，艾尔斯贝特也心不在焉地跟在她屁股后面。

“要是不遇到兰贝克小姐，感觉好不好呢？”

“我认为感觉很好。首先，爸爸在家工作，我们总是能够见到他。另外，我们有时候可以拿到免费的戏票。有一次，我们接受一家报社的采访，他们问我们喜欢看什么样的书，哥哥说喜欢赞恩·格雷的书。第二天就有人把赞恩·格雷的一整套书赠送给了我们！”

“真希望我爸爸也是个名人，”艾尔斯贝特说，“不过，我想他一



辈子也出不了名，怪就怪他在邮局工作。干那种活儿，别想出名。”

“你爸爸出不了名，但是你或许可以。家里有个名人爸爸有一点不好，那就是你自己恐怕永远都出不了名。”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从来没听说过一家出两个名人的。有时候这挺叫人伤心的。”安娜说着叹了口气。

说着说着，二人已来到了安娜家的白漆门外。艾尔斯贝特兴奋地在想怎样才能出名，海姆皮从窗户瞧见她们，打开了大门。

“天哪！”艾尔斯贝特大叫了一声，“我赶不上吃午饭了！”她说完一阵风般沿着大街跑掉了。

“瞧瞧你和那个艾尔斯贝特，”等安娜走进屋，海姆皮嘟嘟囔囔地说，“你们俩说起话就没个完，能把猴子都急下树来！”

海姆皮即“海姆皮小姐”，自安娜和哥哥麦克斯还是小不点儿的时候就照料他们。现在兄妹俩大了，等他们去了学校，海姆皮就做些家务。不过，等兄妹俩回到家，她就会围着他们打转转。“快把这些东西卸下来。”她边说边为安娜解开围巾，“你看上去就像个没有扎带子的包裹。”就在海姆皮把她的衣服一层层扒掉的时候，安娜听见客厅里有人弹钢琴。原来妈妈在家呢！

“你脚上不觉得湿吗？”海姆皮说，“那就快去洗手吧。饭差不多快做好了。”

安娜一级级登上铺着厚地毯的楼梯。一缕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外边的花园里可以看见几片没有融化的积雪，厨房那儿飘来了烤鸡的香味儿。放学回家的感觉真好。

她推开洗澡间的门，听见里面有咕咚咕咚的声音，接着就瞧见



了她的哥哥麦克斯，于是死死盯住他。麦克斯一头金发，脸色红得像猪肝，他那藏在背后的手里正拿着什么东西。

“怎么回事？”她刚问完这句话，就看到了哥哥的朋友巩特尔。巩特尔也是一脸窘色。

“嗨，原来是你呀！”麦克斯说。

巩特尔哈哈笑了起来：“我们还以为是大人呢！”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安娜问。

“是徽章。今天学校里有一场较量——社会主义者对阵纳粹分子。”

“什么是纳粹分子和社会主义者呀？”

“我以为你这么大该知道了呢。”刚满十二岁的麦克斯说道，“纳粹分子是在大选中给希特勒投赞成票的人。我们社会主义者准备投反对票。”

“可你们俩太小，不允许投票呀！”安娜说。

“我们的父亲可以投呀。”麦克斯恼怒地说，“还不都一样！”

“不管怎样，我们痛揍了他们一顿。”巩特尔说，“真该让你看看那些纳粹分子仓皇逃窜的样子！我和麦克斯揪住一个纳粹分子，把他的徽章扯了下来。不过，不知道妈妈看到我的裤子会怎么说。”说着，他发愁地低头看了看他那破旧裤子上撕开的一个大口子。巩特尔的父亲丢了工作，家里没钱给他买新衣服。

“别担心，海姆皮会补好的。能让我看看那徽章吗？”安娜说。

徽章以一小片红色的珐琅为底子，上面的图案是一个黑色的带钩的十字。

“这叫作十字标记，所有的纳粹分子都会佩戴它。”巩特尔说。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徽章？”

麦克斯和巩特尔听完互相看了看。

“你想要吗？”麦克斯问。

巩特尔摇了摇头说：“家里不让我跟纳粹分子有任何冲突。妈妈怕我的头被他们打破。”

“那些家伙打架不讲公平。”麦克斯以赞同的语气说，“他们用棍子和石块儿，捞到什么就用什么。”他把徽章翻过来看了看，越看越厌恶，“呸，这玩意儿我才不愿意要呢。”

“那就把它冲到下水道里去！”巩特尔说。

他们果真这么做了。他们先拉了拉抽水马桶，却没有冲走，又拉了一次，徽章才令人满意地消失不见了，恰巧吃饭的铃声也敲响了。

下楼时，仍可以听到钢琴声，但海姆皮往他们的盘子里盛饭菜时，弹钢琴的声音停止了。过了一小会儿，房门被推开，妈妈走了进来。

“孩子们好！你好，巩特尔！”她高声招呼着，“学校里的情况怎么样？”

大家立刻七嘴八舌地向她诉说起来，屋子里倏然充满了欢声笑语。孩子们和老师们的名字，她全都知道，并且总能记住老师讲过的话。所以，当麦克斯和巩特尔说地理老师在班上大发脾气的时候，她说道：“怪不得他发脾气，你们上个星期不就惹他生气了嘛！”安娜说她的作文被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读了一遍，妈妈表扬道：“这可真了不起！施密特小姐几乎从不读作文，是不是？”

她一边倾听一边看着每一个说话的人，表情极为专注。而当她自己说话时，则倾注全部的精力。她不管干任何事情，似乎都比别



人加倍努力，甚至连蓝色的眼睛也熠熠生辉——安娜从没见过那么亮的眼睛。刚开始吃苹果馅甜点心时，女仆贝莎跑了进来，对妈妈说有人打电话过来，问是不是需要爸爸接。

“偏偏这时候打电话来！”妈妈提高嗓门说了一句，然后把座椅朝后一推，要不是海姆皮及时伸手扶住，椅子准会倒下去。“你们可别把我那份苹果馅甜点心吃掉哟！”随后她急匆匆地出去了。

她一走，屋子里立刻变得非常安静。安娜可以听见她向电话机那儿赶的脚步声。片刻之后，妈妈上楼到爸爸的房间去，脚步迈得更急促了。

在一片沉寂之中，安娜问道：“爸爸的病情怎样了？”

“好一些了，他的体温下来了一些。”海姆皮回答说。

安娜听了感到安心，继续吃甜点心。麦克斯和巩特尔都吃完三份了，还不见妈妈回来。这叫人觉得奇怪，因为她是特别喜欢吃苹果馅甜点的呀。

贝莎来撤饭桌，海姆皮将两个男孩带走去收拾巩特尔的裤子。“这裤子补也没用，已经旧得不行了，吹口气都能裂开。我留着一条麦克斯穿小了的裤子，你穿上正合适。”

餐厅里只剩下了安娜，她不知做些什么好，于是便帮助贝莎收拾饭桌。她们将用过的盘子通过餐厅与厨房之间的小窗口端到餐具室，然后用小毛刷和平底锅清扫饭桌上的残渣。正当二人折叠桌布的时候，安娜突然想起了兰贝克小姐委托她的问候。等到贝莎把桌布牢牢地拿在了手中，她转身向爸爸的房间跑去。到了门口，她听见爸爸和妈妈在里面说话。

“爸爸，”她推开房门说，“我碰见兰贝克小姐了……”



“现在不是时候！现在不是时候！”妈妈高声说道，“大人正在说话呢！”

只见妈妈坐在爸爸的床沿上，爸爸背靠枕头而坐，面无血色。他们俩都紧皱眉头。

“爸爸，兰贝克小姐让我告诉你……”

妈妈勃然大怒。

“看在老天的分上，别说了，安娜！”她大声喊道，“我们现在不想听！快走开！”

“过一会儿再来吧！”爸爸比较温和地说。

安娜把门拉上。这真让人受不了！就好像她愿意转达兰贝克小姐那愚蠢的问候似的。她很是气恼。

育儿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外边可以听见叫喊声，那可能是麦克斯和巩特尔在花园里玩。不过，安娜此时不想跟他们一起玩。她的书包挂在一把椅子的背上。她取出新买来的蜡笔，把蜡笔一支支地从盒子里拿出来。粉红色蜡笔很好看，橘色的也相当不错，但最好的是蓝色蜡笔。蓝色按颜色深浅分为三种，全都漂漂亮亮的。还有一支是紫色蜡笔。突然，她产生了一个灵感。

最近她写了几首带插图的诗，在家里和学校都备受推崇。一首写的是火灾，一首写的是地震，还有一首写的是一个人被流浪汉骂了几句便心情极端痛苦地离开了人世。为什么不试试写沉船事故呢？关于海难的韵脚有的是，比如“救援”和“狂澜”就很押韵。这次写诗，刚好可以用刚买来的蓝色蜡笔画插图。安娜找来几张纸，立刻动手干了起来。

她很快便沉浸其中，以至于早早就降临的冬季暮色溜进房间时，



她都没有注意到。后来海姆皮进屋打开电灯，吓了她一跳。

“我做了些蛋糕，”海姆皮说，“你愿意帮忙抹糖衣吗？”

“我先把这个拿给爸爸看一看，好吗？”她边说边把最后一笔颜色涂在了她所画的蓝色大海上。

海姆皮点了点头。

这次找爸爸，安娜先敲了敲门，等到爸爸应了一声才进去。房间里的情景怪怪的，只有床头的灯亮着，爸爸和他的床在灯光下像个孤岛，周围一片黑暗。安娜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他的书桌，上面摆着打字机，还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纸，从书桌到地板上到处都是。爸爸老是在夜里写东西，他不愿打搅妈妈休息，所以把床搬到了书房里。

爸爸的病情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好转。他坐在那儿，什么都没有干，只是呆呆地望着前方，他那消瘦的脸上露出愁苦的表情。不过，一看到安娜，他便笑了。安娜让他看自己写的诗，他连着读了两遍，夸奖说写得棒极了。对于插图，他也很欣赏。之后，安娜讲了她跟兰贝克小姐的对话，父女二人哈哈大笑起来。爸爸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这时，安娜问道：“爸爸，你真的喜欢这首诗吗？”

爸爸说他真的喜欢。

“你不觉得诗句应该比较欢快一些吗？”

“哦，沉船嘛，毕竟不是可以让人欢快的事情。”爸爸说道。

“我的老师施密特小姐觉得我应该写能给人以欢乐的东西，比如春天和鲜花什么的。”

“你想写春天和鲜花吗？”

“不想，”安娜郁郁不乐地说，“就目前而言，我好像只能写灾难。”



爸爸把脸微微一斜，笑了笑，说她的心情可能和时局有关。

“那你觉得，”安娜焦虑地问，“写灾难的题材没有错吧？”

爸爸的表情一下子严肃了起来。

“当然没错！”他说道，“如果你想写灾难，那你就应该去写。按照别人的意愿写诗，是没有出息的。只有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才能写出好诗。”

安娜听了备受鼓励，她刚想问爸爸她是不是有朝一日也能有机会成为名人，爸爸床头的电话铃响了，声音很大，让父女二人都吃了一惊。

爸爸拿起话筒，脸上又浮现出那种愁苦的表情。安娜觉得奇怪，听到就连他的声音也变了。她听见爸爸一个劲儿地在说：“好的……好的……”双方讲的是布拉格的状况，她听着听着就不感兴趣了。电话里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

“你还是去干你的事情吧。”爸爸说着，抬起胳膊仿佛想抱一抱她，可是又放了下来。“还是别把流感传染给你好。”他解释道。

安娜跑去帮海姆皮给蛋糕加了糖衣。随后，她跟麦克斯和巩特尔吃了蛋糕，只留下三块由海姆皮放进纸袋里，让巩特尔带回家给他的妈妈吃。她也找到了几件麦克斯穿小了的衣服给巩特尔。这样，巩特尔离开时，拿走了满满一包袱东西。

这天晚上，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在一起玩游戏。过圣诞节时，麦克斯和安娜拿到了一份游戏节目指南，此时兴头仍没有减弱。其中包括拼图、象棋、鲁多色子游戏、多米诺骨牌、六角纸牌，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装饰得很漂亮的匣子里。玩腻了一种游戏，可以换另一种玩。海姆皮陪他们坐在育儿室里，手里补着袜子，甚至



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

还曾放下活儿跟他们一起玩鲁多色子游戏。不知不觉就到了睡觉的时间。

次日早晨，安娜上学前跑进爸爸的房间看望他。只见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床也很整洁，可爸爸却没有了踪影。



第二章

一开始，安娜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这让她连气都喘不过来了——爸爸夜间病情恶化，被送到了医院，也许他已经……她茫然地跑出房间，半路上被海姆皮拉住了。“没事的！没事的！你爸爸出门旅行去了。”海姆皮说。

“旅行去啦？”这让安娜无法相信，“他在生病呀，在发高烧呢……”

“反正他决定要去嘛。”海姆皮语气坚定地说，“你们昨天放学回家，你妈妈原本打算跟你们说来着。现在我想你们可以听到解释了，施密特小姐又会生气了。”

“怎么啦？难道我们不用上学啦？”此时出现在楼梯口的麦克斯



满怀希望地说。

妈妈从她的房间走了出来，穿着睡衣，满脸的倦容。

“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她说道，“有些事情我得告诉你们。海姆皮，我们能喝点咖啡吗？我看可以给孩子们弄些早餐吃。”

他们全都来到海姆皮的餐具室，坐下喝咖啡，吃面包卷。安娜感觉好了点，甚至有一丝庆幸，因为她可能不用到学校去上那令她极度厌恶的地理课了。

“原因很简单，”妈妈开口说道，“你们的爸爸认为希特勒和纳粹可能会赢得大选。假如出现这种情况，让那帮人掌了权，他就不想在德国生活了。咱们谁也不愿在这儿的。”

“因为咱们是犹太人吗？”安娜问。

“不仅仅因为咱们是犹太人。你们的爸爸认为那时谁都不敢畅所欲言，他就无法写作了。纳粹不愿意听反对的声音。”妈妈喝了几口咖啡，脸色有所好转，“当然，也许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即便出现，可能也不会持续太久——也许就半年左右吧。就目前而言，谁也说不准。”

“可是，爸爸为什么走得那么急呢？”麦克斯问。

“昨天有人给他打电话，说他的护照可能要被没收。于是我给他整理了一个小行李箱，他搭乘夜间火车去布拉格了——那儿是离开德国的捷径。”

“谁会没收他的护照？”

“警察。警察里有许多都是纳粹分子。”

“打电话来告诉他情况的是什么人？”

妈妈笑了，这是她第一次露出笑容。



“也是个警察，一个跟你们的爸爸素昧平生的警察。他读过你们爸爸的书，很喜欢书中的内容。”

这一番话让安娜和麦克斯琢磨了老半天。

麦克斯问道：“局势会怎么样呢？”

“哦，离大选大约只有十天的时间了。纳粹失败，你们的爸爸就会回来；纳粹获胜，咱们一家便投奔他去。”妈妈说道。

“也到布拉格去吗？”麦克斯问。

“不，也许要到瑞士去。那儿说德语，你们的爸爸可以在那儿继续写作。咱们可以租一所小房子，在那儿一直住到所有灾难都过去。”

“海姆皮也去吗？”安娜问。

“海姆皮也去。”

这种前景听上去叫人激动。安娜开始幻想起来——山间小屋……羊群……牛群……可耳边又响起了妈妈的话语：“还有一点需要嘱咐你们。”她的声音十分严肃。

“这一点极为重要，”妈妈说道，“大家需要齐心协力。你们的爸爸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他离开德国的事情，所以你们不能对任何人讲。假如有人问起他，你们就说他患了流感，在床上躺着呢。”

“连巩特尔也不能告诉？”麦克斯问。

“不能。不能告诉巩特尔，不能告诉艾尔斯贝特，谁都不能告诉。”

“好吧。”麦克斯说，“这事不好瞒，人们老问他。”

“为什么不能对人讲？爸爸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安娜问。

“听着，”妈妈说，“能解释的我都给你们解释了。可你们俩都是



孩子，不可能对所有情况都能够理解。你们的爸爸认为，假如纳粹知道他跑了，很可能会给咱们制造麻烦。你们愿不愿意按他的要求做？”

安娜说愿意。这是她的心里话。

接下来，海姆皮匆匆打发他们兄妹去上学。安娜有些担心——假如有人问她为什么迟到，她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麦克斯说：“就告诉他们妈妈睡过了头，忘记叫醒咱们了。反正妈妈睡过了头也是实情！”

实际上，没有人对这个情况感兴趣。同学们在上体育课，科目是跳高。班里数安娜跳得最高，这让她很高兴，一上午的时间她几乎都忘掉了爸爸去布拉格的事情。

放学回家的时候，她才又想起了这件事。她希望艾尔斯贝特不要提一些叫人尴尬的问题。幸好艾尔斯贝特满脑子都是重要的事情。她姑姑下午要带她出去，给她买溜溜球。她问安娜选什么样的溜溜球好，什么颜色好。总体上说，木球效果最好，但艾尔斯贝特见过一个橘黄色的，却是锡质的，外形漂亮得不得了，对她诱惑力很大。对于艾尔斯贝特的问题，安娜一个劲儿点头或摇头。回到家里吃午饭时，她的心态平稳极了，可在上午她会觉得简直不可能。

安娜和麦克斯都没有家庭作业。天太冷，不方便出去玩。下午，他俩坐在育儿室的散热器上，从窗口朝外看。风把百叶窗刮得哗啦哗啦响，天上大块的云团也被风刮得直往前跑。

“又要下雪了。”麦克斯说。

“麦克斯，”安娜说，“你希望去瑞士生活吗？”

“我也说不清。”麦克斯回答道。去了那儿，他会丢掉许多东



西——巩特尔的陪伴……足球队队友……学校的生活……“我想，咱们到了瑞士，就去那儿的学校上课。”他说道。

“是啊，”安娜说，“我觉得那会非常有意思的。”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让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她越想越希望到那儿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会令人耳目一新——住风格别致的房子，上新的学校，结交新的朋友。她心里涌起一股热潮，急切地想去过新的生活。她知道这是一种没良心的表现，但脸上还是浮现出了笑容。

“也就是六个月嘛，”她略带歉意地说，“家里人可以过团圆的日子。”

接下来的几天平平淡淡地过去了。妈妈接到爸爸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他住在布拉格的一家旅馆，环境很舒适，他的病也好多了。这封信让大家的情绪高涨了起来。

有些人询问爸爸的情况，兄妹俩说爸爸得了流感，对方也就不再问了。流感四处横行，所以这样的回答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天气寒冷彻骨，融雪形成的水洼又被冻得硬邦邦。可是，仍不见雪花降下来。

就在大选之前的星期天的下午，天空阴云密布，随后大雪突然从天而降，但见狂雪飞舞，白茫茫一片。安娜和麦克斯正跟住在马路对面的肯特纳家的孩子玩耍，一见降雪，便停下来观望。

“这雪早一点儿下就好了，”麦克斯说，“雪厚了，就可以滑雪了。现在等雪厚，天就太晚了。”

五点钟安娜和麦克斯回家，雪才停了下来。彼得·肯特纳和玛丽安·肯特纳把他们送到了家门口。马路上的雪厚厚的、干干的，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如水的月光倾洒在上面。



“有这月光，要不滑雪玩？”彼得说。

“你觉得家里会同意？”

“以前不就滑过嘛。”十四岁的彼得说，“你去问问你妈妈。”

妈妈同意他们去，但他们必须在一起玩，而且得在七点之前回家。他们听后，把最暖和的衣服穿上，出门滑雪去了。走路到格鲁尼沃尔德，只需要一刻钟。那儿有树林，有山坡，有冰封的湖。从山坡朝湖边滑雪是很好玩的。他们以前曾在那儿滑过很多次雪，但都是在白天，四处回荡着孩子们的欢笑声。这次只能听到林间呼呼的风声、脚下新雪咯吱咯吱的响声，以及雪橇滑动在身后留下的轻微的嗖嗖声。头顶的天空暗暗的，而地上的雪在月光下显得蓝蓝的。树木影影绰绰，像一条条黑带横贯大地。

他们在坡顶驻足俯视。在这之前，还没有人到这儿来过。但见滑雪道闪着微光，向远方延展，一直抵达湖边。

“谁先下？”麦克斯问。

安娜并不打算先下，可她不由自主地在原地跳了几跳，嘴里还说着：“来呀，来呀……”

于是彼得说：“好吧。年纪最小的先来。”

这就是说让她先下，因为玛丽安十岁，比她大。

安娜坐到雪橇上，拉住操纵绳，深深吸一口气，开始出发了。雪橇动了起来，轻轻缓缓地朝山下滑去。

“加油！”男孩子们在后面吆喝道，“加把劲儿！”

安娜没有听他们的，而是把脚踩在滑雪板上，由着雪橇慢慢加速。雪橇滑动时，将粉末状的雪溅起，弄得周围到处都是。树木在朝后闪，起初很慢，后来越闪越快。旁边的月光上下跳跃。最后，



她好像飞翔在一片银光之中。雪橇撞了一下坡底的土墩，飞驰而过，冲上冰冻的湖面，在斑驳的月光中停了下来。那情景真是美极啦。

其他人也跟着下来了，一路大喊大叫。

他们下坡时先是弓背低头，任雪粉溅得满脸都是，而后又让脚前伸，仰面朝天，看着头上方杉树那黑黑的树梢朝后飞闪。后来大家都挤到一辆雪橇上，风驰电掣般往下滑，速度快得惊人，几乎都冲到了湖中心。每滑一遭，他们都艰难地返回坡顶，身后拖着雪橇，累得气喘吁吁。尽管天气很冷，他们那裹在毛衣下的身子却热气腾腾的。

天又开始降雪了。起初大家都没注意，后来起了风，夹着雪花击打在他们的脸上。正在把雪橇往坡顶拉的麦克斯中途突然停下来说：“几点啦？是不是该回家了？”

他们中没有人戴表。大伙儿这才意识到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已经玩了多长时间。也许天已经很晚了，害得父母在家里苦等。

“走吧，”彼得说，“最好赶快回去。”说完，他摘下手套，把两只手套在一起碰了碰，将上面的雪块磕掉。他的手冻得发红。

安娜的手也冻红了。此时她才注意到她的脚都冻僵了。

回家的路上寒风刺骨，冷风直往汗湿的衣服里灌。月亮躲到了云层后，前方的小径黑黢黢的。出了树林，来到大道上，安娜感到一阵高兴。很快就看到了路灯和住家窗口的灯光，还看到了一家家的店铺。他们的家已近在眼前。

从一个亮着灯光的大钟上，他们知道了时间。不管怎样，毕竟没有玩过七点。大伙儿松了口气，步子放慢了些。麦克斯和彼得扯起了足球的话题。玛丽安把两辆雪橇拴在一起，拖着它们在空荡荡



的马路上狂奔，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两条重叠在一起的雪痕。安娜脚冻得发痛，于是跟在后边慢慢走。

她可以看见两个男孩子站在了他们家门口，一边说话一边在等她。她正要赶过去，却听见咯吱一声门响。旁边的小径上有响动，黑乎乎一个人影猛地出现在眼前。一时间，她被吓得魂飞魄散。但定睛一瞧，发现原来是兰贝克小姐，穿着一件毛茸茸的大衣，手里拿着封信。

“小安娜！”兰贝克小姐高声叫道，“这么黑的夜晚，想不到会碰见你！我正要去寄封信，没料到却遇见了一个小亲亲。你爸爸还好吧？”

“他得了流感。”安娜机械地回答。

兰贝克小姐听了停住了脚步。

“还在感冒吗，小安娜？一个星期之前你就说过他得了感冒呀。”

“是的。”安娜说。

“还在床上躺着吗？还在发烧？”

“是的。”安娜说。

“唉，可怜的人！”兰贝克小姐说着把一只手搭在了安娜的肩上，“是不是把所有的办法都想到了？医生来了吗？”

“来了。”安娜说。

“医生怎么说？”

“他说……我不清楚。”安娜回答道。

兰贝克小姐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俯下身子望着她的脸说：“告诉我，小安娜，你爸爸的体温有多高？”

“我不清楚！”安娜叫了一声。她原想心平气和地说，可是发出



的声音却是尖叫。“对不起，我得回家去了！”随后，她撒腿就跑，使出全身的力气跑向麦克斯，跑向敞开的家门。

“你这是怎么啦？”海姆皮在门厅里问她，“怎么跑得跟炮弹一样快？”

透过客厅半掩着的门，安娜可以看见妈妈在那儿。

“妈妈！”她高声叫道，“对于爸爸的情况，我讨厌见人就撒谎。太不光彩了！为什么非得这样做呢？真希望换种方式！”

说完，她发现客厅里并非只有妈妈一人。在客厅的另一端，昂克尔·朱利叶斯叔叔（他并非亲叔叔，而是爸爸的一个老朋友）正坐在一把扶手椅上。

“别大喊大叫的！”妈妈厉声说，“对于爸爸的情况，大家都不愿撒谎，可这是必须采取的权宜之计。假如不是迫不得已，我不会要求你们这样做的！”

“她被兰贝克小姐截住了。”跟着安娜走进门的麦克斯说，“你认识兰贝克小姐吧？她讨厌极啦。即便你能实话实说，她的问题你也回答不了！”

“可怜的安娜！”朱利叶斯提高嗓门说。他小小的个子，脾气温和，人人都喜欢他，“你们的爸爸叫我带个话，说他非常想念你们俩，让我转达他对你们的爱。”

“你见到他啦？”安娜问。

“朱利叶斯叔叔刚从布拉格回来。”妈妈说，“爸爸的情况很好。他想让咱们星期天去瑞士，在苏黎世跟他会合。”

“星期天？”麦克斯说，“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刚好那一天是选举日。我原以为要等到选举看谁赢呢！”



“你爸爸认为还是不要等的好。”朱利叶斯说着，冲妈妈笑了笑，“我觉得他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为什么？”麦克斯问，“他有什么可担心的？”

妈妈叹了口气说：“自从爸爸听说警察要没收他的护照，他就一直在担心咱们的护照也可能被没收。没有了护照，咱们就不能离开德国了。”

“为什么要没收？”麦克斯问，“如果纳粹不喜欢咱们，他们还巴不得让咱们走人呢。”

“一点儿不错！”朱利叶斯说着，又冲妈妈笑了笑，“你丈夫是个了不起的人，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但老实讲，我认为在这件事上他却昏了头。算啦，别管这些啦。你们全家到瑞士愉快地度假，过上几个星期再回柏林来，咱们一起到动物园去。”朱利叶斯是个博物学者，老爱往动物园跑。“在旅行安排上，如果需要我帮忙，请告诉我。我一定还会见到你们的。”说完，他吻吻妈妈的手，转身走了。

“真的星期天就走？”安娜问。

“星期六就动身。”妈妈说，“去瑞士要走很远的路。路上得在斯图加特过一夜。”

“这么说，这是在学校的一个星期啦！”麦克斯说。

这件事看上去简直不可思议。



第三章

后来，所有的一切都加快了速度，像电影一样一幕幕闪过。海姆皮整天忙着清理东西、整顿行囊。妈妈老出门办事，要不就是打电话，安排出租房屋，或者安排他们走后家具的存储。孩子们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发现屋里空旷了几分。

一天，他们正帮妈妈捆扎书籍时，朱利叶斯来了。他看看空荡荡的书架，笑笑说：“要知道，所有的书还是要放回书架的！”

这天夜里，孩子们被消防车的声音吵醒了。不是一两辆车，而是十几辆，叮当叮当响着铃，从他们住的那条街道尽头的大马路上疾驰而过。他们从窗户望去，只见柏林市中心上方的天空被火光映成了橘红色。次日早晨，全城的人都在议论那场火灾，听说那场大



火烧毁了德国议会大厦。纳粹说是革命党纵的火，声言只有纳粹可以制止这种暴行，让国人在选举中投他们的票。但妈妈听人说纳粹才是纵火的凶犯。

下午时分，朱利叶斯又来了。这次他再也不对妈妈说他们全家几个星期后还要回到柏林来的话了。

安娜和麦克斯在学校里度过的最后几天显得非常尴尬。妈妈仍然不允许他们告诉任何人他们就要离开的事情。一到学校，他们也就将此事抛到了脑后。学校里排戏，分给安娜一个角色，这叫她很高兴。过后才想起来，她实际上根本无缘参加演戏了。麦克斯接受邀请去参加一个生日庆祝会，而这个庆祝会他也是不能参加的。

回到家，看到的则是越来越空的房子，到处是木箱和行李箱，以及无休止整理财物的情景。至于带走哪些玩具，是最难取舍的。他们当然想带走游戏匣子，但可惜匣子太大了。到最后，只剩下了一点点地方，只放得下几本书和安娜的一个毛绒玩具了。该选择自从她记事起就陪伴她的粉红色兔子，还是选择才买的毛绒狗呢？把毛绒狗留下似乎很可惜，因为她几乎还没来得及玩呢。海姆皮为她把毛绒狗装进了箱子里。麦克斯要带走的是足球。妈妈说到了瑞士，其余的东西也会运送去的。听这话，好像他们要在那儿待很长的时间。

星期五放学的时候，安娜走到老师跟前低声说：“明天我不能来上学了。我们要到瑞士去。”

施密特小姐根本没有像安娜想象的那样露出惊讶的表情，而是淡淡地点点头说：“好的……好的……祝你一路顺风。”

艾尔斯贝特对此事也不太感兴趣，只是说了声自己也想去瑞士，



但是却去不成，因为她爸爸仅仅是个在邮局工作的普通人。

跟巩特尔告别却是最难的一件事。麦克斯和他放学后一起回家——这可是最后一次了。麦克斯把他带到家里吃午饭。所谓的午饭仅仅是几片三明治，因为海姆皮没时间下厨。饭后大家绕着行李箱玩捉迷藏，可是都心不在焉的。玩得不开心，主要是因为麦克斯和巩特尔心情欠佳。安娜则不同，她在拼命压抑激动的心潮。她喜欢巩特尔，舍不得离开他，但是她的整个心都在想着一种情况：“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上火车了……星期天的这个时候就到瑞士了……星期一的这个时候呢？”

巩特尔该回家了。在收拾行囊时，海姆皮整理出了许多衣服要送给他的妈妈，于是麦克斯帮着拿上那些衣服将他送走。麦克斯回来时，表情比先前高兴了一些。他最害怕的是跟巩特尔的生离死别，而现在这种情景总算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安娜和麦克斯早早就准备好了，等待着出发。海姆皮检查他们的指甲是否干净；是否都把手帕带上了（安娜带两块手帕，因为她爱着凉，老擤鼻涕）；袜子是否用橡皮筋扎好了。

“老天才知道，没人照料，你们会成什么样子。”她嘟哝道。

“两个星期后你就会和我们在一起了呀。”安娜说。

“两个星期，脖子上会积许多泥垢哩。”海姆皮郁郁不乐地说。

此时万事俱备，只等出租车来了。

“咱们再最后一次把房子巡视一圈吧。”麦克斯说。

兄妹俩从顶层朝下走。家里已面目全非：所有的小物件都打成了包；部分地毯卷了起来；报纸和包装盒随处可见。他们挨着房间转，高声说着“再见”，依依告别爸爸的卧室……楼梯口……



楼梯……

“你们可不要情绪太激动哟！”他们从妈妈身边经过时，妈妈对他们说。

“再见啦，大厅……再见啦，会客室……”

他们行进的速度很快，告别时你一句我一句的。麦克斯喊道：“再见啦，钢琴……再见啦，沙发……”安娜马上跟着说：“再见啦，窗帘……再见啦，餐桌……再见啦，小窗口……”

她刚喊道“再见啦，小窗口”，海姆皮就将两扇小窗板推开，从餐具室探出头来看。安娜心一紧，突然感到非常激动。她幼年时，海姆皮就经常这么做。她们玩的这种游戏叫“窗口偷窥”，安娜当时很是喜欢。现在突然间叫她离开这儿，她怎么割舍得了呢？想到这里，她禁不住热泪盈眶，动情地喊道：“海姆皮啊，海姆皮，我不愿离开你，不愿离开这小窗口！”

“哦，这窗口我可不能装进行李箱里带走哟。”海姆皮走进餐厅说。

“你肯定会来瑞士吗？”

“我不知道我还该到哪儿去。”海姆皮说，“你妈妈已经把车票给了我，我把它放在了钱包里。”

“海姆皮，”麦克斯在一旁说道，“如果你临时发现你的行李箱里还有许多空的地方——我是说万一有地方——你看能不能把游戏匣子带去？”

“如果……如果……如果……”海姆皮说道，“如果我的祖母有几个车轮子，她就可以当汽车，咱们都可以坐到那辆汽车里。”她经常说这句叫人深思的话。



这时门铃响起——出租车来了。安娜拥抱了海姆皮。妈妈说了声“别忘了他们星期一要来抬钢琴”，然后也拥抱了海姆皮。麦克斯一时找不到手套了，继而发现原来早把它装进了衣袋里。贝莎潸然泪下。为他们料理花园的园丁也跑来道别，祝他们旅途愉快。

就在出租车要开走时，一个小小的身影冲了过来，手里拿着样东西。是巩特尔！他把一个包裹从车窗塞给麦克斯，说了一句他妈妈给的什么的，大家都没听清楚，因为汽车已经启动了。麦克斯喊了声再见，巩特尔频频挥手送别。出租车开上了街道。安娜仍可以看见她的家，看见海姆皮和巩特尔在挥手……房子的一角仍留在视野里……到了街道的尽头，他们与前去上学的肯特纳家的孩子擦肩而过。那俩孩子说着话，没有抬头看……即便此时，透过树影，安娜仍可以看见他们家的一个小角……汽车拐了个弯，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海姆皮不在跟前，和妈妈乘火车旅行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安娜有点儿心神不宁，害怕出现晕车的现象。她幼年时经常晕车，甚至到了现在还是没有摆脱晕车症。海姆皮老是随身带着个纸袋子以防万一。妈妈带纸袋子了吗？

火车上很是拥挤。安娜和麦克斯庆幸他们坐的是靠近窗户的座位。二人从窗口望着灰蒙蒙的原野从眼前闪过。后来天开始下雨。他们望着雨水噼里啪啦击打在车窗上，然后顺着玻璃慢慢朝下流。观望了一会儿，二人就感到厌倦了。现在干些什么好呢？安娜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妈妈。要是海姆皮在跟前，身上总是带着苹果或糖块的。

妈妈仰靠在座位上，嘴角耷拉着，视而不见地盯着对面一位男



子的秃头。她的膝盖上放着一个带有骆驼图案的大手提包，那是她和爸爸出去旅行带回来的。她将手提包紧紧抓在手里——安娜心想，她那样谨慎是因为手提包里装着车票和护照。由于她用力过大，一个手指深深地扎在了骆驼的脸上。

“妈妈，”安娜说，“你把骆驼都压坏了。”

“什么？”妈妈说道。随后，她明白了安娜的意思，抓提包的手放松了下来。看见骆驼的脸恢复了原样，仍是一副傻傻的、满怀期待的样子，安娜松了口气。

“感到乏味了吗？”妈妈问，“这是贯穿德国的旅行，以前你没有经历过。但愿雨能够赶快停下来，你就能看得清了。”

接下来，她给兄妹俩讲起了德国南部的情况，说这儿是果品之乡，连绵数英里都是果园。“如果迟一些时候来旅行，你们能看到果园里到处鲜花盛开。”

“也许有些花已经开放了。”安娜说。

可是妈妈认为太早了些，那位秃头男子同意妈妈的观点。他们二人都说那是一种极其美丽的景色。安娜满怀期待，希望能亲眼看一看。

“现在不开花，”她说道，“以后能来看一看吗？”

妈妈没有立刻回答她的问题，停顿了一下才说：“但愿能来。”

雨势没有减弱的迹象。他们把大量的时间都消磨在了猜谜游戏上，结果发现妈妈特别在行。虽然外面的场景他们看到的不多，却可以听到，火车每停一次，上车的旅客口音都有所不同。有些旅客说话简直让人听不懂，麦克斯突发奇想，问一些多余的话，诸如“这儿是莱比锡吗”或“几点啦”什么的，只是取个乐，听对方回答



时那古怪的口音。

午饭是在餐车里吃的。这顿饭很丰盛，可以从菜单上选菜。安娜选的是自己爱吃的法兰克福香肠和土豆沙拉。她一点儿也不晕车。

到了下午，她和麦克斯在火车上玩起来，从这头跑到那头，接着就站在座位旁的甬道里玩。雨下得愈加大了，暮色早早就降临了。即便车外的果园里鲜花盛开，他们也无法欣赏了。有一会儿的工夫，他们观看外边飞闪过的黑魆魆的景物映在窗玻璃上的影子，以此打发时间。后来安娜头开始疼，鼻涕不断往下流，好像在跟外边的雨比赛似的。她缩回座位上，心里盼望着能赶快抵达斯图加特。

“为什么不把巩特尔的书拿出来看看呢？”妈妈说。

巩特尔的包裹里有两件礼物。一件礼物是巩特尔送给麦克斯的，是一套拼图游戏——一个透明的小匣子，底部画着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必须把三个小球投入怪兽的口中才能玩游戏。在火车上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

另一件礼物是巩特尔的妈妈送的一本书，是给他们兄妹两人的，叫作《成就辉煌》。她在书上写了一行字：“感谢你们送来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此书供你们在旅途中看。”书中讲述的是几个人童年时候的事情，他们后来都相继成了名人。安娜对这种题材很感兴趣，于是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不过，这本书写得很乏味，笔调过于死板、过于励志，她看着看着就失去了兴趣。

书中的那些名人都历经磨难，生活坎坷。其中的一个有个酒鬼父亲，一个是个结巴，一个在童年时为别人洗脏盘子。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即有着所谓的“苦难童年”。

安娜缩在角落里一边打着盹儿，一边用两块湿透了的手帕擦着



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

鼻头，一边盼望着赶快抵达斯图加特。她希望在遥远的将来，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名人。黑暗之中，火车轰隆隆地在穿过德国，而她心里一直在想着四个字——苦难童年……苦难童年……苦难童年……



第四章

突然，安娜被人轻轻摇醒了。显然，她刚才一定是睡了一觉。只听妈妈说：“还有几分钟就到斯图加特了。”

安娜睡眼朦胧地穿上外套。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斯图加特站的出站口。她和麦克斯坐在行李上，而妈妈跑去叫出租车。大雨如注，打鼓似的击打在车站的房顶上。那从天而降的雨水形成闪着微光的雨幕，横在兄妹俩和黑黢黢的广场之间。天气冷飕飕的。最后，妈妈终于回来了。

“这地方真糟糕！”她嚷嚷道，“他们在闹罢工，是为了选举的事情，找不到出租车。你们看那边有块蓝色的标牌吧？”广场的对面果真有块牌子，在雨雾中闪着蓝蓝的光。“那是家旅馆。”妈妈说，



“先凑合着找个地方过夜吧。咱们快走！”

他们将大部分行李寄存在车站，随后穿过灯光昏暗的广场朝前走去。路上，安娜拖的箱子老碰她的腿。雨下得太大，她几乎连路都看不清了。走着走着，她脚下一打滑，踩进了深水坑里，鞋都湿透了。最后总算来到了没水的地方。妈妈订了房间。安娜和麦克斯吃了点东西。她累得身子散了架，直接上床蒙头大睡起来。

次日清晨，天还黑着他们就起床了。“马上就要见到爸爸了！”大家一起在昏暗的餐厅吃早餐时，安娜说道。此时，旅馆里的人还没有起床。服务员睡眼惺忪，好像怨气很大，砰的一声将几个不太新鲜的面包圈和几杯咖啡放在了他们面前。等服务员回到厨房里，妈妈说道：“在抵达苏黎世跟你们的爸爸见面之前，咱们得穿过德国和瑞士之间的边境。”

“需要下火车吗？”麦克斯问。

“不需要。”妈妈说，“待在车厢里就行。会有一个人过来检查护照，就像检查车票那样。不过……”她挨个儿把两个孩子打量了一下，“这件事情极为重要。他来检查时，我要你们闭上嘴什么都不要说。明白吗？一句话都不要说。”

“为什么？”安娜问。

“因为如果你多嘴，那人会说：‘这个小姑娘太饶舌，叫人讨厌，把她的护照没收掉算啦！’”麦克斯气哼哼地说道。他每次觉没有睡够，都会发脾气。

“妈妈！”安娜带着几分恳求的语气说道，“他不会真的把护照没收掉吧？”

“不会的……不会的……我想不会的。”妈妈说，“但还是以防



万一吧。你们的爸爸名气太大——咱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招致别人的注意。所以，那个人来检查，你们一句话都不要说。记住，不要说一句话，连一声都不要吭！”

安娜答应把这记在心里。

雨终于停了。轻而易举就可以穿过广场回火车站了。天空开始放亮。安娜看得到四处贴着大选的海报。挂着投票站牌子的一个处所的门外，有两三个人在那儿等着开门。安娜不知他们是否要投票，也不知他们会投谁的票。

火车空荡荡的。整个车厢就他们一家几个人，到了下一站才有一位女士提着个篮子走了进来。安娜听见篮子里有窸窣窸窣的声音，断定里边肯定有什么活的东西。她直朝麦克斯那边望，想迎住麦克斯的目光，看他是否也听见了那声音。而麦克斯仍在生闷气，皱着眉头把眼睛盯着窗外。安娜也开始有些气恼了，觉得头也疼了起来，昨夜雨水浸透的靴子仍湿乎乎的。

“什么时候到边境呀？”她问道。

“我也不知道。”妈妈说，“一时还到不了。”安娜注意到她的手指又在掐骆驼的脸了。

“你看一个小时左右能不能到？”安娜问。

“你老是问这问那的没个完。”虽然这不关麦克斯的事，他却插嘴说道，“为什么你就不能把嘴闭上？”

“你为什么不能把你的嘴闭上呢？”安娜回了一句。她被深深刺痛了，转着脑筋想说几句能伤害对方的话。最后，她的嘴里蹦出来这么一句话：“我真希望有个姐姐！”

“我可不希望要妹妹！”麦克斯反击道。



“妈妈……”安娜带着哭腔叫了一声。

“天哪，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闹了！”妈妈吼了一声，“烦心事难道还不多吗？”她紧紧抓住带有骆驼图案的提包，时不时朝包里看看，检查护照是否仍在包里。

安娜生气地在座位上扭了扭身子，觉得所有的人都挺可憎的。提篮子的那位女士拿起一块厚厚的面包，夹着火腿肉吃了起来。有老半天的时间都没人开口说话。后来，火车开始减速。

“请问，”妈妈说道，“这一站是不是瑞士的边境？”

提篮子的那位女士嘴里嚼着食物，摇了摇头。

“你看看！”安娜对麦克斯说，“妈妈也在提问题！”

麦克斯理都不愿理她，眼皮朝上一翻。安娜恨不得踢他一脚，但又担心妈妈会瞧见。

火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每到一站，妈妈都问是不是到边境了，而提篮子的那位女士总是摇摇头。最后，火车又一次减速，前方有一群楼房。只听提篮子的那位女士说道：“这次恐怕是到了。”

火车在车站停下来时，他们默不作声地等待着。安娜可以听见人们的说话声和其他车厢开门与关门的声音。后来，甬道里传来了脚步声。接着，他们车厢的门被推开了，护照检查员走了进来。他一身制服，跟查票员没什么两样，留着棕色的大胡子。他看看提篮子的那位女士的护照，点点头，用一个小橡皮戳子在上面盖了印，然后把护照还给了她。接着，他把身子转向妈妈。妈妈将我们的护照递给他，冲他笑了笑。而她那只抓提包的手紧紧抠住提包，把骆驼抠得扭曲成了一团。那人先检查了护照，再看看妈妈，以确定她跟护照上的相片是同一人，随后又依次看了看麦克斯和安娜。他掏



出橡皮戳后，又想起了什么，把护照又检查了一遍。最后，他终于盖了印，将护照还给了妈妈。

“祝旅途愉快！”他拉开车厢门的时候说道。

虚惊了一场。安娜觉得麦克斯吓唬她，没有得逞。

“哼，你看看……”安娜嚷嚷道。妈妈瞪了她一眼，吓得她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护照检查员随手把门关上了。

“咱们还没有出德国呢。”妈妈说。

安娜可以感到自己的脸红得发烫。妈妈把护照放回到了提包里。车厢里一片寂静。安娜不知那位女士的篮子里是什么东西，但可以听见窸窸窣窣响个不停。那位女士又拿起一片面包，夹着火腿吃了起来。火车上到处有开门和关门的声音，好像永远也不会停止似的。

后来，火车启动了，开了几百码便又停了下来，接着又是一片开门和关门的声音。这次开门和关门的速度比刚才加快了些。只听有人在说：“海关检查……有什么要申报吗？”当检查员进车厢时，妈妈和那位女士都说没有申报的东西。那人用粉笔在他们的行李上做了记号，甚至在那位女士的篮子上也留了记号。又等了一会儿，火车汽笛才响。最后，他们又上路了。火车逐渐加速，突突突突行驶在原野上。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安娜问道：“已经到瑞士境内了吧？”

“我想是吧，但我不敢确定。”妈妈说。

那位提篮子的女士此时已不再咀嚼食物了。只听她安然地说：“哦，是的，已经到瑞士了。现在是在瑞士的国土上——这是我的国家。”



那感觉真是太好啦！

“瑞士到啦！”安娜说道，“咱们真的来到了瑞士！”

“终于到啦！”麦克斯说完，咧嘴笑了笑。

妈妈把那个带骆驼图案的提包放在身旁的座位上，脸上笑开了花。

“好啦！好啦！”她说道，“就要和你们的爸爸见面了。”

安娜突然有了一种没头没脑的感觉，感到轻飘飘的。她想做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或者说几句非同寻常的话，可是想不出该怎样表达。末了，她把身子转向那位瑞士籍女士说道：“对不起，你的篮子里放的是什么东西？”

“那是我的小莫格。”那位女士以柔和的乡村口音说。

不知怎的，安娜觉得滑稽透了，强忍住没笑出声，用眼角瞥了瞥麦克斯，发现他也在控制自己，差点没笑出来。

“什么……什么是莫格呀？”她问道。

那位女士把篮子盖取掉。没等她回答安娜的问题，就听见喵的一声，接着有一只脏兮兮的黑颜色小猫把脑袋伸了出来。

这时，安娜和麦克斯再也忍不住了，笑得前仰后合。

“小猫回答了你的问题！”麦克斯惊讶地说，“当你问‘什么是莫格呀’，它回答说……”

“喵！”安娜尖叫了一声。

“孩子们，别闹了！孩子们，别闹了！”妈妈说道。

可是，妈妈的话不管用，他们还是忍不住地哈哈大笑。无论见到什么，都会引起他们的一阵大笑，一路笑到苏黎世。妈妈向那位女士道歉，而对方说没有关系，还说见到孩子们她自己的情绪也高



涨了。遇到精神委顿的时候，麦克斯只消说“什么是莫格呀”，安娜就会尖叫“喵”，随后兄妹俩又笑成一团。他们走上苏黎世车站的站台找爸爸的时候，仍笑个不停。

安娜先看到爸爸，见他站在一个售书亭的旁边，脸色苍白，眼睛在火车旁熙攘的人流中搜索着。

“爸爸！”她高声喊道，“爸爸！”

爸爸转身看见了他们。平日总是一脸严肃，历来四平八稳的他，突然朝他们跑了过来。他伸开胳膊搂住妈妈，抱了抱她，然后又抱抱安娜和麦克斯。他将三个人全都搂在怀里，久久不放开。

“刚才没看见你们，”爸爸说，“我生怕……”

“我知道你的感受。”妈妈说。



第五章

爸爸在苏黎世最好的旅馆为他们订好了房间。这家旅馆有着旋转门、厚地毯，到处都金碧辉煌。此时是上午十点钟，还不到午饭时间，全家在一起又吃了顿早餐，边吃边叙说着爸爸离开柏林后德国发生的事情。

起初，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对爸爸说，可是过了一会儿，他们觉得全家在一块儿，什么话都不说也是天伦之乐。安娜和麦克斯吃了两种口味不同的羊角面包，还品尝了四种果酱。就在兄妹俩狼吞虎咽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坐在那儿含笑相对而视。夫妻俩时不时会想起什么事情，爸爸会这样问：“把书带来了吗？”有时妈妈会说：“报社打电话来，说如果可能，这个星期想约你写篇文章。”他们把各自



的话说完，就又会沉默下来，心满意足地含笑望着对方。

最后，麦克斯喝够了热热的巧克力糖水，把嘴角的面包屑一擦，说道：“现在该干什么了？”

这个问题没有人考虑过。

停顿了片刻，爸爸说道：“走，咱们参观苏黎世去。”

他们决定到那座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山顶上去。山太陡，必须乘缆车上去——那是一种装在滑轮上的电梯一样的运输工具，可以从极为陡峭的角度攀上。安娜从未坐过缆车，这样的经历让她激动万分，同时又担惊受怕，仔细观察着前方，生怕缆绳有磨损的地方。从山顶望去，可以看见苏黎世在脚下铺展开，城市的旁边有个蓝色的大湖。那个湖大极了，相形之下城市小得可怜。大湖遥远的一端隐没在群山之中。从山上望去，湖上的轮船小得像玩具。沿着湖畔往来穿梭，在某个沿岸村子停停，接着又驶向另一个村子。阳光普照，照耀得周围的景色美不胜收。

“那些轮船能坐吗？”麦克斯问。这正是安娜想提的问题。

“你想坐吗？”爸爸说，“那就今天下午去吧。”

午饭是在一家餐馆吃的。那家餐馆俯瞰大湖，有一个镶着玻璃的露台。安娜觉得头晕，吃不下饭。她认为头晕可能是由于起床太早的缘故。此时，她虽然不流鼻涕了，但嗓子发疼。

“你没事吧？”妈妈担心地问。

“哦，没事的！”安娜说着话，心里在想着下午坐轮船的美事。再说，她觉得自己只是有点累罢了。

餐馆隔壁有家商店在卖带有图画的明信片，她买了一张寄给了海姆皮，而麦克斯给巩特尔寄了一张。



“不知道他们选举选得怎么样了。”妈妈说，“你觉得德国人真的要选希特勒？”

“恐怕是的。”爸爸说。

“也许并非如此。”麦克斯说，“我们学校，很多学生都反对他。明天或许很少有人投希特勒的票。那时，正像朱利叶斯预见的那样，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也许吧。”爸爸说道。但安娜可以看得出，他说这话有点言不由衷。

下午乘坐轮船游玩，大家都很开心。安娜和麦克斯不顾寒风凛冽，待在甲板上观看湖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除了轮船，还看得见私人的摩托艇，甚至还有几只用桨划的船。他们乘坐的轮船沿着大湖的一侧行驶，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那些村子非常漂亮，里面有一排排整齐的房屋，隐没在树林和群山中。轮船每次接近停靠点，都要大声地鸣响汽笛，让村里的人知道它来了。每次都会有许多乘客上上下下的。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它突然直直地穿过湖面向对岸的一个村子驶去，然后取道返回航程的起点苏黎世。

步行返回旅馆时，路上到处都是轿车和公共汽车的喧嚣声以及电车发出的叮当声。安娜觉得累极了，脑袋又产生了腾云驾雾的感觉。回到旅馆里她和麦克斯住的房间，让她感到很高兴。吃饭时，她仍然没有饥饿的感觉。妈妈觉得她脸色显得很疲倦，就直接让她上床睡了。安娜头一挨枕头，便觉得整个床移动了起来，在黑暗中向前漂去，发出轧轧轧的声音，像是轮船的声音，也像是火车的声音，或者是她脑袋里想象出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睁开眼，安娜首先感到的是房间里太亮了。她赶忙



又把眼睛闭上，静静躺在那儿，想养一养精神。房间的另一端有人在叽叽咕咕地低语，还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她弄不清那是什么声音。天肯定已经不早了，大家八成都起来了。

她又一次睁开了眼睛，小心翼翼地把眼皮睁开。眼前的亮光上下起伏，左右摇摆，最后恢复了正常，房间又成了原来她熟悉的那个样子。但见麦克斯仍穿着睡衣坐在床的另一头，而爸爸和妈妈站在跟前。爸爸拿着一份报纸——那窸窸窣窣的声音就是报纸发出来的。他们以为她还在梦乡中，所以说话的声音很低。房间又摇晃了一下，她又一次闭上了眼，觉得自己在轻轻地飘浮，而旁边说话的声音还在继续着。

有人在说：“……看来他们拿到了大多数的选票……”随后那声音就消失了。又一个声音（该不是同一个人的声音吧？）说道：“……选票够数，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随后传来的毫无疑问是麦克斯的声音，语气很伤感：“……这么说就不能回德国了……这么说就不能回德国了……这么说就不能回德国了……”他真的连说了三遍？安娜吃力地睁开眼，叫了声：“妈妈！”立刻有一个人影离开那几个人，走了过来。突然，妈妈的脸出现了，与她的脸贴得很近。

安娜又叫了一声：“妈妈！”随后她突然哭了起来，因为她的喉咙疼得难受。

之后，一切都变得朦胧模糊了。妈妈和爸爸站在床边看体温表。爸爸身上穿着外套。他一定是专门跑出去一趟买回了体温表。一个声音说道：“一百零四度。”安娜觉得他们说的不可能是她的体温，因为她不记得给她测过体温。

她再次睁开眼时，跟前有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在盯着她看。“你



好呀，小淑女！”那人说道。他笑容满面，安娜觉得他好像离开了地面，飞到大衣柜顶上，变成了一只鸟，叽叽喳喳地叫着：“流感，流感！”安娜嘘的一声把它赶到了窗外。

倏然间，就到了黑夜。她让麦克斯给她端杯水来，麦克斯却不在房间里，只见妈妈躺在另一张床上。她问妈妈：“你为什么睡在麦克斯的床上？”妈妈回答：“因为你生病了。”安娜感到很高兴，因为她一生病就意味着海姆皮会赶来照顾她。她开口说道：“告诉海姆皮……”她太累了，说着说着就记不得后边说的是什么了。她再次睁开眼看人时，又看到了那个留小胡子的人。她不喜欢他，因为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会有并发症的”，搅得妈妈愁云满面。他对安娜的脖子后边不知做了些什么，弄得那儿红肿和酸痛，这会儿正用手触摸那儿。安娜厉声说：“不要摸了！”可他不理不睬，还想强迫她喝一种味道极其糟糕的液剂。安娜想把那液剂推开，可就在这时她发现眼前根本不是那个留小胡子的人，而是妈妈。妈妈蓝色的眼睛露出凶光和坚定的眼神，看来要拒绝喝液剂是没有用的。

喝了液剂，周围的一切稳定了一些，不再那么摇晃了。她开始明白自己病了，并且已经有一些时间了，现在仍在发着高烧，之所以脖子感到难受得厉害是因为那儿的腺细胞肿大，造成了疼痛感。

“必须让体温降下来。”小胡子医生说。

妈妈在一旁对安娜说：“我要在你脖子上放一块东西，让你感觉好受些。”

安娜看到有一个水盆在冒着热气。

“太烫了！”她叫道，“我不想要这东西！”

“我不会让你感到太烫的。”妈妈说。



“我不想要！”安娜尖叫道，“你不知道怎么照料我！海姆皮呢？海姆皮绝不会把滚烫的东西往我的脖子上放！”

“乱讲！”妈妈说。她突然拿起一块散发着水蒸气的毛巾放在她自己的脖子上，对安娜说：“你看，如果我不觉得太烫，你也不会觉得的。”随后，她牢牢地将毛巾贴在安娜的脖子上，很快用一条绷带绑结实。

安娜觉得非常烫，但是还可以忍受得了。

“并不是那么难受，对不对？”妈妈说。

安娜气得不得了，懒得理她。房间又开始旋转了。她感到晕晕乎乎的，朦胧中听见妈妈说：“就是让我死，也得把她的体温降下来！”

之后，安娜一定是打起了瞌睡，或者进入了梦乡，突然觉得脖子又凉了，原来是妈妈取下了热毛巾。

“感觉怎么样了，小胖猪？”妈妈问。

“怎么叫我小胖猪？”安娜有气无力地说。

妈妈轻轻摸了摸安娜身上的一个肿块。

“这就是小胖猪。”她说，“数这儿肿得最厉害。旁边肿得不太厉害的，就叫它小瘦猪吧。这个肿块叫粉色猪，这个是猪崽，而这个嘛……这个怎么称呼呢？”

“叫它兰贝克小姐！”安娜说完笑了起来。由于身体极为虚弱，她的笑声有点儿打不起精神，然而妈妈却似乎非常高兴。

妈妈不停地给她热敷。现在情况不太糟了，因为妈妈老说玩笑的话，诸如小胖猪、小瘦猪和兰贝克小姐什么的。安娜脖子好受了一些，体温却降不下来。她睡醒时感觉相当正常，午饭时就有点晕了，到了傍晚便天旋地转，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心里生出种种奇



怪的念头。甚至墙上的壁纸都让她害怕。跟前没有人守着，会让她受不了。一次，妈妈丢下她，下楼去吃晚饭，她感到房间越变越小，像是要把她挤压死，吓得她哭叫起来。这以后，妈妈就把饭用托盘端到安娜的房间里吃。医生看了安娜的病情说：“不能让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了。”

一天下午，安娜躺在床上望着窗帘发呆。天色渐晚，妈妈刚才把窗帘拉上了。安娜想看看窗帘的皱褶这次构成了什么形状。昨天晚上，皱褶的形状像鸵鸟。随着体温升高，她把那只鸵鸟看得越来越逼真，最后竟然让鸵鸟在房间里走动起来。这一次，她觉得那皱褶也许会变成一头大象。

突然，她觉得有人在房间的另一端窃窃低语，于是便把头艰难地扭过去看。原来是爸爸和妈妈，他们坐在那儿正在看一封信。安娜听不清妈妈在说什么，但从她的声音可以知道她情绪激动、心情沮丧。爸爸将信折起来，把一只手放在妈妈的手上。安娜以为他可能很快会离开房间，可是他却没有走，而是久久地坐在那儿，拉着妈妈的手。安娜望了一会儿，后来眼睛累了，就把眼闭上了。父母的悄声低语逐渐趋于平和，语调越来越温和。那种声音听上去叫人感到非常舒心。安娜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她立刻意识到自己睡了很长时间。房间里有一种怪怪的气氛，可是她弄不清怪在何处。房间里光线昏暗，只有桌子上的一盏灯亮着——妈妈通常就是傍着那盏灯守夜。安娜心想妈妈一定是睡觉去了，忘记了关灯。可是，妈妈并没有去睡觉，而是仍在陪着爸爸坐着，仍像安娜入睡前的那个样子。爸爸仍用一只手拉着妈妈的手，另一只手拿着那封折叠在一起的信。



“你好，妈妈！你好，爸爸！”安娜说道，“我感觉跟平时不一样。”

爸爸和妈妈立刻就来到了她的床前。妈妈把一只手放在她的额头上。随后，她将一支体温表塞进安娜的嘴里。后来取出体温表看了看，她好像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体温正常！”她说道，“四个星期了，体温第一次正常了！”

“现在，别的什么都不管了。”爸爸说完，把那封信揉成了一团。

安娜身体恢复得很快。“小胖猪”“小瘦猪”“兰贝克小姐”以及其他的肿块一个个逐渐消失了，她的脖子也不疼了。她开始吃东西和看书。麦克斯如果不陪爸爸出门，就来和她打牌玩。很快，妈妈便允许她下床走走，在椅子上坐坐了。在房间里走，得由妈妈搀扶，而坐在窗户前的温暖阳光下却让她感到极其惬意。

外边的天空湛蓝湛蓝的。她看见街上的行人都脱下了外套。对面人行道上有个女士在卖郁金香，街拐角的一棵栗树枝繁叶茂。春天来啦！安娜感到惊讶，想不到她生病期间竟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街上的行人似乎对春天的来临也很高兴，纷纷在小摊上购买鲜花。卖郁金香的那个女士身材滚圆，一头深色的头发，样子有点像海姆皮。

安娜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原来说好他们离开德国两个星期后，海姆皮要来跟他们会合的呀。现在都一个多月了，她为什么还没有来？她想问妈妈一声，而就在这时麦克斯走了进来。

“麦克斯，”安娜问道，“海姆皮为什么还没有来？”

麦克斯望了她一眼。“你想回床上吗？”他问道。

“不想。”安娜回答。



“哦，”麦克斯吞吞吐吐地说，“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你生病的时候，发生了许多事情。”

“什么事？”安娜问。

“你要知道，希特勒赢得了大选。”麦克斯说道，“他很快就控制了整个政府。正如爸爸预料中那样，谁都不允许说个‘不’字。假如反对他，就被关进监狱。”

“海姆皮说反对希特勒的话了吗？”安娜问这话时，脑海里出现了海姆皮身陷囹圄的幻象。

“不是的，她当然不会说的。”麦克斯回答道，“可是爸爸说过，他现在仍在说。现在的德国，谁都不敢出版他写的东西。他挣不到稿费，咱们家就付不起工资给海姆皮了。”

“我明白了。”安娜说。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道：“咱们家现在很穷吗？”

“我想是有那么一点点穷。”麦克斯说，“只要爸爸能为哪家瑞士的报纸撰稿，情况又会好起来的。”他站起身，像是要走的样子，安娜赶忙说：“我觉得海姆皮绝不会在乎工资的。咱们如果有一幢小房子，即便付不了许多工资给她，她也会愿意来照顾咱们的。”

“是啊，那是另一码事。”麦克斯说。他犹豫了一下，又说道：“咱们没有家具，要房子也没有用。”

“可是……”安娜说道。

“纳粹把东西都扣下了。”麦克斯说，“这就是所谓的没收财产。”他轻蔑地咧嘴一笑，“就跟悲剧里的剧情一样，糟糕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最为糟糕的是，你差点没去见上帝……”

“我才不会去见上帝呢！”安娜气愤地说。



“哦，我当然知道你不会去，”麦克斯说，“可那个瑞士医生却总往坏里想。现在你想回床上去了吧？”

“我想是的。”安娜说。她觉得浑身虚弱无力。麦克斯扶着她走了回去。安全地回到床上之后，她又说道：“麦克斯，这种没收财产——不管叫什么吧，意味着纳粹没收了一切——甚至连咱们的东西也都没收了？”

麦克斯点了点头。

安娜心潮起伏，想象着家中的情况。钢琴不见了……还有那绣着鲜花图案的餐厅窗帘……她的床……她所有的玩具，其中包括毛绒粉红兔。想到粉红兔，她一时间感到十分忧伤。它原来有着玻璃眼球，多年前就掉出来了，后来为它用针线绣了一双黑色的眼睛。它憨态可掬，摔倒时四爪着地。它的毛色虽然已不再是鲜艳的粉红色，但摸上去软软的，让人感到亲切。她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它带上，却偏偏选中了毫无特点的毛绒狗呢？那真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一个今生今世永远也无法纠正的错误。

“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把游戏匣子带上。”麦克斯说，“此时此刻，希特勒很可能正在玩匣子里的蛇与绳的游戏呢。”

“也许正抱着我的粉红兔呢！”安娜说完哈哈大笑。笑着，几滴泪水在眼里滚动，随后顺着脸颊往下淌。

“唉，算啦，能来这儿就算万幸了。”麦克斯说。

“这是什么意思？”安娜问。

麦克斯的目光越过她，谨慎地望了望窗外。

“爸爸听海姆皮说，”他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说，“大选后的第二天早晨，纳粹就跑到了咱家，要没收咱们的护照。”



第六章

安娜的身体刚一恢复，他们就搬离了那家花费昂贵的旅馆。爸爸和妈妈在湖边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一个客栈，叫作“兹维姆客栈”，以店主兹维姆先生的名字而命名。客栈距离停船点非常近，它那铺着鹅卵石的院子以及花园一直延伸到湖边。人们大多是来吃饭和喝酒的，不过兹维姆先生还拥有几间客房出租，房钱非常便宜。爸爸和妈妈住一间，安娜和麦克斯住一间，这样安排比住大房间又便宜了一些。

楼下是一个大餐厅，以鹿角和雪绒花作为装饰。天气暖和的时候，他们就把餐桌和椅子搬到花园里去，兹维姆太太为客人们端菜端饭，大家坐在栗树底下吃饭，从那儿眺望湖水。安娜觉得这样的



气氛棒极了。

每到周末，就会有乐手从村子里赶来助兴，经常是乐声袅袅，一直持续到深夜。你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透过树叶观望波光粼粼的湖水以及往来穿梭的船只。暮色降临时，兹维姆就按下一个开关，挂在树上的小灯泡会亮起来，让吃饭的客人们能看得见。轮船上则亮起彩灯，让其他的船只能看得清自己。有些彩灯是琥珀色的，而最漂亮的是鲜艳的紫蓝色。每当安娜看到深蓝色的天空下亮起奇妙的蓝色灯光，一片朦胧的光洒在黑魑魑的湖面上，她就觉得仿佛受到了恩赐，收到了上天的一份礼物。

兹维姆夫妇育有三个孩子，整天光着脚丫四处乱跑。等到腿上的那种软绵绵的感觉消失后，安娜就和麦克斯一道跟着兹维姆家的孩子到周围的原野上游玩。那儿有树林、小溪和瀑布，路边到处可见苹果树和野花。有时妈妈不愿一个人待在客栈里，就随他们一起去玩。爸爸几乎每天都去苏黎世城里跟报社的编辑们谈工作。

兹维姆家的孩子和村子里所有的人一样，说话时带有瑞士的地方口音，安娜和麦克斯起初觉得很难听得懂。不过，他们很快就学会了那种口音。兹维姆家的孩子，老大叫弗朗兹，他教麦克斯钓鱼，只不过麦克斯连一条鱼也没钓到过。他的妹妹芙莱妮莉则教安娜玩当地的跳房子游戏。

在这种惬意的气氛里，安娜很快就恢复了体力。一天，妈妈宣布她和麦克斯该重返校园了。麦克斯要去上苏黎世男子中学。他将乘火车往返，虽然不如坐轮船那么好玩，但速度要快得多。安娜则同兹维姆家的孩子一起上村立学校。由于她和芙莱妮莉差不多同龄，二人将在一个班上课。



“你将成为我最好的朋友！”芙莱妮莉对安娜说。她梳着鼠灰色辫子，非常长，非常细，还有一副忧郁的表情。

安娜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当芙莱妮莉最好的朋友，可是不好把话说出来，觉得那样会显得忘恩负义。

星期一早晨，二人一道去上学了。芙莱妮莉光着脚丫，把鞋拎在手中。临近学校时，跟其他的孩子会合，但见大多数孩子都把自己的鞋拎在手里。芙莱妮莉把安娜介绍给几个女孩，而男孩子站在道路的另一侧，默默无语地观望着她们。刚一走到学校的操场，一个老师摇响了铃。孩子们发了疯似的一阵忙乱，纷纷把鞋穿上。按学校的规定，进学校必须穿鞋。但大多数孩子非等到最后一刻才穿。

安娜的老师是格洛普先生。他年龄已经很大了，有着灰黄色的胡子，班上的学生都非常怕他。他给安娜安排座位，让她坐在一个叫罗艾丝莉的女生旁边。那是个金发女孩，活泼可爱。安娜顺着教室中间的通道走向自己的课桌，惊得大家瞠目结舌。

“怎么回事？”等格洛普先生转过身去时，安娜低声问。

“你刚才走的是中间的通道，”罗艾丝莉悄声回答，“只有男生才从那儿走。”

“女生从哪儿走？”

“从旁边绕着走。”

这样的走法显得离奇古怪。不过，格洛普先生开始用粉笔在黑板上写算术题了，没时间谈论此事了。算术题很简单，安娜很快就做完了。这时，她把教室环视了一遍。

男生分两行坐在一侧，女生坐在另一侧。这跟她在柏林所上的学校差别很大。在柏林，男女生是混合坐的。格洛普先生喊了一声，



让把练习本收上去。只见芙莱妮莉站起来收女生的本子，一个大块头的红发男孩收男生的本子。红发男孩走的是教室中间的通道，而芙莱妮莉从旁边绕着走，二人各捧着一摞本子来到格洛普先生的讲桌前。甚至在那儿，他们也小心翼翼地互相不看对方。安娜注意到，芙莱妮莉的脸上有点淡淡的红晕，在鼠灰色的头发下很明显。

课间休息时，男生在操场的一侧玩，有的踢足球，有得玩骑马打仗的游戏，女生则在操场的另一侧跳房子，或者静静地坐在那儿聊天。女生假装不关注男生的样子，矜持地垂下眼皮，其实总在偷偷观察他们。跟安娜一起回家吃午饭的路上，芙莱妮莉光注意看马路另一侧红发男孩的古怪举动了，差点一头撞在树上。学生们下午回到学校，上了一个小时的音乐课，这一天的课程就算结束了。

“你感觉怎样？”安娜下午三点回到客栈，妈妈问她。

“非常有意思。”安娜说，“不过，那儿的情况有点儿滑稽——男女生互相不说话。还有，不知道能不能学到很多知识。”

格洛普先生改算术题，有些地方都改错了，他的拼写也不怎么好。

“就是学不到许多知识，也没有关系。”妈妈说，“你病刚好，休息休息对你没有什么坏处。”

“我喜欢音乐课。”安娜说，“他们都会用假嗓子唱，一定也会把我教会的。”

“天哪！”妈妈叫了一声，立刻把手里的钩针放了下来。

妈妈在学打毛衣。她以前没有打过，可安娜需要一件新毛衣，为了省钱，她就自己动手打了起来。她买回来毛线和钩针，由兹维姆太太手把手地教。可是，妈妈看上去总是上不了道。兹维姆太太



手指灵活，打毛衣轻轻巧巧，而妈妈打起来却相当吃力。她每次把钩针扎在毛衣里，都像冲锋打仗一样。每一次将钩针朝外拔，都把钩针握得紧紧的，几乎能把它折断。结果，毛衣打得很慢，打出来的不像毛衣，倒像厚厚的花呢装。

“这种活儿我以前倒没有见过。”兹维姆太太见了，吃惊地说道，“不过，收针之后，一定不错，穿到身上挺暖和。”

安娜和麦克斯返回校园上课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上午，他们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下了轮船，朝着停船点走了过来。原来是朱利叶斯，看上去比安娜记忆中的他消瘦了一些。见到他让人感到高兴，却也有些困惑——就好像他们在柏林的家从天而降，出现在这儿的湖边一样。

“朱利叶斯！”爸爸看到他，惊喜地大叫一声，“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

朱利叶斯苦笑了一下说：“哦，对外边，我可没有说要来这里。目前来看望你们，并非明智之举，这你知道吗？”他是到意大利参加自然学家会议的，提前一天离开会场，就是为了在返回柏林的路上顺便来看望他们。

“不胜荣幸，也不胜感激。”爸爸说。

“纳粹真是愚蠢透顶，”朱利叶斯说，“你怎么可能是德国的国家公敌呢？他们把你的书全都付之一炬了，这你当然是知道的。”

“我当时正和好朋友们在一起。”爸爸说。

“什么书？”安娜问道，“我以为纳粹仅仅是没收了我们家的东西，不知道他们烧书的事情。”

“烧的不是你爸爸手里的书，”朱利叶斯说，“而是他写的书。纳



粹在全国各地燃起熊熊大火，把能找到的你爸爸的书全都扔进火里烧掉了。”

“烧掉的还有其他一些杰出作家的书，”爸爸说，“如爱因斯坦的书，弗洛伊德的书，以及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书……”

说到纳粹的疯狂举动，朱利叶斯直摇头。

“感谢上天你们没有听从我的建议，”他说，“感谢上天你们及时地离开了德国。不过……”他后边又补上了一句，“德国的这种状况肯定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的！”

在花园里吃午饭时，他把国内的消息一一告诉了他们。海姆皮在另一户人家找到了工作。当初找工作很是困难，因为一听说她为爸爸干过活，没人愿意雇她。按说，她现在的工作是不错的。他们家的房子还空着，还没有人出钱买。

安娜觉得奇怪，不明白朱利叶斯怎么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看她家的房子。他可以从街角的文具店沿着大街走过去，在那扇白漆大门外停住脚步。家里门窗紧闭，但如果有关键，他就可以穿过大门走进光线暗淡的大厅，再上楼去育儿室，或者穿过客厅，要不就是沿走廊去海姆皮的餐具室……对于家中的布局，安娜记得一清二楚，趁着朱利叶斯和爸爸妈妈说话的当口儿，她在脑海里从楼上到楼下把家中的房子转悠了一圈。

“你的情况怎么样？”朱利叶斯问道，“在这儿能写稿子吗？”

爸爸扬起眉毛说：“写倒是不难，难就难在发表上。”

“这不可能！”朱利叶斯说。

“不幸的是，情况就是如此。”爸爸说，“瑞士人好像担心的是保住他们的中立地位，不敢刊登我这种公开反对纳粹的人所写的

文章。”

朱利叶斯露出一副吃惊的表情。

“你的情况还好吧？”他问道，“我是说经济方面还好吗？”

“还能过得去。”爸爸说，“我正在想办法让他们改变看法。”

随后，他们谈论起他们共同的朋友来，好像提到了一长串名字。某位朋友被纳粹抓了起来，某位逃离国家去了美国，某位妥协了（安娜不知道“妥协”是什么意思），写了篇文章为新政权歌功颂德。名字越提越多。细浪拍打着湖岸，蜜蜂在栗树的树叶间嗡嗡乱叫。安娜心想，大人们说起话，总是这么没完没了。

下午，他们领着朱利叶斯四处参观。安娜和麦克斯带他进了树林，他看到一种以前从没见过的特殊的蟾蜍，不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们租了条船在湖面上荡舟。最后大家在一起吃了顿晚饭，朱利叶斯就该离去了。

“盼望着和你去动物园呢。”他吻吻安娜说。

“我也是的！”安娜说，“我最喜欢的是猴子。”

“我给你寄张猴子的明信片过来。”朱利叶斯说。

接着，大家一道朝停船点走去。

等轮船的时候，爸爸突然说：“朱利叶斯，别回去了。跟我们留在这儿吧。回德国是不安全的。”

“什么——我？”朱利叶斯提高嗓门说道，“谁会跟我过不去？我只对动物感兴趣，不关心政治，要不是算上我那可怜的老祖母，我甚至和犹太人连边都不沾！”

“朱利叶斯，有些情况你不明白……”爸爸说。

“形势一定会变的。”朱利叶斯说道。这时，轮船喷着汽开了过



来。“再见啦，老朋友！”他依次拥抱了爸爸、妈妈和两个孩子。走上跳板后，他转过身停顿了一下。“不管怎样，”他说道，“动物园里的猴子会想念我的！”



第七章

安娜越来越喜欢到村立学校去上课。除了芙莱妮莉，她和另外一些女生也交上了朋友，其中特别要好的有她的同桌罗艾丝莉，后者与别的女生相比较为活泼。课程简单得厉害，她不费吹灰之力便冒了尖。格洛普先生在传统教学科目上虽然并不十分出色，但用假嗓子唱歌却是一把好手。安娜最喜欢村立学校的一点，就是这里与以前所上的学校有很大的不同。她为麦克斯感到遗憾，因为麦克斯到苏黎世中学上课，跟他在柏林上学时好像差别不大。

只有一件事情叫她觉得不顺心。她有点儿怀念跟男孩子一起玩耍的那段时光。在柏林，她和麦克斯与孩子们玩，男女一般都是不分离的，到了学校也是一样。在这儿，女孩子老是玩跳房子的游戏，



让她觉得乏味。有时课间休息，她看见男生玩有趣的游戏以及做出高难度的动作，她真想加入其中。

一天，女孩子甚至连跳房子的游戏也不玩了。男生在翻侧身筋斗，女孩子则装作很端庄地坐在那儿，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男生。罗艾丝莉摔破了膝盖，此时就连她也和其他女孩子一道坐着观看。芙莱妮莉尤为感兴趣——只见那个大块头红发男生在学翻侧身筋斗，别的男孩子教他，可他一翻就会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你想玩跳房子的游戏吗？”安娜问芙莱妮莉，她却一边摇了摇头，一边仍专注地看男生表演。安娜觉得这一切太愚蠢了，特别是她自己就很喜欢翻侧身筋斗，认为那个红发男生好像并不怎么出色。

突然，她再也忍耐不住了，想也没想就起身离开女孩子们，向男生群走过去。

“你瞧，”她对红发男生说，“你必须把腿伸直，就像这样……”说完，她翻了个侧身筋斗作为示范。所有的男生都停止了翻筋斗，朝后一站，咧嘴笑着观看。红发男生显得犹犹豫豫的。

“很容易，”安娜说，“只要记住把腿伸直，你就能做到了。”

红发男生仍是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别的男生在一旁高声鼓励：“来一个，来一个！”他试着翻了一个，比刚才有点儿进步。安娜又做了个示范动作，这次他突然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就在上课铃声响起时，翻了个完美的侧身筋斗。

安娜走回到女孩子们那儿时，男生们注视着她，咧嘴笑着。大多数女孩子都没有搭理她，把眼光投向别的地方。芙莱妮莉看上去气哼哼的，只有罗艾丝莉冲她嫣然一笑。

接下来上的是历史课。格洛普先生决定给大家讲讲山洞人。他



说山洞人生活在几百万年之前，靠捕杀野兽为生，吃野兽的肉，用野兽的毛皮做衣服。后来，山洞人学会了生火和制作简单的工具，逐渐演化成了文明人。格洛普先生说这是人类的进步，其中小商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到山洞人所住的山洞里去，用有用的物品跟山洞人搞物物交换。

“什么有用的物品？”一个男生问。

格洛普先生气得吹胡子瞪眼，说所有的物品对山洞人而言都有用，诸如珠子、彩色毛线和用于固定毛皮衣的别针什么的。听到有关于小商贩和别针这样的知识，安娜感到十分诧异。她很想问问格洛普先生是不是真的有把握，随后觉得也许还是不问的好。再说，她还没来得及问，下课铃就响了。

回家吃午饭的路上，她仍在想关于山洞人的事情，直至走了快一半的路才意识到同行的芙莱妮莉一直没有跟她说话。

“怎么啦，芙莱妮莉？”她问道。

芙莱妮莉摆了摆细辫子，没有吭气。

“怎么啦？”安娜又问了一声。

芙莱妮莉连看也不愿看她。

“你心里清楚！”她说道，“你很清楚是怎么啦！”

“不，我不清楚。”安娜说。

“你清楚！”芙莱妮莉说。

“不，我真的不清楚！”安娜说，“请你对我讲讲吧。”

可芙莱妮莉不愿多说，回家的后半截路对安娜一眼也不看，鼻子朝天，眼睛盯着遥远的前方。来到客栈，要分手的时候，她才瞥了安娜一眼。安娜吃惊地发现她不仅仅是在生气，而且泪水都在眼



眶里打转转呢。

“不管怎样，”芙莱妮莉跑开时，回头喊了一句，“不管怎样，我们都看到你的短裤了。”

和爸爸妈妈一道吃午饭时，安娜沉默寡言，被妈妈瞧在了眼里。

“在学校里遇到让你忧心的事啦？”妈妈问。

安娜考虑了一下。有两件事让她感到忧心，一是芙莱妮莉反常的行为，二是格洛普先生针对山洞人所讲的知识。她觉得芙莱妮莉的情况太复杂，难以解释得清，于是便讲出了第二件事，说道：“妈妈，山洞人真的用别针固定毛皮衣？”这引起了一阵大笑，他们又是提问又是解释，一直到把饭吃完。接下来又该回学校上课了。芙莱妮莉已经丢下她走了。安娜独自走在路上，感到有点儿孤单。

下午还是音乐课，大家用假嗓子唱了一通，安娜乐在其中。上完了课，她突然发现那个红发男生站在了她面前。

“你好，安娜！”他大着胆子招呼道。他的几个朋友在旁边嘻嘻哈哈地笑着。安娜还没来得及回话，那帮男生就转身离开了教室。

“他为什么要打招呼？”安娜问。

罗艾丝莉笑了笑说：“我想你回家路上有人护送了。”末了她又加了一句，“可怜的小芙莱妮莉哟！”

安娜想问问她是什么意思，可对方提到芙莱妮莉，使她记起如果不愿意独自回家，就得赶快去找芙莱妮莉。于是，她说了声“明天见”，便跑掉了。

操场上不见芙莱妮莉的影子。安娜等了一会儿，觉得她可能在衣帽间，可最终没见她出现。操场上只能看得见那位红发男生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好像也在等人。芙莱妮莉一定是故意躲她，提前走



了。安娜抱着一线希望又等了一会儿，最后不得不承认这样等下去是没有用的，于是独自一人踏上了回家的路。就在同一时刻，那位红发男生和他的朋友们也决定离校了。

返回兹维姆客栈，只有不足十分钟的路程。那条路安娜非常熟悉。来到校门外，她向右转，沿着大路朝前走。片刻之后，她留意到红发男生和他的朋友们在校门外也朝右边转过身。这条路通向一条陡峭的鹅卵石羊肠小道，而羊肠小道又和另一条大路相连。后边的大路弯弯曲曲通向客栈。

上了鹅卵石小道，走了一会儿，她开始觉得有些异样，怀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鹅卵石厚厚的，非常松散，踩在上面每走一步都嘎吱嘎吱地响。没多久，她觉得身后也响起了耳熟的嘎吱嘎吱的响声，那声音闷闷的。她侧耳听了一会儿，然后回头瞥了一眼。原来是红发男生和他的朋友们，手里拎着鞋，光着脚丫走在鹅卵石上，根本不管石块是否扎脚。安娜虽然只是匆匆地扫了一眼，却看见那些男生在用眼睛盯着她看。

她加快了步子，后边的脚步声也加快了。一块小石头砸在她身旁的鹅卵石路面上，蹦了起来。她正在纳闷，不知那小石块来自何方，又一块小石头飞来砸在了她腿上。她猛地转回身，一眼看到那个红发男生一扬手把一大块鹅卵石抛了过来。

“你这是在干什么？”她大叫一声，“住手！”但红发男生只是咧嘴笑了笑，又扔了一块鹅卵石。他的朋友们也开始扔石头。大多数石块都没有砸着她，有几块虽然砸着了，但由于太小，并不疼。尽管不疼，也够让她反感的了。

她瞧见一个还没有她高的小个子罗圈腿男生抓起了一大把碎



石子。

“看你敢朝我扔！”她吼道，样子非常凶狠，吓得罗圈腿男生不由得倒退了一步。他把石子扔了过来，但故意扔偏了。安娜对他怒目而视。男孩子们也死死地盯着她。

突然，红发男生趋前一步，喊了一句什么。其他的男生跟着起哄，有节奏地大叫起来：“安娜！安娜！”红发男生又扔过来一块石头，准准地砸在她的肩膀上。这下子，安娜再也撑不住了，转身就跑。

石子如雨点般砸来，落在她的四周，落在她的背上和腿上。“安娜！安娜！安娜！”男生们叫喊着追了上来。她脚下打滑，跌跌撞撞踩在鹅卵石上。只要跑到大路上就会没事的，那儿没有石子可以用来砸她了。啊，终于到了！平展、坚实的柏油马路踩在脚下感觉真好。“安娜！安娜！”男生们叫喊着，在不断接近。现在，他们不再停下来捡石子了，只顾加快速度赶上来。

突然，一个大大的东西从她身旁飞过。是一只鞋！他们在朝她扔鞋！这下子，他们得停下来把鞋重新捡起。她跑过一个转弯处，可以看见兹维姆客栈就在道路的尽头。最后一段是下坡路，她连滚带爬朝坡下跑，拼尽最后的力气跑进了客栈的院子里。

“安娜！安娜！”男生们紧跟在后，鞋子雨点一样扔了过来……啊，奇迹出现了，妈妈像复仇天使般现身了！她箭一般飞出客栈，揪住红发男生，扇他的耳光，用他自己的鞋抽打他。接着，她冲进男生群，惊得他们抱头鼠窜。她嘴里还不停地喊着：“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你们怎么啦？”而这也正是安娜想知道的。

后来，她瞧见妈妈抓住了罗圈腿男生，用劲地摇晃他。其他的



男孩子已经逃得不见了踪影。

“你们为什么追她？”妈妈喝问，“为什么用东西砸她？她怎么得罪你们了？”

罗圈腿男生哼哼唧唧，死不肯说。

“不说就不让你走！”妈妈说，“你把原因告诉我，我才放你走！”

罗圈腿男生绝望地看看妈妈，脸一红，嘴里嘟哝了一句什么。

“你说什么？”妈妈问。

突然，罗圈腿男生犹如困兽，不顾一切地大声喊道：“我们用东西砸她，是因为我们喜欢她！”

妈妈诧异地松开了手。那孩子拔腿就跑，穿过院子，跑上了柏油路。“他们这是喜欢你？”妈妈不解地对安娜说。母女俩都觉得不可理喻，后来问了问麦克斯，麦克斯好像并不感到奇怪。

“他们这儿就是这习俗，”他说道，“喜欢一个人，就朝这个人扔东西。”

“天哪，他们可是六个人呀！”妈妈说，“表达爱意，应该有别的方式呀！”

麦克斯耸了耸肩说：“反正他们就是这么做的。”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安娜应该感到荣幸才对。”

几天后，安娜瞧见麦克斯在村子里用还没有熟的苹果砸罗艾丝莉。他这是入乡随俗！

第二天，安娜心里没谱，不知该不该上学去。“他们今天要是仍在喜欢我该怎么办？”她说道，“我可不愿别人再用东西砸我了。”

不过，她没必要操这个心。那些男生被妈妈吓得不轻，连用眼



睛看她都不敢了。甚至连红发男生也小心翼翼地将目光移向别处。于是，芙莱妮莉原谅了她，二人又和好如初了。安娜把芙莱妮莉说动了心，让她学翻侧身筋斗。她们是在客栈后的一个角落偷偷练习的，在学校里的公开场合，二人只玩跳房子的游戏。



第八章

安娜过十岁生日的时候，爸爸收到苏黎世文学会的邀请，邀他参加郊游。爸爸提了提安娜过生日的事情，对方便也向安娜、麦克斯以及妈妈发出了邀请。妈妈觉得非常开心。

“真幸运，正赶上你过生日。”她对安娜说，“以这种方式庆祝生日很有意义。”

可安娜一点儿也不这么想。她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往常那样开个庆祝会？”

妈妈听了显得很意外。她说道：“现在不同于往常。这儿又不是在家里。”

这种情况安娜心里清楚，但她仍然觉得她的生日对她有着特殊



意义，不能仅仅是大家一起去郊游一次了事。不过她没有再说什么。

“你看，”妈妈说，“这次活动是很好玩的。为了这次郊游，他们要租一条轮船，要走很远的路，几乎抵达大湖的另一端，中间将在一座小岛上野餐，很晚才回来。”

可是，安娜还是没有被说得回心转意。

过生日的那一天来临，看到大家送的礼物时，她的心情也没有变好。朱利叶斯寄来一张明信片，麦克斯送了几支蜡笔，妈妈和爸爸的礼物是一个小铅笔盒和一只木雕岩羚羊。就这么些东西，再没有别的了。岩羚羊固然非常漂亮，但麦克斯过十岁生日时得到的礼物是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朱利叶斯的明信片上画着一只猴子，他用工整的字体在卡片背后写道：“生日快乐，以后还会有许许多多更为快乐的生日在等着你。”安娜希望他说得对，以后能过上快乐的生日——这次的生日看上去不会有多少快乐可言。

“你今年的生日有点儿不一样。”妈妈看到她脸色不好，于是这样说道，“不管怎样，你年龄也不小了，不该对礼物斤斤计较。”

安娜心想，麦克斯过十岁生日时，妈妈可没有对麦克斯说这话。如此草率，就好像不是庆祝生日似的。这可是她第一次过两位数的生日呀！

这一天，她的心情越来越差。郊游其实玩得并不痛快。天气倒是很好，但轮船上特别热，文学会的会员们说话唠唠叨叨，跟兰贝克小姐没什么两样。一位会员竟然把爸爸称为“亲爱的大师”。那是个胖胖的年轻人，一口锋利的牙齿。安娜和爸爸正说话间，他插了进来。

“对于您的那篇文章，我感到非常遗憾，亲爱的大师。”胖胖的



年轻人说。

“我也很遗憾。”爸爸说，“这是我的女儿安娜，今天满十岁。”

“生日快乐！”年轻人匆匆地说了一句，随即又转过头跟爸爸说起了话。爸爸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可是他不能为爸爸登载，为此他感到十分惋惜。对于那篇文章，年轻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亲爱的大师”观点过于激烈……报社的方针……政府的感觉……“亲爱的大师”一定能理解其中的苦衷……

“我完全理解。”爸爸说完，转身要离去，可是胖胖的年轻人紧紧缠住他不放。

年轻人说大家都身处艰难时世，难以想象纳粹竟然把爸爸的书付之一炬……爸爸一定感到很难过。年轻人说他知道爸爸心里的感受，因为事件发生时，他本人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书，可以理解……他问“亲爱的大师”看过他的处女作没有。没有看过？随后，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讲起了那本书……

他说啊说啊，两排牙齿碰在一起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出于礼貌，爸爸没有打断他的话。后来，安娜再也无法忍受，便走掉了。野餐也令人扫兴。吃的主要是面包卷，里面的馅适合大人的口味。面包硬硬的，有点发馊，安娜心想只有那个有着锋利牙齿的胖胖的年轻人才能咀嚼得了。喝的是姜汁啤酒，安娜很讨厌，麦克斯却喜欢喝。麦克斯倒是觉得不虚此行。他带来了钓鱼竿，坐在小岛的岸边安安心心钓起了鱼（他一条鱼也没有钓上来——他用发馊的面包当鱼饵，鱼也不喜欢吃，难怪不上钩）。

安娜没有事情可做。跟前没有小孩，玩不成游戏。更糟糕的是，大人们在演讲。妈妈没说过会有这种事，她应该提前告知才对。那



些人讲啊讲的，好像讲了有几个小时。安娜一直坐在那里，在热浪中备受煎熬，心里想着如果不是被迫离开柏林，此时她会做些什么。

海姆皮一定会给她做一块草莓生日蛋糕。她至少会邀请二十个孩子来参加庆祝会，每个孩子都会带礼物来。此时此刻，大家会到花园里玩游戏，然后是喝茶，吹灭蛋糕上的蜡烛……她遐想不已，脑海中的图像极为清晰，几乎没注意到演讲最后总算结束了。

妈妈出现在她身边。“现在咱们回船上去。”她说道。接着，她压低声音说：“演讲会乏味透顶，是不是？”说完还诡秘地一笑。可是安娜却没有笑，觉得妈妈表现得很轻松，又不是她在过生日！

回到船上，她找了个靠边的位置，独自一人站在那儿望着湖水发呆。轮船喷着汽返回苏黎世。她心里空落落的，想不到就这样度过了生日——度过了十岁的生日，没有一丁点乐趣可言！她将两条胳膊抱在一起伏在栏杆上，把下巴架在上面，假装在看风景，其实是不愿让别人看见她心情不好。湖水哗啦哗啦从旁边闪过，温暖的风吹在头发上，她什么都不想，只想着自己的生日被毁掉了，再怎么也无法补救了。

过了一会儿，她感到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上。原来是爸爸。他是不是注意到了她很失望？可是，爸爸对这种事从来都不会留意的，他老是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

“现在我有一个十岁的女儿了。”他说着笑了笑。

“是的。”安娜说。

“实际上，”爸爸说，“我认为你还不到十岁呢。你是在傍晚六点钟出生的，还有二十分钟才满十岁。”

“真的？”安娜说道。不知怎的，还没有完全满十岁让她的心情



好了一些。

“是的。”爸爸说，“我觉得就像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想不到作为逃离希特勒的难民，竟然会乘船在苏黎世湖上度过你的十岁生日。”

“难民是不是被迫背井离乡的人？”安娜问。

“是到别的国家寻求避难的人。”爸爸说。

“我觉得我还不太习惯当难民。”安娜说。

“这种感觉很奇怪……”爸爸说，“你在一个国家生活了一辈子，而这个国家突然被一群暴徒所占领，你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谋生，无亲无友，一贫如洗。”

他说话时，却显得很乐观。安娜问他：“你不在乎吗？”

“在某些方面还是在乎的，”爸爸说，“但我发现这样的经历非常有意思。”

太阳从天上徐徐下沉，躲到某座山的山峰后，湖面一片阴暗，船上的气氛变得枯燥、单调。太阳公公从山峰之间的豁口又露出脸时，整个世界又充满了泛着玫瑰红的金色。

“不知道你过十一岁生日，以及过十二岁生日时，咱们一家会在何处呢？”爸爸说。

“不会在这儿吗？”

“哦，我想是不会的。”爸爸说，“假如瑞士人害怕得罪边境那边的纳粹，不愿登载我写的东西，咱们有可能要到别的国家生活。你愿意到哪个国家去？”

“我不知道。”安娜说。

“我觉得法国是个非常好的国家。”爸爸说。他想了想，随后问道：“你知道巴黎吧？”



在出来逃难之前，安娜唯一去过的地方是海边，但她已习惯了爸爸思考问题的方式——他只关心自己的思想世界，全然忘了在跟谁说话。她摇了摇头。

“那是个美丽的城市，”爸爸说，“我敢肯定你一定会喜欢的。”

“我们要到一所法国学校上课？”

“我想是的。另外，你们要学说法语。”爸爸说，“咱们也可以到英国生活，那儿也风光旖旎，只是有些潮湿。”他若有所思地瞧了瞧安娜。“不，我觉得还是先到巴黎住住看吧。”

此刻，太阳已完全消失不见了，周围暮色茫茫。轮船向前疾驰，很难看得清湖水了，只能瞧得见水沫在微光下泛着白色。

“现在我满十岁了吧？”安娜问。爸爸看了看手表。

“刚满十岁。”他说着拥抱了安娜，“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他刚一说完，船上的灯就亮了。灯泡都挂在栏杆周围，闪烁着白光，而甲板上仍一片漆黑。不过，船舱里突然亮起了黄灿灿的光，船尾有一盏灯笼明晃晃的，射出紫蓝紫蓝的光焰。

“好漂亮哟！”安娜叫了一声。倏然，她将过生日的不愉快和礼物不好所产生的遗憾抛到了九霄云外，觉得当难民还是挺不错的，有一种探险的味道——居无定所，不知道该到何处安身。也许，经历一番磨难就算经历了巩特尔妈妈书里的那种“苦难童年”了吧，最终将会成为名人。

轮船喷着汽在返回苏黎世的水面上行驶。她依偎在爸爸身旁，父女俩望着轮船灯笼那蓝色的光掠过船后黑魇魇的水面。

“我觉得我还是挺愿意当难民的。”安娜说。



第九章

夏季在一天天过去，猛然就到了学期末。最后一天，学校里举办庆祝会，会上格洛普先生发表讲话，女生展示自己的针线活儿，男生做体操，然后大家轮换用真假嗓子放声歌唱。下午放学时，每个孩子都领到了一根香肠和一大块面包，一边吃着一边穿过村子回家去，一路欢声笑语，人人都在为第二天的生活做安排。暑假开始了！

麦克斯一两天后才放假。苏黎世中学在学期末不是用假嗓子唱歌和发放香肠，而是给每人一份学期报告。麦克斯拿回来的报告书，上面的评语跟往常一样，有“不努力”“对学习不感兴趣”之类的话。吃午饭时气氛阴郁，他和安娜在吃饭，而爸爸妈妈在看他的学期报告。妈妈感到特别失望。在德国的时候，麦克斯学习就不用功，



对学习不感兴趣，她对此已习以为常。来到瑞士，她希望情况会发生变化，觉得麦克斯脑子聪明，只是不肯学罢了。可是，其中出现的唯一变化是：在德国，麦克斯荒废学业去踢足球，在瑞士，他荒废学业则是去钓鱼。这两种情况后果都是一样的。

麦克斯连一条鱼也没有钓到过，可他坚持垂钓，这让安娜觉得诧异。就连兹维姆家的孩子也开始为此取笑他了。“又在给蚯蚓^①洗澡啦？”他们从旁边走过时，会这么打趣他。麦克斯会生气地沉下脸，但不会叫喊或者说难听的话，生怕惊走眼看就要上钩的鱼。

要是不钓鱼，麦克斯就会领着安娜和兹维姆家的三个孩子下湖游泳，或者溜达到树林里去玩。麦克斯跟弗朗兹很合得来，而安娜特别喜欢芙莱妮莉。特鲁蒂年仅六岁，但不管哥哥姐姐们到哪儿去，她都跟在屁股后面瞎跑。有时罗艾丝莉来找他们玩，甚至连那个红发男孩子也来过一次——他故意无视安娜和芙莱妮莉的存在，只跟麦克斯聊足球。

一天早晨，安娜和麦克斯去找兹维姆家的孩子，却发现他们在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玩，那俩孩子他们从没有见过。他们是德国人，跟他们年龄相仿，住在客栈里，是随父母来度假的。

“你们是德国哪个地方的？”麦克斯问。

“慕尼黑。”男孩子回答。

“我们家在柏林。”安娜说。

“噢！”男孩子说，“柏林一定很棒的。”

大伙儿一道玩追捕的游戏。以前只有四个孩子玩（特鲁蒂不算，

① 麦克斯钓鱼用蚯蚓做鱼饵。



因为她跑不快，别人追上她，她老是哭)，没有多大的意思。两个德国孩子跑得都非常快，游戏一下子变得趣味盎然了。芙莱妮莉抓到了那个德国男孩，而后者抓住了安娜，现在轮到安娜追赶人了，于是朝着那个德国女孩追去。她们在客栈的院子里转着圈跑，跑过来跑过去，遇到东西就一跃而过。安娜觉得自己眼看就要抓住对方了……突然，她的去路被一个瘦高个女士挡住了，那人脸上带着厌恶的表情。瘦高个女士出现得太突然，像是从地缝里冒出来的，安娜差点儿没刹住，跟她撞个满怀。

“对不起。”安娜说了一声。可那女士没理她。

“西格弗里德！”女士用刺耳的声音叫道，“古德伦！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不让你们和这几个孩子玩吗？！”她一把揪住德国女孩，把她拉走了。德国男孩跟在后边，趁妈妈不注意，冲安娜做了个鬼脸，带着歉意挥了挥手。随后，那一家三口便钻进客栈里了。

“那女人怒气冲冲的。”芙莱妮莉说。

“也许她觉得咱们没有教养吧。”安娜说。

他们想继续玩游戏，但缺了那两个德国孩子就没有了意思，变得枯燥而乏味。特鲁蒂加入进来，被抓住后哭哭啼啼，游戏也就结束了。

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安娜才又看到了那两个德国孩子。他们一定是到苏黎世购物了，因为每人都拿着一个包裹，而他们的妈妈拿着几个大包裹。一家人正要进客栈，安娜觉得现在是个机会，让对方看看她并非缺乏教养。于是她跑上前，为他们打开了门。

可是那位德国女士好像一点儿都不领情。“古德伦！西格弗里德！”她叫了一声，随后一把将她的孩子推了进去，自己也从安娜旁边侧身而过，带着厌恶的表情，尽量躲得远远的。她进门倒是花



了些气力，因为她的包裹卡在门道，几乎动弹不得。最后，她总算挤了进去，消失不见了。竟然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安娜觉得那位德国女士才缺乏教养呢。

第二天，她和麦克斯跟兹维姆家的孩子们去树林里玩。第三天是个雨天，第四天妈妈带他们去苏黎世买袜子，所以他们一直没有见到那两个德国孩子。而第五天吃过早餐，她和麦克斯到院子里，见那俩德国孩子在和兹维姆家的孩子玩，于是走了过去。

“咱们玩追捕的游戏吧？”她说道。

“不，”芙莱妮莉红着脸说，“不能和你玩。”

安娜感到很诧异，一时想不出说什么好。芙莱妮莉是不是又在为那个红发男孩生她的气？可是，她好长时间都没有见那个男孩了呀。

“为什么不能和安娜玩？”麦克斯问。

弗朗兹和他妹妹一样有些困惑。

“跟你们俩都玩不成。”弗朗兹说着，瞥了瞥那两个德国孩子，“他们说家长不允许跟你们玩。”显然，那俩德国孩子的家长不仅是不允许跟他们玩，甚至也不允许和他们说话。末了，德国男孩仅仅抱歉地做了个鬼脸，耸了耸肩。

安娜和麦克斯面面相觑。这种情况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一直在一旁听着的特鲁蒂突然喊了起来：“不能跟安娜和麦克斯玩！不能跟安娜和麦克斯玩！”

“嘘！住嘴！”弗朗兹说，“咱们走吧。”他和芙莱妮莉跑开到湖边去了，两个德国孩子紧随其后。特鲁蒂愣了愣，最后又喊了一句“不能跟安娜和麦克斯玩”，便迈开小短腿朝着他们的背影追去。

安娜和麦克斯被丢下站在那儿。



“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跟咱们玩？”安娜问。麦克斯也不知道原因。兄妹俩觉得没了心情，于是又返回到餐厅里。爸爸和妈妈仍在那儿吃早餐。

“我以为你们去和弗朗兹、芙莱妮莉玩了呢。”妈妈说。

麦克斯把刚刚发生的事情陈述了一遍。

“这真是怪事。”妈妈说。

“也许你能跟他们的妈妈说说。”安娜建议说。她注意到那位女士和一个男子（一定是她的丈夫）正坐在角落的一张餐桌旁。

“这是肯定的。”妈妈说。

说话间，那位德国女士和她的丈夫起身要离开餐厅，妈妈走上前截住了他们。由于隔得太远，安娜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妈妈还没说几句话，那位德国女士就还了嘴，气得妈妈脸色涨红。德国女士又连着说了一通话，随后就要离去，可妈妈拽住了她的胳膊。

“呸！简直是胡说八道！”妈妈大叫一声，声音在餐厅里回荡开去，“这事没完！”随后，她转过身，大踏步回到了餐桌旁。那位德国女士和她的丈夫垂下目光，走出了餐厅。

“整个餐厅的人都听得见你的叫喊。”妈妈坐下时，爸爸对她说。他不愿看到人们红脸。

“那很好呀！”妈妈的嗓门又提高了几分。爸爸又是低语又是用手抚摸安慰她，让她把声音降低。让妈妈小声说话，反而叫她的火气越来越大，气得她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们是纳粹分子！”最后她咬牙切齿地说道，“他们禁止他们的孩子跟咱们的孩子玩，因为咱们的孩子是犹太种！”她怒不可遏，声音愈加高了。“亏你还想让我把声音放低！”她大吼一声，把一个



正在吃早餐的老太太吓了一跳，差点儿将杯子里的咖啡泼出来。

爸爸的嘴角绷得紧紧的。“我绝对不愿意让安娜和麦克斯跟纳粹分子的孩子玩，”他说道，“这没什么难办的。”

“那么，芙莱妮莉和弗朗兹他们该如何是好？”麦克斯问，“他们跟那两个德国孩子玩，就不能跟我们玩。”

“我看还是让芙莱妮莉和弗朗兹来决定吧。”爸爸说，“瑞士人保持中立固然很好，但也不能太离谱。”他说着从餐桌旁站了起来。“我这就去跟他们的父亲谈谈。”

过了一会儿，爸爸回来了。他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兹维姆先生，说让兹维姆先生的孩子决定是跟安娜和麦克斯玩还是跟那两个德国小客人玩，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爸爸让他们不必着急，晚上把决定告诉他就行。

“我想他们会选择我们的。”麦克斯说，“毕竟那俩孩子走后，我们还要在这儿待很长时间。”

这一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麦克斯拿上钓竿、蚯蚓和几小块面包到湖边去了。安娜心神不宁，无所事事。最后，她决定写首诗描写雪崩，描写雪崩吞没了整个城市，但笔端发涩，写得不是很好。到了该画插图的时候，一想到整个画面要用白颜色，便觉得枯燥乏味，于是就放弃了。到了中午，麦克斯还是跟往常一样连一条鱼也没有钓到。看见他们那种沮丧劲儿，妈妈给了他们半个法郎让他们买巧克力吃（在这之前，妈妈曾经说巧克力太贵，不给他们买）。

从糖果店返回的路上，他们瞥见芙莱妮莉和弗朗兹站在客栈的门道那儿正认认真真地交谈，于是便眼睛直视前方，从旁边走了过



去。这么一来，他们的情绪更低落了。

随后，麦克斯又去钓鱼了。安娜决定去游泳，想忘掉这一天的糟糕事，让心情好起来。她仰面朝天浮在水面（这是她刚刚学会的技巧），可是心情并未好转。今天的经历似乎太愚蠢了些。她和麦克斯，以及兹维姆家的孩子，还有那两个德国孩子，为什么不能大家在一起玩呢？为什么非要瞎折腾，逼着人做决定呢？

突然，她旁边传来扑通一声水响。是芙莱妮莉！她那细细的长辫子盘在头顶上，挽成一个髻，为的是不被水浸湿，瘦长的脸比平时显得更红了，也更忧郁了。

“对于早晨的事情，我感到抱歉。”芙莱妮莉喘着粗气说，“我们已决定跟你们玩——即便这意味着不能跟西格弗里德和古德伦玩了。”

后来，弗朗兹出现在了湖岸边。“喂，麦克斯！”他高声喊道，“蚯蚓很喜欢游泳吧？”

“刚才有一条大鱼，”麦克斯说，“要不是你把它吓跑，我就钓上来了。”话是这么说，其实他高兴得不得了。

黄昏时分吃晚饭时，安娜最后一次看到了那两个德国孩子。他们拘谨地和父母坐在餐厅里。他们的妈妈跟他们说着话，声音很低，但语气坚定。甚至连那个男孩也没有再回头看安娜或麦克斯一眼。吃完饭，他径直从他们的餐桌旁走过，就好像没有看见他们一样。

那家人次日早晨就走了。

“恐怕见不到兹维姆先生的那几个客人了。”爸爸说道。

妈妈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

“不过，还是感到很遗憾的。”安娜说，“我敢肯定，那个男孩真



心喜欢我们。”

麦克斯摇了摇头。“他最后还不是不再喜欢了。”他说道，“他妈妈说了他，他就变心了。”

安娜心想这的确是事实。她感到纳闷，不知那个德国男孩现在是怎么想的，不知他妈妈都讲了她和麦克斯什么坏话，也不知他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第十章

就在暑假快结束时，爸爸去了巴黎。巴黎有许多德国难民，他们办了一份自己的报纸，名为《巴黎人日报》，上面登载了几篇爸爸在苏黎世写的文章。编辑想让爸爸经常为他们撰稿。爸爸觉得如果进展顺利，可以举家搬到巴黎居住。

他离开的第二天，奥玛玛就来了。她是孩子们的外祖母，从法国南部赶来看望他们。

“好滑稽啊，”安娜说，“奥玛玛也许在火车上跟爸爸擦身而过走着。他们会相互挥手致意的！”

“才不会呢！”麦克斯说，“他们合不来。”

“为什么？”安娜问。想一想，这的确是实情——奥玛玛专挑爸



爸走的时候来看望他们。

“清官难断家务事哟。”麦克斯以小大人的口吻说道，腔调让人生气，“她不想让妈妈嫁给爸爸。”

“哦，现在可有点儿来不及了哟！”安娜咯咯一笑说。

奥玛玛来时，安娜正在外边跟芙莱妮莉玩。不过，她立刻就知道外祖母来了，因为客栈敞开的窗口传来了疯狂的狗吠声。奥玛玛一旦出门，必然会带上她的达克斯狗^①普姆贝。安娜循声找过去，果然发现奥玛玛跟妈妈在那里。

“安娜宝贝！”奥玛玛叫了起来，“看到你太让人高兴了！”她一把将安娜搂在她那结实的胸脯上。过了一会儿，安娜觉得应该拥抱完了，便扭了扭身子。但奥玛玛仍不放开，又拥抱了一会儿。安娜记起奥玛玛以前也总是这样的。

“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奥玛玛大声地说，“都怪希特勒那个可怕的家伙！”她的眼睛跟妈妈的一样是蓝色的，但颜色要淡得多，此时里面溢满泪珠，而厚厚的双下巴微微颤抖着。由于普姆贝狂吠不已，很难听得清她具体说了些什么。在汪汪汪一片狗叫声中，只能听见几个短语，比如“背井离乡”“亲人离散”什么的。

“普姆贝这是怎么啦？”安娜问。

“啊，普姆贝！我可怜的普姆贝！你瞧瞧它！”奥玛玛叫道。

安娜一直在瞧着它哩。那狗表现得非常怪异，只见它将棕褐色的后臀高高撅起，把脸压在前爪上，好像在鞠躬一样。它边鞠躬边用恳求的眼神望着奥玛玛的洗脸盆上方的某样东西。由于普姆贝跟

① 一种短腿长身的德国种猎犬。



奥玛玛一样圆滚滚的，所以做出这样的动作是相当艰难的。

“它想干什么？”安娜问。

“它在恳求。”奥玛玛说，“你看它让人心疼不心疼？它在恳求，想要那个电灯泡。不行呀，普姆贝，我的普姆贝宝贝，我不能给你那个！”

安娜抬头看，见洗脸盆上方有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圆灯泡，涂着白油漆。普姆贝竟然想要灯泡，这叫人觉得怪怪的。

“它为什么想要那玩意儿？”她问。

“哦，它当然不知道那是灯泡，”奥玛玛耐心解释道，“它还以为那是个网球呢，想让我抛球和它玩。”

普姆贝觉察到它的需求最终受到了重视，于是又是鞠躬又是狂吠，更加来劲儿了。

安娜哈哈笑了。“可怜的普姆贝！”她说说着就要去摸它，可它立刻齧着大黄牙朝着她的手咬了过去，幸亏她飞快地把手缩了回去。

“可以把灯泡取下来给它。”妈妈说。可是那灯泡死死卡在灯座上，根本取不下来。

“也许，可以弄一个真的网球来……”奥玛玛边说边在钱包里摸索着，“安娜宝贝，你愿意去买一个吗？商店大概还开着门呢。”

“网球是非常贵的。”安娜说。有一次她想用零花钱买个网球，可是根本买不起。

“没关系。”奥玛玛说，“我不忍心让可怜的普姆贝这个样子，它会累死的。”

可是，等到安娜把球买回来时，普姆贝已经失去了兴趣。它卧在地板上猥猥低吠。安娜小心翼翼地将球放在它的两爪之间，可它



露出憎恶的表情，用牙齿咬了上去。网球扑哧被咬坏了。普姆贝站起来，狠狠用后爪将地板抓了两下才罢休，接着便钻到床底下休息去了。

“它真是个好狗狗。”安娜过后对麦克斯说，“不知道奥玛玛怎么受得了它。”

“买网球的钱要是给咱们就好了，”麦克斯说，“可以到狂欢节上花。”

村子里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就要来临了，当地的孩子们都为此激动万分。弗朗兹和芙莱妮莉攒零花钱已经几个月了，安娜和麦克斯却刚刚听说，由于囊空如洗，正在发愁不知该怎么办好呢。他俩的钱加起来恐怕刚够坐一圈旋转木马。安娜说如此寒酸还不如压根儿不去的好。

她曾经一度想向妈妈要钱。当时是返校的第一天，人人都在谈论狂欢节的事情，谈论自己将会在狂欢节上花多少钱。但麦克斯给她泼了冷水，让她记起妈妈正在省吃俭用过日子。如果要搬到巴黎住，就得为这次搬迁节约每一分钱。

虽然无人觉得普姆贝有可爱之处，它却也给生活增添了不少趣味。它是条缺心眼的狗，干出的事情甚至让熟悉它的奥玛玛也颇觉意外。带它到轮船上玩，它径直向船边冲过去，要不是被人花大气力拉住，非得跳进水里溺死不可。还有一次，奥玛玛想到苏黎世去，带它上火车，可它拼死也不肯上去。然而，火车刚一开出车站，把它和奥玛玛丢在了站台上，它便挣脱绳子追了上去，一边狂吠一边沿着铁路线飞奔，一直跑到下一个村子。一个小时后，它被一个小男孩送了回来，看起来精疲力竭，后半天只好卧下来休息。



“你看它的视力是不是有毛病？”奥玛玛问道。

“没有的事，妈妈。”安娜的妈妈随口说道。她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的事需要操心，如果有可能移居巴黎，没有钱是不行的。“话又说回来，即便它视力有毛病，你还能为它买副眼镜吗？”

妈妈这样说话有些不应当。尽管奥玛玛溺爱普姆贝，显得有点儿愚蠢，但实际上她心地非常善良。她也是难民，尽管她的丈夫没有爸爸那么出名，但老两口能够将所有的家当都运出德国，如今在地中海边过着舒适的日子。跟妈妈不一样，她没必要省吃俭用，而是经常想出一些小花样来享受，妈妈一般是花不起这样的钱的。

“咱们恐怕不能跟奥玛玛要些钱去逛狂欢节吧？”一天，奥玛玛在当地的糕饼店给安娜兄妹俩买了几块小饼。过后，安娜这样问麦克斯。

麦克斯感到十分惊愕。“安娜，可不能这么做！”他厉声说。

安娜其实知道不能向别人伸手要钱，但心里痒痒的，没有经得起诱惑。狂欢节差不多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要来临了。

还有几天奥玛玛就将返回法国，而就在这时普姆贝不见了。它一大早从奥玛玛的房间跑了出去。当时，奥玛玛并没有在意。它常常跑到湖边去东嗅西嗅的，通常很快就又自己跑回来。可这一次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仍不见它的踪影。奥玛玛慌了，开始四处问人是不是看见了它。

“不知道它玩什么游戏哩。”兹维姆先生说。他不喜欢普姆贝，因为普姆贝老惹其他的客人不高兴，还用牙啃家具，有两次差点儿没咬到特鲁蒂。

“它有时候显得很淘气，像个没长大的小狗。”奥玛玛疼爱地



说——其实普姆贝是条九岁的老狗。

“倒更像返老还童。”兹维姆先生说。

孩子们敷衍地帮着寻找它。转眼就到了要上学的时间。他们觉得它早晚都会回来的，也许后边还会跟着一个怒气冲冲的人——一个被它咬了的人，或者一个东西被它弄坏了的人。芙莱妮莉来叫安娜，于是她们便去上学了。安娜很快就把它忘了个干净。回家吃午饭时，特鲁蒂迎了过来，带着一种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气。

“他们找到你外祖母的狗了。”她说道，“它淹死啦。”

“胡说八道！”芙莱妮莉说，“你在编瞎话。”

“不是瞎话。”特鲁蒂气愤地说，“是真的。爸爸在湖里找到了它。我亲眼见到了，它一丝气儿都没有了。我知道它死了，因为它没有扑过来咬我。”

妈妈证实了特鲁蒂的话。普姆贝被发现死在了湖边一堵矮墙的墙根前。没人知道它是怎么死在了那里——不知是它突然发狂跳进了水里，还是错将水里的一块大鹅卵石当成了网球，扑进了湖中。兹维姆先生认为很可能是投水自尽。

“听说有些狗一旦觉得自己对任何人都没有用了，”他说道，“就会寻短见。”

可怜的奥玛玛伤心欲绝，没下楼吃午饭，下午为普姆贝举行葬礼才露了面，眼睛红肿，一声不响。兹维姆先生为普姆贝在花园的一个角落挖了个小坟坑。奥玛玛用一条旧围巾把普姆贝包起来，孩子们站在一旁观看。接着，她将它放入它最后的安息之地。随后，在她的指挥下，每个人铲一铁锹土盖在普姆贝的身上。末了，兹维姆先生三下五除二把大量的土堆了上去，先弄平，再修整成一个小



坟包。

“现在可以放装饰品了。”兹维姆先生说道。奥玛玛眼泪汪汪地把一盆菊花放在了坟头上。

特鲁蒂在一旁满意地观望着。

“这下子你的狗就跳不出来了。”她说道，脸上明显表现出幸灾乐祸的神情。

奥玛玛听了，禁不住眼泪哗哗地往下淌，叫孩子们觉得尴尬，左不是右不是。兹维姆先生急忙把特鲁蒂领开了。

这一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客栈里愁云笼罩。实际上，除了奥玛玛，无人关心可怜的普姆贝，可是大家看在奥玛玛的面上，觉得不便露出高兴的表情。晚饭后，麦克斯去做功课，而安娜和妈妈陪奥玛玛坐着。

奥玛玛差不多一天都没有说话，此时她的话突然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涌了出来。她就着普姆贝的话题说啊说的，如数家珍陈述着普姆贝曾经干过的事情。没有了普姆贝的陪伴，怎么好让她独自回法国呢？乘火车，有普姆贝在跟前，曾经是多么令人惬意呀。她还给它买了返程票呢。说完，她还让妈妈和安娜看了看那张票。她大声哭叫，说这都是纳粹造的孽。如果不是被迫离开德国，普姆贝绝不会淹死在苏黎世湖里。那个可怕的家伙希特勒……

后来，妈妈逐渐扭转了话题，谈论起老相识来，说有的移居异国他乡，有的留在了国内。安娜拿起一本书看起来，但由于书不太有意思，妈妈她们谈话的一些内容灌进了她的耳朵里……某人在英国的电影公司找到了工作；某个富佬去美国后境况艰难，妻子被迫去当清洁工；某位名教授被抓住送进了集中营。（集中营是什么呢？



安娜想起那是一种特殊的监狱，里面关的是反对希特勒的人。)纳粹用铁链把那个名教授拴在狗舍旁……安娜心想这样做太荒唐了。奥玛玛似乎觉得这和普姆贝的死有一点儿联系，于是情绪激昂地说个不停。拴教授的狗舍位于集中营的出入口旁，每当有人出入，纳粹都强迫教授学狗叫。他吃东西用的是狗食碟子，不允许用手抓着吃，必须像狗那样进食。

安娜心里突然感到一阵难过。

夜间，那位名教授必须睡在狗舍里。拴他的铁链子太短，不容他站直身子。两个月之后……(天哪，两个月呀！安娜心想。)那个名教授彻底疯了。他仍被拴在狗舍旁，仍逼着他学狗叫，但他已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安娜眼前好像突然出现了一堵黑墙，挤得她透不过气来。她紧抓住面前的书，假装在阅读。她真不愿听到奥玛玛讲述的那些事情，想忘掉奥玛玛的话，这只会叫她难过。

屋子里突然静了下来。妈妈一定觉察到了什么，安娜可以感觉到她在看自己。安娜把眼睛死死盯在书上，还装模作样地翻了一页，仿佛很专注似的。她不想让妈妈，尤其不想让奥玛玛跟她讲话。

片刻之后，谈话声复起。这次，妈妈只字不提集中营，而是高声谈论起天气，说最近冷得厉害。

“你的书有意思吗，宝贝？”奥玛玛问。

“是的。谢谢。”安娜说道，尽量让自己的声音跟平时一样。她寻个机会站起身，睡觉去了。她原想把听到的话讲给麦克斯，可是怎么也说不出口。那种事，最好连想都不要去想。

今生今世她都不愿再去想德国发生的那些事情。次日早晨，奥



玛玛收拾了行囊。普姆贝一死，还有几天她再也待不下去了。不过，她来这一趟，倒是给孩子们留下了一点儿好处。临走之前，她把一个信封递给了安娜和麦克斯，上面写着“普姆贝赠送的礼物”。打开信封，里面有十一瑞士法郎多一点儿钱。

“这些钱，你们高兴怎么花就怎么花吧。”奥玛玛说。

“这是怎么回事？”麦克斯被她的慷慨深深打动，不由得问道。

“这是普姆贝回法国的车票钱，”奥玛玛眼睛里含着泪水说，“我把票退掉了。”

于是，安娜和麦克斯终于有了大把的钱，足够他们逛狂欢节用了。



第十一章

爸爸星期天从巴黎返回，安娜和麦克斯随妈妈一道去苏黎世接他。这是十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凉意袭人。一家人乘轮船回客栈的途中，可以看见山上降了些雪。爸爸情绪高涨，他在巴黎过得很开心。为了省钱，他住的是一家脏兮兮的小旅馆，但吃的是美食，喝的是佳酿。那些东西在法国都很便宜。《巴黎人日报》的主编对他非常好。除了这家报纸，他还和几家法国报社的编辑谈了。他们也说想让他撰稿。

“用法语写？”安娜问。

“当然喽。”爸爸说。他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个法国女教师，所以他的法语说得跟德语一样棒。



“是不是咱们要搬到巴黎去住？”麦克斯问。

“这我得和妈妈先商量一下。”爸爸说。不过，他显然已胸有成竹，拿定了主意。

“太好啦！”安娜说。

“还没有决定呢。”妈妈说，“也可能会到伦敦去住呢。”

“伦敦太潮湿了点。”安娜说。

妈妈面露愠色。“胡扯！”她说，“你根本就不了解。”

问题在于：妈妈不太会说法语。爸爸小时候跟法国女教师学法语，而妈妈小时候则跟一个英国女教师学英语。那个英国女教师对她非常好，于是她一直有个愿望，想去看看那个女教师的祖国。

“此事可以从长计议。”爸爸说。接着，他说起自己所见到的人——那是些柏林的旧相识，有杰出的作家、演员，也有科学家。那些人到法国后，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一天早晨，我碰见了一位演员——你还记得布鲁门塔尔吧？”爸爸说道。妈妈一听，立刻就知道他说的是谁了。“他开了一家糕饼店，妻子烘焙饼，他站柜台。我碰见他时，他正给一位特殊的顾客送苹果馅饼。”爸爸笑了笑，“最后一次在德国见他时，他作为荣誉嘉宾正在柏林歌剧院参加盛宴呢。”

他还遇见了一位法国记者和他的妻子，夫妇二人几次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两口子都是令人心情愉快的好人。”爸爸说，“他们有个女儿，年龄跟安娜差不多一般大。如果移居巴黎，我敢肯定你们会非常喜欢他们的。”

“是呀。”妈妈说道，但语气听上去却像是不以为然。在接下来



的一两个星期里，爸爸和妈妈围绕着巴黎的话题议论不休。爸爸认为他在那儿能找到事情做，而且觉得那是个宜居之地。妈妈不太了解巴黎，考虑的是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诸如孩子们的教育以及找什么样的房子等，而这些情况爸爸没有详细想过。最后，他们决定一起到巴黎，妈妈要亲眼看看。毕竟，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呀。

“我们怎么办？”麦克斯问。

他和安娜被叫到了父母的房间商量事情，此时正坐在床上。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妈妈坐着，爸爸则坐在一个竖起来的行李箱上，像童话故事里那个丑陋而调皮的小精灵。这里有点狭小拥挤，但隐秘性比楼底下强。

“我们去几个星期。我觉得你们大了，在这段时间里是能够照料自己的。”妈妈说。

“你是说让我们独立生活？”安娜问。她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想法。

“为什么不呢？”妈妈说，“兹维姆太太会照顾你们的，看你们的衣服是否干净，晚上安排你们睡觉。其余的事情我想你们是可以自己做的。”

一家人就这样决定了下来。安娜和麦克斯需要每隔一天给父母寄一张明信片，让他们知道一切都平安无事，他们的父母也会按时给他们寄明信片。妈妈叮咛他们一定要记住洗脖子和穿干净的袜子。爸爸说的话更是语重心长。

“记住：我和妈妈去巴黎期间，你们就是咱们家在瑞士唯一的代表了。”他说道，“责任重大啊！”



“怎么啦？”安娜问，“要我们怎么做？”

记得她和朱利叶斯有一次去柏林动物园，看见笼子里关着一只长得像耗子的小动物，笼子上有一个告示，说它是本物种在德国的唯一代表。她可不希望别人来参观她和麦克斯，盯着他们瞧。

不过，这根本不是爸爸所说的意思。

“犹太人遍及世界各地。”他说道，“纳粹编造出可怕的谎言污蔑犹太人。所以，咱们必须澄清谎言，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怎么澄清？”安娜问。

“要表现得比其他的民族更为优秀。”爸爸说，“比如，纳粹说犹太人不诚实，那么我们不仅要和别的民族一样诚实，还必须比他们更诚实。”

（安娜想起一段自己在柏林买铅笔的经历，顿时产生了负疚感。文具店的店员当时少问她要了一些钱，而她没有指明这种失误。纳粹要是知道了这件事该如何是好呢？）

“咱们必须比别的民族更勤奋，”爸爸说，“证明咱们并不懒惰；比别的民族更慷慨，证明咱们并不吝啬；比别的民族更懂礼貌，证明咱们并不粗鲁。”

安娜点了点头。

“这样的要求似乎太苛刻，”爸爸说，“但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犹太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身为其中一员是幸事。你们在瑞士代表的是犹太民族，当我和妈妈回来时，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为你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的。”

安娜觉得这种责任挺好玩的。往常，她不愿听别人说让她以身作则，而这次她并不在乎承担责任。她没想到当一个犹太人竟然如



此责任重大。她暗暗下定决心，妈妈不在跟前的时候，一定每天用肥皂洗脖子，至少不能让纳粹抓住把柄，说犹太人的脖子很脏。

然而，爸爸和妈妈到巴黎去时，她一点也没有了身份重要的感觉，而是感到十分渺小，情绪低落。望着火车驶离了当地的车站，她强忍住没有哭出声来。和麦克斯一道慢慢走回客栈，她强烈地觉得自己年龄太小，父母不该到其他国家去，把她孤零零丢在一个陌生的国家。

“振作点，小大人！”麦克斯突然说道，“打起精神来！”人们有时候把麦克斯叫作小大人，而麦克斯此时却这样称呼她，听起来怪滑稽的，引得她哈哈大笑起来。

之后，情况有所好转。午饭时，兹维姆太太给他们做好吃的饭菜。和麦克斯一起在餐厅里坐在餐桌旁用餐，那感觉太棒了。饭后，芙莱妮莉来叫她一起去学校上下午的课。放了学，她就和麦克斯像往常一样同兹维姆家的三个孩子玩。睡觉的时候，她原以为是最难熬的，其实也过得挺不错，兹维姆太太跑了过来，给他们讲客栈里一些客人的情况，说了些非常有趣的事。第二天，她和麦克斯给爸爸妈妈写明信片，写了些令人高兴的话。次日早晨，巴黎寄来的明信片就到了。

以后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其中，明信片帮忙不小。每一天，他们不是给爸爸妈妈写明信片，就是收到爸爸妈妈的明信片，就好像爸爸妈妈并没有远离家门似的。星期天，安娜和麦克斯伙同兹维姆家的三个孩子到树林里采摘甜栗子，带回来满满几大篮子。兹维姆太太把栗子在烤箱里烘烤了一下。他们就在客栈的厨房里把栗子当饭吃，抹上一层厚厚的奶油，香喷喷的。



爸爸妈妈走后第二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格洛普先生带全班进山游览，在高高的山腰上过夜，睡在小木屋的麦秆上。天没亮，格洛普先生就让大家起了床，领着他们沿狭窄的羊肠小径爬山。走着走着，安娜突然觉得脚下又冷又湿，原来是踩在了积雪上。

“芙莱妮莉，你快看呀！”她高声叫道。在黑暗中的积雪原来是灰灰暗暗的颜色，此刻突然闪着亮光，成了粉红色。这种色彩的变化发生得很快。不一会儿，整个山腰都蒙上了一片玫瑰色的亮光。

安娜向芙莱妮莉望去，发现她的蓝毛衣变成了紫色，脸蛋通红，就连她鼠灰色的辫子也泛着橘红色的光。其他的孩子也发生了变化。甚至连格洛普先生的胡子也变成了粉红色。他们的身后展现出的是一大片山地和厚厚的粉红色的积雪，以及那闪烁着淡淡的粉红色微光的天空。渐渐地，粉红色在消退，光线越来越亮。芙莱妮莉以及所有人身后的那片粉红色世界一分为二，成为湛蓝的天空和刺眼的皑皑白雪。天色大亮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瑞士山的日出——世界上最为美丽的景观。”格洛普先生说话时面有得意之色，就好像这一景观是由他本人创造的一样。随后，他率领着学生们雄赳赳地下山了。

下山的路很长。距离山脚还有很远的路安娜就累了。坐上返程的火车，她打起了盹儿。她希望爸爸妈妈没有到巴黎去，这样她就可以对他们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不过，也许很快就能听到他们要回家的消息了。妈妈曾许诺过，说他们充其量只离开三个星期，而现在已经过去有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了。

回到客栈，已是黄昏时分。为了她的缘故，麦克斯没有把当日的明信片发出去。安娜虽然感到很累，但还是在明信片上密密麻麻



写了一大堆，讲述她的爬山之行。写完后虽然只是傍晚七点，她还是准备上床睡觉了。

爬楼梯的时候，她碰见弗朗兹和芙莱妮莉在走廊里说悄悄话。他们一见她，便打住了话头。

“你们在说什么？”她问道。她听见他们提到爸爸的名字，还说了几句关于希特勒的话来着。

“没说什么。”芙莱妮莉回答。

“你们说了，”安娜说，“我都听见了。”

“爸爸说不让我们告诉你们的。”芙莱妮莉郁郁不乐地说。

“这是害怕让你们心里难过。”弗朗兹说，“不过，报上都登了。纳粹悬赏要你爸爸的人头哩。”

“悬赏要他的人头？”安娜晕乎乎地问。

“是的。”弗朗兹说，“他们把一千德国马克押在了你爸爸的头上。我爸爸说这证明你爸爸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报上还登了你爸爸的照片以及其他情况。”

他们怎么能把一千马克压在一个人的头上呢？这简直是愚蠢透顶。安娜决定等麦克斯来睡觉时问问他，可是没等麦克斯露面，她便进入了梦乡。

半夜时分，她从梦中醒来，醒得极为突然，就好像她的脑子里有个开关突然被人打开了一样。一瞬间，她就完全醒了。仿佛前半夜脑子空空，什么也没有想似的，现在却猛然意识到把一千马克压在一个人的头上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她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房间。那是法国的一个房间，看上去很滑稽，天花板不是浑然一体的，而是由一大片纵横交错的椽子组成。



椽子之间的缝隙处有什么东西在移动。屋里黑咕隆咚的，但是房门开了，电灯亮了，爸爸在朝着床前走。他几步走到了房间中央……“别走了！”安娜想喊出声……椽子之间的硬币咣当咣当开始倾泻。那些硬币从天花板暴雨般落下，砸在爸爸的头上。他大声喊叫，可是硬币仍然不断砸下来。他不堪重负，双膝跪倒在地，硬币仍一个劲儿地往下掉，把他整个人都埋住了。

原来这就是兹维姆先生不想让她知道的事情，这就是纳粹要对爸爸采取的措施。既然已经上了报，他们或许已经得逞了。她躺在床上，望着眼前的黑暗胡思乱想，心里害怕得要命。旁边的床上，可以听见麦克斯发出平稳、均匀的呼吸声。是不是该把他叫醒呢？可是，麦克斯讨厌在夜里受到打扰。叫醒他，他可能会生气，说那都是些无稽之谈。

或许，那真是无稽之谈呢！她这么一想，沉重的心就突然轻松了下来。也许到了早晨，她就会发现是虚惊一场，就像小时候夜间无端心生恐惧，为此而感到害怕一样——有时她幻想家里的房子着了火，或者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到了早晨，他们会收到爸爸妈妈寄来的明信片，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

不过，这件事可不是她幻想出来的——白纸黑字登载在报纸上……她想啊想，脑子转啊转。一忽儿，她在考虑周密的计划，要起床行动，乘火车到巴黎去通知爸爸。一忽儿，她又觉得万一被兹维姆太太截住，那样会显得极其愚蠢。后来，她一定是睡着了，因为睁眼时天已大亮，麦克斯已经快穿好衣服了。她在床上又躺了一会儿，感到浑身十分疲倦，任由夜里的那些想法又返回到脑海里。再怎么样，也已经是早晨了，那些想法现在看起来是那么不真实。



“麦克斯？”她试探地说道。

麦克斯把课本摊开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一边扫上几眼，一边穿鞋袜。

“对不起，”麦克斯说，“今天考拉丁语，我还没有复习呢。”他说完接着看书，咕咕噜噜念着动词和时态。安娜觉得不说也罢，相信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

可是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也没有看到爸爸妈妈的明信片。

“明信片没来，你看是什么原因呢？”她问麦克斯。

“是投递耽搁了。”麦克斯嘴里嚼着面包，含糊不清地说。“再见！”他叫了一声便冲出去赶上学的火车了。

“我敢肯定今天下午一定来。”兹维姆先生说。

到了学校，安娜一整天都在为此事操心，不是按要求写关于山间日落景观的文章，而是坐在那儿咬铅笔。

“你怎么啦？”格洛普先生问。（平时，安娜写作文在班上写得最好的）“那样的景观是多么漂亮，你应该是可以产生灵感的！”他说完就走开了，心里为她对日出美景无动于衷而感到恼火。

放学回到客栈，仍未见明信片来，傍晚最后一趟邮件，里面也没有爸爸妈妈明信片的踪影。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吃晚饭时，安娜保持平静的心态，想着那是因为投递耽搁了。可是一躺上床，熄灭了灯，昨夜脑海里涌出的种种可怕的幻象就又一次浮现在眼前，而且来势凶猛，让她几乎透不过气来。她竭力提醒自己是个犹太人，不应该心生畏惧，否则纳粹会嘲笑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胆小鬼。可是不顶用，那个有着怪异天花板的房间，以及硬币暴雨般倾泻在爸爸头上的画面，不时在面前闪现。即便她闭上眼睛，把脸埋在枕头上，



也仍然可以看得见。

她在床上一定弄出了响动，因为突然间听到麦克斯说道：“你怎么啦？”

“没什么。”安娜说。甚至在说这话的时候，她仍可以感到自己的心像炸了一样，冲击波从肚子里传到了嗓子眼。她突然啜泣出了声：“爸爸……爸爸……”麦克斯坐到了她的床上来，拍了拍她的胳膊。

当她陈述了让她牵肠挂肚的事情后，麦克斯说：“嗨，你这个傻瓜！你就不知道把钱押在某个人的头上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难道跟我想的不一样？”安娜说。

“不一样，”麦克斯说，“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把钱押在某个人的头上，意思是悬赏奖励将他抓获的人。”

“这还不一样？”安娜哭哭啼啼地说，“纳粹想把爸爸抓起来！”

“哦，可以这么说。”麦克斯说，“不过，兹维姆先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爸爸毕竟不在德国，他们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你认为他不会出事？”

“当然不会出事。明天早晨就会收到明信片的。”

“可是，万一他们派人到法国寻找他——绑架他什么的，那该怎么办？”

“那时，法国警察会全力保护他。”随后，麦克斯换上了一种他自以为带着法语味的腔调说：“请你们离开这里。在法国，是不允许绑架人的。否则就把你送上断头台，明白吗？”

他模拟出的情景十分可笑，惹得安娜哈哈笑了起来。对于自己成功的表演，麦克斯显得很意外。

“现在，你最好睡觉吧。”他说。



安娜困极了，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次日早晨，没有明信片来，他们却收到了一封长信。爸爸妈妈决定全家在巴黎定居，由爸爸来接他们。

后来见到爸爸安然无恙，安娜激动万分。待心情平静下来之后，她说道：“爸爸，一听到他们悬赏要你的人头，我有点伤心。”

“我也是的！”爸爸说，“我十分伤心。”

“真的？”安娜带着诧异的神情问。爸爸好像从来都是很勇敢淡定的呀。

“哼，赏金简直太少了。”爸爸解释道，“这年头，一千马克办不了什么事。我觉得自己的价值要比这多得多，你说呢？”

“是的。”安娜说道，同时心情也好了起来。

“凡是有点自尊的绑架者，绝不会为之所动。”爸爸说着，伤心地摇了摇头，“我真想给希特勒写封信投诉他们！”



第十二章

兹维姆太太为两个孩子把衣服装进行李箱。兄妹二人跟朋友们以及学校里的老师告了别，随时准备离开瑞士，到法国去开始新的生活。不过，按照安娜的说法，这次的分别和离开柏林时有点不一样，因为只要愿意，他们随时都可以回到兹维姆客栈来看望大家。兹维姆先生已经发出邀请，请他们明年夏天来做客。

到了巴黎，他们将住在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房里，此刻妈妈正在那儿收拾呢。那是套什么样的房子呢？麦克斯很想知道。爸爸想了想，最后说站在那儿的阳台上可以同时看见埃菲尔铁塔以及凯旋门——那可是巴黎的著名景观。除了这些，他好像记不起来许多了。爸爸有时候对一些实际的事物马马虎虎的，这叫孩子们觉得遗憾。



不过，公寓房里有阳台，这一点听起来倒是挺带劲儿的。

巴黎之行，他们走了一整天，还差一点没能抵达那儿呢。一路走到巴塞尔倒是顺顺当当的，可是在巴塞尔必须换车，因为此处是瑞士、法国和德国三国的交界处。由于途中耽搁了一些时间，抵达巴塞尔已晚点多时，只剩下几分钟去换乘到巴黎的车了。

“咱们必须把动作加快。”火车进站时，爸爸说道。

幸好一下车，跟前就有个搬运工。他二话不说，拎起他们的行李就扔到了他的手推车上。

“赶巴黎的火车！快点！”爸爸喊了一声。搬运工拔腿就走，大步流星地赶路，安娜他们跟在后面一路小跑。搬运工在人流中迤迤穿行，安娜费了很大的劲才没有跟丢。正当麦克斯和爸爸帮着搬运工将行李搬上另一列火车时，安娜追了过来。她站在那儿缓了一会儿气。火车快要开车了，到处可见乘客们把头伸出车窗跟站台上的亲友们告别。就在她的跟前，有个小伙子和女友告别，正在激情拥抱，大有跌出车窗的危险。

“走吧，再见啦！”女孩说完，轻轻一推，将他推了回去。他直起身子时，车窗的底部露了出来。那儿钉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斯图加特”几个字。

“爸爸！”安娜尖声叫道，“搭错车了！这是到德国的车！”

“老天爷！”爸爸说道，“快把行李搬下来！”

他和麦克斯手忙脚乱地把行李拽下车。正忙乱时，他们听见火车鸣响了汽笛。

“别管它了！”爸爸喊道。虽然车上还有一个行李箱没有卸下来，但他把麦克斯拉了回来。

“那是我们的箱子！”麦克斯高声喊道，“请把我们的箱子扔下来！”就在火车开始启动时，那个刚才和女友在一起的小伙子好心地把箱子一推，将它推到了站台上。箱子落在了安娜的脚旁。一家人站在那儿，周围乱七八糟放着他们的行李，目送火车驶出车站。

“我清清楚楚告诉你是去巴黎的火车！”爸爸说着，生气地转过身找搬运工算账，可那个搬运工不见了踪影，从旁边蒸发了。

“假如上了那趟火车，”安娜问道，“在抵达德国之前，能不能中途下车？”

“如果意识到乘错了车，也许能吧。”爸爸说。他用一只胳膊搂住了她的肩膀。“没等咱们上车，你注意到了失误，这叫我十分高兴。”

接下来，又费了些时间才另找了一个搬运工。爸爸坚信赶不上去巴黎的车了，但实际上不仅赶上了，时间还有些宽裕。由于瑞士铁路线上的延误，发车时间也相应推迟了。最初的那个搬运工竟然不知道，这让人感到奇怪。

一家三口坐进了车厢，等着这趟去法国的火车发车。此时只听麦克斯突然问道：“爸爸，你看那个搬运工是不是故意要咱们乘错车？”

“不知道。”爸爸说，“也许只是一次失误吧。”

“我觉得不是失误。”麦克斯说，“我认为他是想得到那押在你头上的一千马克的赏金。”

他们坐在那儿把此事掂量来掂量去，真不知到了德国会发生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汽笛响了，火车猛地一晃就启动了。

“算啦，”爸爸说，“假如那个搬运工真的想得到那一千马克的赏



金，他可就得不偿失了。我都没来得及把小费给他。”他微微一笑，坐直了身子。“多亏了安娜，过不了很长时间，咱们就到法国了，而不是困在德国。还得感谢麦克斯，让咱们的行李一件不少。”他把手朝上举了举，做出一副敬佩的样子。“瞧瞧！我的孩子是多么聪明！”

天黑后，他们到了巴黎，一个个精疲力竭。自打离开巴塞尔，安娜就觉察到火车上发生了变化，说法语的多了，语速快，音节清晰，只是听不懂。餐车里飘出来的饭菜气味也不同了。此刻踏上巴黎的站台，她感到晕头转向。

周围人头攒动，喊叫声、寒暄声和谈笑声此起彼伏。他们说话时嘴唇移动很快，与之相适应，脸上的表情也千变万化。他们又是耸肩，又是相互拥抱，不时挥动手臂以强调自己的话——对于他们的话语，安娜一句也听不懂。灯光昏暗，人声嘈杂，火车头喷出的蒸汽朝后飘来，她一时感到极为茫然。后来，爸爸将她和麦克斯塞进一辆出租车，驶上了熙熙攘攘的大街。

街上一片灯海。人们有的漫步于宽宽的人行道上，有的在镶着玻璃门面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吃点心，有的在读报，有的在看橱窗。安娜已经忘了这种大都市的情景。那些大楼高得让她惊讶，还有那喧嚷声也叫她颇觉意外。出租车在车流里漂移前行。一些陌生的轿车、公共汽车以及她看不懂的霓虹灯牌子从夜色里钻出来，随之又不见了踪影。

“那是埃菲尔铁塔！”麦克斯叫了一声。安娜转过头来已经晚了，没有能看见。

随后，他们绕着一块巨大的空旷地行驶，空旷地的中央有一座灯火辉煌的拱门。到处都是汽车，几乎都在鸣喇叭。



“那是凯旋门，”爸爸说，“咱们快到家了。”

出租车驶上了一条比较安静的林荫道，接着拐进一条狭窄的小街道，最后踩住刹车，猛然停了下来。他们到家了。

安娜和麦克斯下了车，迎着寒风站到了一幢高楼门外。爸爸付过出租车费，打开楼房的前门，把他们推进过厅。那儿有位女士正半睡半醒地坐在一个像是玻璃笼子的小隔间里。看见爸爸，她一下子恢复了活力，冲出小隔间的门来，跟爸爸握了握手。她一直在说法语，语速很快。随后，她一边说着话，一边和麦克斯及安娜握手。兄妹俩听不懂她的话，只能无力地笑笑作为回答。

“这位是门房太太，”爸爸说道，“她负责管理这幢楼。”

出租车司机把行李搬进来，门房太太帮着他把几件行李推进一扇窄门里，然后让门开着请安娜和麦克斯进去。兄妹俩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爸爸！”麦克斯说，“你从没告诉过我们这儿有电梯！”

“简直棒极啦！”安娜说。

爸爸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恐怕我难以把这称为电梯。”他说道。

即便电梯咔嚓咔嚓响着，慢慢腾腾朝顶层爬去时发出可怕的呻吟声，安娜和麦克斯还是不相信爸爸的话。最后，电梯砰的一声抖动了一下，停了下来。还没等他们一一走出去，对面有扇门猛地开了，妈妈出现了。

安娜和麦克斯冲上去，一切顿时热闹起来。妈妈拥抱他们，而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述着自从分别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爸爸把行李箱拎进屋，吻了吻妈妈。随后，门房将其余的行李送了进来。袖



珍过厅里顿时堆满了行李，连走动的空间都没有了。

“都到餐厅里来。”妈妈说。餐厅虽然也大不了多少，但餐桌已摆好准备吃晚饭，亮亮堂堂，十分诱人。

“外套挂在哪儿？”爸爸站在过厅里问。

“门后有个衣钩。”正在听麦克斯绘声绘色讲述他们差点乘错车那段经历的妈妈，回头喊了一句。这时扑通一声，像是有人被东西绊了一下。安娜听见爸爸彬彬有礼地说：“晚上好！”自从进屋，安娜就注意到有一股淡淡的烧糊了的气味，此时那气味突然变浓了。

一个小小的朦胧的人影出现在了门道那儿。

“你炒的土豆烧糊了。”那个人影带着明显是幸灾乐祸的口气说。

“天哪，格雷特！”妈妈叫了一声，随后她介绍说，“格雷特从奥地利来，在巴黎学法语，不上课的时候帮我料理家务。”

格雷特阴沉着脸跟安娜及麦克斯握了手。

“你能讲许多法语吧？”麦克斯问。

“不能。”格雷特说，“法语特别难学，对于有些人而言是一辈子也学不会的。”随后她转过头对妈妈说，“好啦，我想我该睡觉去了。”

“可是，格雷特……”妈妈说。

“我答应过我母亲，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把觉睡好。”格雷特说，“我把土豆锅下的煤气关了。晚安，各位。”她说完就走了。

“真是的！”妈妈说，“这丫头一点用都没有！算啦，不管她了。全家人在巴黎聚在一起吃第一顿饭，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我带你们去看房间，你们可以安顿下来，我再去炒些土豆。”

他们的房间被粉刷成了相当难看的黄颜色，里面有两张床，上面铺着黄色的床单。墙拐角处放着一个木头衣柜。窗上挂着黄窗帘，



灯罩也是黄的，另外还有两把椅子，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再说，也没有地方放置其他的家具了。这儿和餐厅一样，空间太狭小。

“窗户外面有什么？”麦克斯问。

安娜向窗外看了看。外边跟她期望的不一样，不是街道，而是一个内院，四边到处是墙壁和窗户，形状像口水井。在遥远的楼下传来哐当哐当的声音，于是她断定那儿一定有垃圾箱，不过由于隔得太远，眼睛是看不到的。头上方只可以看得到参差不齐的房顶的轮廓和一片天空。这儿跟兹维姆客栈天差地别，和他们在柏林的家也迥然有异。

他们把睡衣和牙刷从行李箱中取出，然后把那两张黄颜色的床各分了一张。接下来，兄妹俩到其他房间里参观。紧挨着他们的是爸爸的房间，那儿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一把椅子和一个上面放着爸爸的打字机的桌子，向外看是大街。爸爸的房间有扇门通向另一个房间，样子像客厅，却到处散放着妈妈的衣服。

“你觉得这是妈妈的房间吗？”安娜问。

“不可能——这里没有床。”麦克斯说。房间里只有一张沙发、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扶手椅。麦克斯凑过去细细看了看那张沙发。

“这是一种特殊沙发。”他说道，“你看着！”他把沙发座抬了起来，底下露出一个箱子，里面放有床单、毛毯以及枕头。“妈妈夜里睡在这上面，白天就把房间转换成客厅。”

“这种设计非常聪明。”安娜说，“这样，房间可以有两种用途。”

充分利用公寓房里的空间至关重要，因为这儿的地方太小了，甚至就连阳台也是如此。爸爸曾经在描述阳台时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它并不比一个壁架大多少，用几根带装饰的铁栏杆圈起来。除去



他们已经见过的餐厅，再下来就剩下格雷特睡的那个小卧室了，以及一个面积更小的浴室，和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厨房。到了厨房，他们发现爸爸和妈妈在里面。

妈妈脸色发红，情绪激动，正在搅拌碗里的东西。爸爸斜倚在窗台上，显得有些烦躁，满脸不以为然。孩子们进去时，听见他说道：“费这些周折是没有必要的。”

厨房里烟雾缭绕。

“当然是有必要的！”妈妈说，“让孩子们吃什么呢？”

“可以吃奶酪，喝红酒嘛。”爸爸说。

孩子们乐得哈哈大笑。妈妈高声说道：“唉，你真是不食人间烟火，没救啦！”

“我不知道你还会做饭呢。”安娜说。她以前从未见过妈妈下厨房。

“还有五分钟饭就好了。”妈妈情绪激动地搅拌着碗里的东西高声说道，“呀，我的土豆……”土豆眼看就又要烧糊了，幸好被她及时发觉了。“我在炒土豆和煎鸡蛋——我想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是的。”麦克斯说。

“盘子在哪里？……撒一点盐……哎呀！”妈妈边干边嚷嚷，“还有许多土豆等着我炒呢！”她用央求的目光看了看爸爸说：“亲爱的，能不能把漏勺递给我？”

“哪个是漏勺？”爸爸问。

等到饭菜摆上了桌，近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安娜困得要命，已不在乎吃不吃东西了。不过，妈妈历经艰辛才把饭做好，她不愿把这话说出口。她和麦克斯带着困意急匆匆吃了饭，倒头便睡。

透过薄薄的墙壁，可以听见爸爸妈妈咕咕啾啾的说话声以及咔



嗒咔嗒碗碟相碰发出的声音。显然，他们在收拾饭桌。

“你知道这很滑稽。”安娜在进入梦乡之前开口说道，“记得在柏林的时候，海姆皮经常给咱们做炒土豆和煎鸡蛋。她说这道菜既快又省事。”

“妈妈大概还得好好练练手。”麦克斯说。



第十三章

次日早晨，安娜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从黄色窗帘的缝隙间，可以看见屋顶上方的一片天空，那儿呼呼地吹着风。一股饭菜的气味扑鼻而来，还可以听见一种嗒嗒的声音。起初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后来才意识到那是爸爸在隔壁房间打字。麦克斯的床是空的，他一定是在她熟睡时悄悄溜了出去。她起了床，懒得换衣服，慢慢悠悠走进过厅。妈妈和格雷特一定忙活了一通，因为所有的行李都被拿开了。从敞开的门可以看见，妈妈的床已经变回了沙发。正在安娜观察的时候，妈妈从餐厅里走了过来。

“总算睡醒了，我的宝贝，”她说道，“过来吃些早饭，都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



麦克斯已在餐厅就座，边喝加牛奶的咖啡，边一口一口地吃一根长长的、非常细的面包。

“那叫baguette^①，”妈妈解释说，“意思是棍子。”那面包看上去的确像根棍子。

安娜尝了几口，发现味道很好，咖啡的味道也不错。餐桌上铺着一块红油布，将杯盘衬托得非常漂亮。尽管外边是十一月的天，在刮大风，而这里却暖洋洋的。

“这里很舒服。”安娜说，“在兹维姆客栈，穿睡衣是不能吃早饭的。”

“地方有点儿小，”妈妈说，“但也能凑合。”

麦克斯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说：“有自己的一个窝，感觉真好。”

还有一样东西也让人感觉很好。安娜起初想不出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她瞧瞧妈妈，见妈妈在倒咖啡，再瞧瞧麦克斯，见他把椅子朝后倾斜着坐（家长叮咛过他有一百次，叫他不要这样坐）。透过薄薄的隔墙，她听见爸爸在打字。此时此刻，她一下子悟出那是什么东西了。

“我不在乎在哪里，”她开口说道，“只要全家人在一起就好。”

下午，爸爸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先去乘坐地下列车（人称“地铁”），觉得那儿有一种特殊的气味。爸爸说那是大蒜和法国香烟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安娜很爱闻那气味。接着去观看埃菲尔铁塔（他们没有登塔，因为票价太高）、参观拿破仑的墓园，最后去了离他们

① Baguette：法式长棍面包。



家近在咫尺的凯旋门。此时天色已晚，但麦克斯注意到可以攀登到凯旋门的顶端，而且价钱很便宜，也许是远不如埃菲尔铁塔那样高的缘故吧。于是，一家三口便上去了。

这样寒冷、阴暗的下午，人们是不愿到凯旋门的顶端去的，所以电梯里空荡荡的。到了顶端，安娜走下电梯，一阵刺骨的寒风刮了过来，雨点打得她脸疼。这让她怀疑该不该到这儿来。朝下俯瞰，犹如站在一颗闪耀的巨星中央，巨星的光芒射向四面八方，每一束光就是一条灯火辉煌的街道。细细一看，还可以看见另外一些光——那是小轿车和公共汽车的灯光。但见车流滚滚，在凯旋门的脚下形成了一个亮闪闪的光圈。远处隐约可见一片穹隆顶和尖塔，埃菲尔铁塔的塔尖在闪闪发光。

“漂亮吧？”爸爸说，“这座城市漂亮吧？”

安娜看了看爸爸。爸爸的外套缺了个纽扣，呼呼的寒风直往里灌，但他好像没注意到似的。

“漂亮。”安娜说。

回到温暖的公寓房，让人感到惬意。这一次，是格雷特帮着妈妈做晚饭，晚饭已按时准备好。

“你们学会一些法语了吧？”妈妈问。

“当然不行，”格雷特没等孩子们回答，抢着说道，“那得几个月的时间。”

可是，安娜和麦克斯发现，通过听爸爸说话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话，他们已经学会了不少单词。他们会说oui（是的）、non（不）、merci（谢谢）、au revoir（再见）和bonsoir Madame（晚上好，夫人）。麦克斯颇为得意的是他会说trois billets s'il vous plait（三张



票)——那是爸爸在买地铁票的时候说的。

“好，你们很快就能学会很多法语的。”妈妈说，“我请一位女教师来给你们上法语课，明天下午开始。”

女教师的名字叫马特尔小姐。次日早晨，安娜和麦克斯着手准备，把上课需要用的东西收集在一起。爸爸借给他们一本旧法语词典，妈妈给他们找来一些写字用的纸。兄妹俩都缺的一样东西是铅笔。

“你们去买几支，”妈妈说，“街拐角有家文具店。”

“可是，我们不会说法语呀！”安娜嚷嚷道。

“那怕什么，”妈妈说，“把词典拿上就是了。我给你们俩每人一法郎，找回的零钱你们可以自己留着。”

“铅笔用法语怎么说？”麦克斯问。

“Un crayon。”妈妈回答道。她的发音不像爸爸的那样法国味十足，但她的词汇量很大。“好啦，快去买吧！”

乘电梯下楼，这次该安娜摁按钮。到了楼下，安娜对这次出行感到胆气十足。甚至到了文具店，她的胆气也没有消失。她发现文具店非常气派，所售的东西里，办公用品多于文具。她胳膊窝下夹着词典，大踏步走在麦克斯前头，进门后用银铃一般的声音说道：“Bonsoir Madame！”

文具店的店主面露惊愕之色。麦克斯用胳膊碰了碰她。

“不是Madame（夫人），要说Monsieur（先生）。”他悄声说，“我觉得bonsoir的意思是晚上好。”

“糟糕！”安娜说。

但文具店的店主似乎并不介意，而是莞尔一笑，说了句法语。兄妹俩没听懂，也笑了笑。



随后，安娜满怀着希望说：“Un crayon^①。”麦克斯又补充了一句：“S’il vous plait^②！”

那人又莞尔一笑，在柜台后的一个纸板箱里找了找，拿出一支漂亮的红铅笔，递给了安娜。

安娜被自己的成功惊呆了，忘记了说merci，只是手里拿着铅笔傻呆呆站在那儿。这不是挺容易嘛！

这时只听麦克斯说：“Un crayon。”因为他也要买一支。

“Oui, oui.”店主说道，一边微微含笑，用手指了指安娜手里的铅笔。他肯定了麦克斯的说法，确定那就是铅笔。

“Non！”麦克斯说，“Un crayon！”他高声叫道，急着想找一种方式加以解释，用手指了指自己。“Un crayon！”

安娜咯咯笑了，觉得麦克斯的样子像是在做自我介绍。

“Aah！”那人说道。随后他从箱子里又取出一支铅笔，微微一鞠躬，递给了麦克斯。

“Merci。”麦克斯说道，大大松了口气。他把两法郎给了店主，等着对方找零钱。等了一会儿，发现好像没有零钱要找。安娜大失所望。口袋里有点钱，毕竟感觉是很好的呀！

“咱们问问他，看还有没有别的铅笔。”她压低声音说，“别的铅笔也许会便宜些。”

“问不清的！”麦克斯说。

“哦，只是试试嘛。”安娜说。她有的时候是非常犟的。“你查查

① Un crayon：法语，一支铅笔。

② S’il vous plait：法语，请。



‘别的’用法语怎么说。”

麦克斯一页页翻着词典，而店主在一旁好奇地观望着。最后，他找到了地方，说道：“是autre。”

安娜脸上笑开了花，把她的铅笔递给店主说：“Un autre crayon?”

“Oui, oui.” 那人迟疑了一下，然后连声说道。他从箱子里又取出一支铅笔交给她。这下子，她有两支了。

“Non.” 安娜说着，把其中一支铅笔还给了他。那人的微笑变得有一点僵硬。“Un autre crayon...” 她做个鬼脸，同时打了个手势，表示自己要的是很便宜的东西。那人呆呆望着她，看她下一步还要干什么。后来，他耸耸肩，无可奈何地用法语说了句什么。

“算啦！”麦克斯窘得脸发红，在一旁说道。

“不！”安娜说，“你把词典给我！”她飞快翻着纸页，最后找到了bon-marché（便宜）一词。

“Un bon-marché crayon!” 她得意地大叫一声，把两个正在挑选打字机的女士吓了一跳。“Un bon-marché crayon, s’il vous plait!”

那人看上去已被折腾得非常疲倦了。他又拖出一个纸板箱，取出一支比较细的蓝铅笔递给安娜。安娜点点头，将红铅笔还了回去。那人找给她二十生丁^①，接着用询问的目光望望麦克斯。

“Oui!” 安娜激动地说，“Un autre bon-marché crayon!” 同样，那人也给麦克斯取了支铅笔。

“Merci.” 麦克斯说道。

① 生丁：法国货币单位，一法郎等于一百生丁。



那人仅仅点了点头，像是已筋疲力尽了。

“咱们俩各有二十生丁。”安娜说，“想想吧，能买许多东西呢！”

“我觉得这点钱并不是很多的。”麦克斯说。

“总比没有强。”安娜说。她想对店主表示感激，于是临走出店门时冲他笑了笑，说道：“Bonsoir Madame!”

下午，马特尔小姐来了——这是位法国女士，身穿整齐的灰色套装，梳着个毛茸茸的椒盐色圆发髻。她在学校里当老师，会说一点德语，以前没有人对此产生过兴趣。而现在，巴黎突然涌来了躲避希特勒的难民潮，都急切地想学法语。她一下吃香了，东跑西颠地给难民们上课。安娜心想，恐怕正是由于这种变化，她那略显衰老的脸上总有一丝淡淡的惊讶的表情。

她是个好老师，自从一开始几乎都用法语授课，遇到孩子们不懂的地方，就打手势以及用表演的动作解释。

“Le nez^①。”她会指着自已那扑了粉的鼻子说；“la main^②。”她会指指她的手；“les doigts^③。”她会动动手指。接下来就把那些词写下来，让他们拼写和读，直至掌握。授课中，时不时会出现误解。例如，她在说到les cheveux一词时，用手指指她的头发，可麦克斯却认为cheveux是“发髻”的意思。当她让麦克斯指出他自己的cheveux时，麦克斯难为情地咯咯笑了起来。

遇到她不来上课的日子，孩子们就做家庭作业。起初，他们只

① Le nez：法语，鼻子。

② la main：法语，手。

③ les doigts：法语，手指。



是学学单词，但没过多久马特尔小姐就要求他们用法语写小故事了。

他们怎么能写得了呢？他们的法语知识不够用呀！于是安娜提出了疑问。

马特尔小姐用手指弹了弹词典。“Le dictionnaire^①！”她坚定不移地说。

接下来就是一场艰难的拼搏。几乎每个词都要查词典。差不多用了一上午的时间，安娜才写了半页。下一次上课，她把作业让马特尔小姐看，发现错得一塌糊涂。

“没关系，会学会的。”马特尔小姐用德语说（授课时，她很少说德语）。

第二天，安娜写一条狗与一只猫之间发生的一件无聊的事情，写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写出个名堂来。只听麦克斯以嘲讽的语气对她说：“没关系，会学会的！”

“你自己怎么样呢？你不是也没写完吗？”安娜生气地说。

“我写完了。”麦克斯说，“写了一页多呢。”

“我不信。”

“你自己看吧！”

果不其然，麦克斯写了一页多，写出的法语很像回事。

“这讲的是什么呢？”安娜怀疑地问。

麦克斯情绪高昂地翻译道：“从前，有个男孩过生日，来了许多客人。大家欢宴一场，吃的东西有鱼、肉、奶油、面包、鸡蛋、糖、草莓、龙虾、冰激凌、西红柿、面粉……”

① Le dictionnaire：法语，词典。



“他们不可能吃面粉呀！”安娜说。

“谁知道可能不可能。”麦克斯说，“我不敢肯定这个词是不是面粉的意思。我当时查过，现在忘了。”

“这些都是他们吃的东西？”安娜指着爬满了逗号的纸页问道。

“是的。”麦克斯说。

“最后一段是怎么回事？”故事的末尾只有一个句子，里面没有含逗号。

“那是最精彩的一段。”麦克斯自豪地说，“意思大概是‘后来大家都撑破了肚皮’。”

马特尔小姐一口气看完了麦克斯的作文，中间都没有眨过眼。她说可以看得出写这篇作文增加了麦克斯的词汇量，但第二天检查他的家庭作业时，马特尔小姐就不那么满意了，因为这篇作文跟前一天的几乎一模一样。文章开头写的是“从前，某处举办婚礼”，参加婚礼的嘉宾吃的东西与上一篇作文里的有所不同，但结尾处也是说大家都撑破了肚皮。马特尔小姐皱皱眉头，砰砰地用手拍了拍词典。随后，她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告诉麦克斯，要他下一次写一篇内容不同的作文。

次日早晨，两个孩子和往常一样又坐到了餐厅里的桌子旁，他们的书摊开放在红油布桌布上。安娜绞尽脑汁在写一篇作文，内容是讲一个人有一匹马和一只猫，那个人喜欢猫，猫喜欢马，而马喜欢人，却不喜欢猫……写这样的文章叫她感到纠结，觉得如果让她用德语写，有许许多多引人入胜的内容都可以作为素材。

麦克斯一个字都没有写，而是望着空中发呆。后来格雷特进来让他们把东西拿走，说是要摆桌子吃午饭。此时麦克斯的作文纸上



仍是空白。

“现在才十二点钟呀！”安娜嚷嚷道。

“过一会儿我就腾不出时间了。”格雷特说道，语气仍像平时那样气哼哼的。

“喂，家里只有这一张桌子，是没有办法到别处做作业的。”麦克斯说。兄妹俩费了一番口舌，总算说服了格雷特让他们再用一会儿桌子。

“你该咋办呢？”安娜问，“咱们下午可是要出去玩的。”

麦克斯像是做出了一项决定，只听他说道：“把词典递给我。”

他飞快地翻着词典（他们俩对查词典都已轻车熟路），安娜听他嘴里轻声喃喃说到了“葬礼”一词。

马特尔小姐又一次来授课时，默默地把麦克斯的作文看了一遍。作文的基本格调没变，麦克斯做出了最大努力追求内容的多样化。在这个故事里，参加葬礼的客人无疑悲痛欲绝——这次，除了吃了一些普通食物外，客人们还吃了paper（纸）、pepper（辣椒）、penguins（企鹅）、pemmican（干肉饼）和peaches（桃子）。^①作文末尾，麦克斯又用了他的“点睛之笔”，说大家都吃得撑破了肚皮，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于是，又增加了多场葬礼。”

马特尔小姐半天都没有言语，后来狠狠地盯着麦克斯看了一眼，开口说道：“小伙子，你需要换换环境了。”

授课结束时，妈妈走了进来。她通常都要来问问孩子们学习的情况。马特尔小姐讲了一席话，说给孩子们授课已有三个星期，他

① 为了省事，麦克斯随手从词典里抄了些词填进了作文。



们进步很快，现在到了该去上学的时候了。在学校里跟其他孩子在一起，听到周围的人都在说法语，能学得更快。

妈妈点了点头。显而易见，她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

“快到圣诞节了，”她说，“还想请你节前再给他们上一两次课，然后让他们到学校里去。”

在剩下的这段时间里，就连麦克斯也发奋学习了。想到要去上学，那儿不说别的语言，只说法语，这样的前景叫他忧心。

圣诞节终于来临。格雷特已提前几天回奥地利度假去了。妈妈做饭时，把屋里弄得烟雾腾腾。性情乖戾的格雷特不在跟前，气氛轻松多了，没有人在乎那烟雾。安娜盼着过圣诞节，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说到盼望过圣诞节，那是不可能不盼望的，可她又忧心忡忡，生怕圣诞节会让她想起柏林，想起昔日过圣诞节时的情景——想起就在一年前过圣诞节的场面。

“你看今年会不会有圣诞树？”她问麦克斯。在柏林过圣诞节，家里的大厅里总会有一棵大大的圣诞树，上面挂满五颜六色的玻璃球、长尾玩具鸟和喇叭（那些喇叭用嘴可以吹得响）——这些东西每年都用来装饰圣诞树。观赏此景是圣诞节的一大亮点。

“我觉得法国人对圣诞树并不是十分热衷。”麦克斯说。

然而，妈妈还是设法搞来了一棵圣诞树。平安夜晚茶时分，爸爸唤孩子们来庆祝圣诞节，他们一阵风似的跑进了餐厅。安娜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圣诞树。那是一棵小树，约两英尺高，上面没有挂玻璃饰物，却以金属线和小蜡烛点缀。这棵圣诞树虽然小，但是很漂亮，在餐桌的红油布上方泛着绿色和银色的光泽。安娜突然觉得今年的圣诞节会很有味道的。



圣诞礼物与前一年相比有点寒酸，可由于正是需要的东西，他们也同样满心欢喜。安娜拿到了一盒崭新的颜料，而麦克斯的礼物是一支钢笔。奥玛玛寄来了一些钱，妈妈用安娜的那一份给她买了双鞋。那双鞋安娜早已在鞋店试穿过了，所以就不是“惊喜”了。不过，妈妈在她试穿后立刻把鞋藏了起来，圣诞节拿出来时还是新的。鞋是用厚厚的棕色皮革做成的，配着金色的鞋扣，安娜觉得穿在脚上非常气派。她的礼物中还有一个装在小匣子里的铅笔刀，和一双兹维姆太太寄来的手工织就的红线袜。她原以为这就是全部礼物了，谁料又看到了朱利叶斯寄来的一个小包裹。

安娜小心翼翼地将包裹打开，高兴得叫出了声。“好漂亮呀！”她高声说，“这是什么？”

在一团棉纸里包着一条短短的银链，上面挂满了小动物，其中有狮子、马、猫、鸟和象，当然还有猴子。

“这是手链。”妈妈为她戴在手腕上说，“朱利叶斯真好！”

“还有一封信呢。”麦克斯说着把信递了过去。

安娜接过信看了起来。信的内容如下：“亲爱的安娜，看到这件小礼品，但愿你能想起咱们多次参观动物园时的情景。没有你的陪伴，再到那儿去就缺少了欢乐。请向爱丽丝姨妈转达我的问候，祝她身体健康。请你告诉她，说我经常想到她，想到她的忠言（也许，我当初应该听她的劝告）。我爱你们大家。——朱利叶斯。”

“他这是什么意思？”安娜问，“我们就没有个爱丽丝姨妈呀。”

爸爸拿过信说：“他大概指的是我。他称我‘爱丽丝姨妈’，是因为纳粹经常拆别人的信。一旦让他们知道他给我写信，麻烦可就大了。”



“你给了他什么忠言？”麦克斯问。

“我曾经让他离开德国。”爸爸说，随后他又低声加了一句，“可怜的朱利叶斯。”

“我要写封信感谢他。”安娜高声说，“我要用我的新颜料给他画幅画。”

“好的，”爸爸说，“告诉他爱丽丝姨妈问候他。”

突然，妈妈惊叫了一声——对于这种叫声，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我的鸡！”她高声喊道，随后冲到了厨房里。幸好鸡没有烧糊，一家人坐下来吃正儿八经的圣诞晚宴，那是全都由妈妈一人烹饪的晚宴。除了鸡之外，还有烧土豆和胡萝卜，接下来是奶油苹果馅饼。妈妈的厨艺已今非昔比。她甚至还做了姜饼，因为这是德国人家圣诞节的美食。她的姜饼有点不对劲，不是硬硬的、脆脆的，而是湿湿软软的。但是，他们仍然吃得有滋有味。

末了，爸爸给每人斟了杯红酒，大家同饮同庆。

“为咱们在法国的新生活干杯！”他说道。

全家人跟着一起说：“为咱们在法国的新生活干杯！”

实际上，妈妈一滴酒都没有喝。她说那酒味道像墨水。而安娜喜欢喝，把一杯酒都喝光了。睡觉时，她头晕目眩，感到那黄色的灯罩和衣柜在转啊转的，必须把眼睛闭上才行。

她心想这是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很快就要到学校去了，在那儿她将会找到感觉，看看在法国生活到底怎么样！



第十四章

安娜并没有如她所期待的那样立刻就到学校里上学。妈妈给麦克斯找了所男生学校，让他在元月初入学，而巴黎的女子学校则少得可怜，而且人满为患，等着入学的人能排成长龙。

“私立学校咱们上不起，”妈妈说，“可上地方学校吧，我又觉得不妥当。”

“为什么？”安娜问。

“那里的学生离校很早，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教学质量也不好。”妈妈说，“比如说，他们不教你拉丁语。”

“我没必要学拉丁语。”安娜说，“学法语就叫我忙得不可开交了。我就是想有个学校上学嘛！”



可是，妈妈说：“不能慌。再给我一点时间找找看。”

麦克斯上学去了，安娜留在了家里。麦克斯的学校差不多是在巴黎的另一端。他一大早就得乘地铁去上学，下午五点才能回来。虽然距离远，但妈妈选择它是因为那儿的学生每星期踢两次足球。在大多数法国学校里，学生们只学习，没有时间踢球，

麦克斯第一天上学，公寓房里显得空荡荡的，气氛沉闷。上午，安娜陪妈妈去采购。天气晴朗，寒气逼人。这一年中，她的个头长了不少，裙子都遮不住腿了，外套下摆和手织袜之间露出了很大一块地方。妈妈望望她那被冻得起了鸡皮疙瘩的腿，轻轻叹了口气。

“对于你的衣服，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妈妈说道。

“没有关系的。”安娜说，“我穿着你给我打的毛衣呢。”

由于妈妈奇特的编织术，毛衣打得又大又厚，针脚密得让寒风无法穿透，成了一件十分实用的衣服。安娜穿的裙子短那么几厘米好像也就不太要紧了。

“哦，如果你肯定冻不着，那咱们到市场上去。”妈妈说，“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很便宜。”

市场离公寓房有好一段路。安娜替妈妈拿着网兜，母女二人迈步前行，穿过一条条千回百转的小街道，最后来到了一条热闹的马路上，旁边全是店铺和货摊。货摊销售百货，有蔬菜，也有服饰。妈妈每买一件东西都要货比三家，以确保物有所值，不花冤枉钱。

店主和摊主都在大声叫卖，把货品举得高高的，让顾客看。有的时候，那些人把洋葱和洗得干净、漂亮的胡萝卜举到安娜与妈妈的脸跟前，使得她们难以通过。有些店铺是专卖店，只卖特定的货品。其中一家别的不卖，只卖奶酪——奶酪的品种至少有三十种，



全都精心地包在细布里，陈列在支架台上，而支架台摆放在人行道上。

正当妈妈要买一颗紫甘蓝的时候，安娜突然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用法语找她们说话。那是位女士，穿着一件绿外套，拎着一个包，里面鼓囊囊装满了买来的东西。她笑盈盈地看着安娜，棕色的眼睛显得十分友善。妈妈的心在紫甘蓝上，一时没有认出她来。待她认出后，她高兴得大叫了一声：“费尔南德夫人！”随即，她们握了手。

费尔南德夫人一句德语也不会说，她和妈妈用法语交谈。安娜注意到，妈妈的法语虽然还有点不伦不类，但比初来时流利多了。费尔南德夫人问安娜会不会说法语。她在问话时，说得非常慢、非常清晰，所以安娜听懂了。

“会一点儿。”安娜说。费尔南德夫人拍着手大声说：“非常好！”她表扬安娜的法语口音很纯正。

此时妈妈手里还拿着那个自己正要买的紫甘蓝，费尔南德夫人轻轻接过紫甘蓝，把它放回到了货摊上。随即，她领着妈妈绕过拐角到了另一个货摊跟前（安娜和妈妈刚才一定是错过了这个货摊），此处的紫甘蓝非但质量好得多，价钱也便宜。在费尔南德夫人的劝说下，妈妈不仅买了紫甘蓝，还买了许多其他的蔬菜和水果。分手时，费尔南德夫人塞给了安娜一根香蕉。“给回家的路上增加些气力。”妈妈翻译她的话说。

妈妈和安娜都为这次不期而遇感到情绪高涨。最初随爸爸一起来到巴黎，妈妈见到了费尔南德夫人和她的那位记者丈夫，对他们两口子都很喜欢。这次相遇，费尔南德夫人说如果需要帮助或建议，



就给她打电话。目前，费尔南德夫人的丈夫出门在外，要在外边待几个星期，一等他回来，就请爸爸和妈妈去吃饭。妈妈好像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不住口地说：“他们都是好人。在巴黎有几个朋友真让人开心。”

采购完，她们把东西拿回了家。安娜对门房说了声“Bonjour Madame”（夫人好），希望对方能注意到她纯正的语音。进了电梯，她兴高采烈地对妈妈说啊说的。可是迈入公寓房，她记起麦克斯去上学了，顿时就又开始觉得乏味无聊了。帮着妈妈放好买回来的东西后，她便想不出该干些什么好了。

格雷特正在浴室洗衣服。安娜犹豫了一会儿，不知该不该去和格雷特说说话。自打从奥地利度假归来，格雷特的脾气更坏了。她觉得法国的一切都糟糕透顶——语言无法听懂，很多人脏兮兮的，食物太油腻，没有一样能叫她称心如意的。在家的時候，她的妈妈又让她发了几条誓言。除了把觉睡好，她还答应多注意自己的脊背——这就意味着擦洗地板时必须慢慢来，墙拐角一律不擦，手腕不能太用力。另外，她还答应午饭要吃好，累了就休息，绝对不着凉感冒。

格雷特一心一意要落实自己的许诺，但老是受到搅扰——妈妈和家里的其他人会向她提出各种要求。她在话语中动辄便提到自己的诺言，频率就跟她抱怨法语一样。

安娜觉得这当口儿是不能去找她说话的，于是便又回到了厨房里妈妈的身边，对妈妈说：“我该干些什么呢？”

“你可以看看法语书呀。”妈妈说。

马特尔小姐曾留下一本故事书。安娜到餐厅里坐下，吃力地看



了一会儿。这本书原是给她小得多的孩子看的。借助词典费心劳神地看书，结果也只不过是说一个叫皮埃尔的小朋友用一根小木棍砸妹妹，妈妈责备他太调皮了。这让安妮觉得很没意思。

吃饭时，安娜如释重负。她帮着摆饭桌，吃完后又帮着收拾。之后，她绘画打发时间，却仍觉得时间慢得如蜗牛爬行。五点后过了一段时间，门铃响了，麦克斯回来了！她冲过去迎接，发现妈妈已经站在了门口。

“喂，怎么样？”妈妈高声问。

“还好吧。”麦克斯这样说道，但他脸色苍白，显得有些恼火。

“那里的情况好吗？”安娜问。

“我怎么知道？”麦克斯气不打一处来地说，“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整个傍晚他都沉着脸一声不吭。吃过晚饭后，他才冷不丁地对安娜说：“我得有个真正的法式手提书包。”他用脚踢了踢平时老挎在背上的德式书包，“假如我背着这书包，就更显得是个异类了。”

安娜知道手提书包价钱昂贵，于是连想也没想就说道：“你的书包不是去年才添置的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麦克斯吼道，“你整天坐在家里，根本就不了解情况！”

“我不到学校去，过错又不在我！”安娜也吼了一句，“全因为妈妈没能给我找到学校。”

“你可以闭上你的臭嘴，等你上了学再发言！”麦克斯嚷嚷道。之后，兄妹俩就彼此不说话了。虽然叫安娜感到意外的是，妈妈答应给麦克斯一个手提书包，但两人仍互不搭理。



安娜觉得日子过得很惨。她盼麦克斯回来盼了一整天，现在却吵翻了。她决定第二天改变这种状况，可是情况仍是老样子。麦克斯回家后倦容满面，动不动就发火，二人很快就又吵了起来。

更为糟糕的是，天气阴雨不晴，安娜着凉感冒，出不了门了。日复一日待在公寓房里，她觉得像是被关在了笼子里。一到傍晚，她和麦克斯就都成了火暴脾气，彼此之间几乎都说不出入耳的话。麦克斯觉得不公平，认为他拼死拼活在学校里熬日子，而安娜却在家里逍遥自在；安娜觉得麦克斯在这个他们生存的新圈子里取得了长足进展，担心自己会落伍，永远也跟不上趟儿。

“不管让我到哪儿上学，只要有学上就行！”安娜对妈妈说。

“现在哪儿的学也上不成。”妈妈愠怒地说。她去看过几所学校，但没有一所中意的。她甚至还咨询过费尔南德夫人。这段时间真是叫人心烦意乱。

爸爸也疲倦不堪。他工作起来不要命，被安娜的感冒所传染，睡觉时又噩梦不断了。妈妈说他以前就有这种情况，但在兹维姆客栈时孩子们对此并不知晓。噩梦中，他的梦境千篇一律——他企图逃出德国，却在边境被纳粹拦了下来。此时，他就从梦中醒来，大喊大叫的。

麦克斯睡觉沉，爸爸的噩梦对他没有干扰。而安娜却总能听见爸爸的叫喊，这让她心如刀割。如果爸爸大叫一声很快从梦中醒来，倒也不太让人揪心，可是爸爸噩梦的进程总是很缓慢，他先是呻吟，发出怕人的咕啾声，最后爆发出一声尖叫。

这种情况第一次出现时，安娜以为爸爸一定是病了，于是跑进他的房间，手忙脚乱站在他的床边，大声喊妈妈来。即便妈妈把噩



梦的事情解释给她听，爸爸也叫她不要担心，她还是忧心如焚。躺在床上听爸爸发出的声音，知道在他的梦境中可怕的事情正在降临到他头上，那滋味很是不好受。

一天夜里上床后，安娜一门心思地希望爸爸不要再做噩梦。

“求上帝开恩！求上帝开恩！”她低声祈祷。她虽然并不十分相信上帝，但她总希望有一个人能够降福于人间。“求求你，让我代替爸爸做噩梦吧！”随后，她静静地躺着，等待着进入梦乡，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麦克斯把枕头紧偎在脸上，叹了两口气，立刻熟睡起来。而安娜躺在那儿，眼睛盯着黑魆魆的天花板，似乎都过去几个小时了，仍没有丝毫睡意。她对自己十分生气。连睡都睡不着，又怎么可能代替爸爸做噩梦呢？她试着在心里数数，还尝试想各种各样无聊的事情，但没有一样方法管用。如果起来喝点水，或许有助于入睡吧？可被窝里太舒服了，她不愿意起来。

尽管如此，最后她肯定还是起来了，因为她发现自己突然出现在了过厅里。此时她已不再口渴，于是她突发奇想，想乘电梯下楼看看深更半夜的街上是什么样的情景。她意外地看见门房睡在一张吊床上，而吊床横悬在大门前。要出门，就得将吊床推开一些。挤出去后，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她真担心门房会醒来……来到街上，周围万籁俱寂，所有的一切都罩着奇异的棕色光晕，这在她是前所未有的。有两个人抬着一棵圣诞树，急匆匆从跟前走过。

“快进屋里去，”其中的一个人说道，“它过来了！”

“什么东西过来了？”安娜问。她话音未落，那两人就已经转过街角不见了。从正对面的那个方向，可以听见一种沉重的声音。棕



色的光晕变得更加浓重了。接着，一个巨大的、身子长长的怪物出现在了街道的另一头。怪物巨大无比，但在安娜看来有点熟悉。她突然意识到那是普姆贝——那条恶犬变成了巨无霸。那种沉重的声音就是它的脚步声。只见它用恶狠狠的小眼睛望了望安娜，舔了舔嘴唇。

“啊，不！”安娜叫了一声。

她想跑，但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动也动不了。普姆贝冲了过来。

耳旁响起车轮的声音，一个警察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披肩在身后迎风飘起。

“数一数它有多少条腿！”警察冲着安娜喊道，“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她怎么能数得清普姆贝的腿呢？它就像只蜈蚣，到处都是它的腿——那些腿在它长长的身子两侧跑动，像一起一伏的巨大的波浪。

“一条，两条，三条……”安娜慌慌张张数了起来，但是没指望数得清。普姆贝仍在朝她这个方向奔来，都可以看得见它那狰狞的獠牙了。

现在只有靠瞎猜了。

“九十七条！”她高声喊道。可是普姆贝仍在朝她跟前跑。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在巴黎，警察一定是让她用法语数数的。九十七用法语怎么说？她大脑一片空白，吓得六神无主。

“Quatre-vingts^①...”就在普姆贝快扑上来的时候，她咕哝了一

① Quatre-vingts：法语，八十。



句，“Quatre-vingts dixsept^①！”她胜利地大叫一声。这时她醒过来，发现自己直挺挺坐在床上。

周围静悄悄的。她可以听见麦克斯在房间的另一侧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她的心怦怦乱跳，胸口堵得慌，身子无法移动。不过这没有关系，因为她生命无忧。刚才的经历只是一场梦罢了。天井院的对面有个窗户仍亮着灯，在窗帘上印下长方形的淡金色光晕。她可以看见自己第二天早晨要穿的衣服影影绰绰地堆放在椅子上。爸爸的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都是那么美丽。她静静躺着，心态安然，睡意袭来。此时，她想起了自己的心愿，禁不住感到一阵得意。她做了一场噩梦！她做了一场噩梦，而爸爸没有做！也许是她的祈祷真的应验了！她乐滋滋地将身子蜷了蜷，接着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早晨。麦克斯正在穿衣服。

“你昨天夜里做噩梦了吗？”吃早饭时她问爸爸。

“没有，”爸爸说，“我想我是挺过来了。”

安娜从未将此事告诉任何人，但她总觉得是自己治愈了爸爸做噩梦的顽疾。说来也怪，自从那一天起，无论是她还是爸爸都不再做噩梦了。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安娜和麦克斯跟往常一样又打起了嘴仗。麦克斯放学回家，见安娜的画具在餐桌上摆得到处都是，弄得他做作业的地方也没有了。

“快把这些烂玩意儿拿开！”他吼叫道。安娜也大声吼道：“这

① Quatre-vingts dixsept：法语，八十加十七。



些不是烂玩意儿！别以为你上了个学，就可以在家里发号施令！”

妈妈在打电话，透过房门喝叫他们别出声。

“哼，我当然比你尊贵。”麦克斯压低嗓门恶声恶气地说，“我可不像你闲坐着，整天无所事事！”

“瞎说！”安娜也压低嗓门说，“我画画来着，还摆饭桌来着……”

“我画画来着，还摆饭桌来着！”麦克斯以一种特别可憎的腔调学她的话说，“你只不过是寄生虫罢了！”

这让安娜忍无可忍。她虽然不敢肯定寄生虫到底是什么，但她有个模糊的印象，觉得那是寄生在树上的令人恶心的虫子。妈妈放下话筒时，她哭了起来。

妈妈像以往一样，三言两语平息了事态。她责怪麦克斯不该骂安娜，说把安娜叫作寄生虫是很愚蠢的，随后吩咐安娜将画具拿开，给麦克斯腾地方做作业。

最后，她对安娜说：“假如麦克斯叫你寄生虫，仅仅因为他去上学，而你没去上学，那么，这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了。”

安娜正在把蜡笔放回盒子，听后不由得停下了手。

“为什么？”

“刚才在跟费尔南德夫人通电话，”妈妈说，“她说她打听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学校，离这里不太远。如果走运的话，你下个星期就可以上学了。”



第十五章

到了下一个星期的星期一，安娜随妈妈去那所地方学校上课。她背着她的德式书包，拿着一个纸板盒，里面盛着作为午饭吃的三明治。妈妈按校长的建议给她买了件黑色的带褶子的罩衣，她穿在身上，外边套了件冬衣。她为罩衣感到十分自豪，心想幸好冬衣太短，遮不住罩衣，大家都能看得见。

母女二人是乘地铁去的，虽然路程短，却倒了两次车。“下次我想还是试着走路去吧，”妈妈说，“那样花钱也少。”学校就在香榭丽舍大街旁边。香榭丽舍大街是条宽宽的林荫道，很漂亮，金碧辉煌的商店和咖啡馆鳞次栉比。在这一派繁荣景象的后面，竟然隐藏着一扇挂着女子学校牌子的老式大门，让人见了实感意外。校舍颜色



发暗，显然已有些年头。母女俩走过空荡荡的操场，一个教室里飘来唱歌的声音。已经开始上课了。安娜走在妈妈身边，攀上石阶去见校长。她突然有些担忧，不知和校长的见面究竟会怎么样。

校长高高的个子，做事干净麻利。她和妈妈握握手，用法语解释了情况，而妈妈把她的话翻译了过来。校长说校内没人会讲德语，希望安娜很快能把法语学会。之后，妈妈跟安娜告别说：“下午四点钟见。”她走下楼梯时，安娜站在校长室里，可以听见她的高跟鞋发出的咔嗒咔嗒的声音。

校长冲安娜笑了笑，安娜也冲她笑了笑。可是，一句话不说，老是冲着一个人发笑是很难的。过了一会儿，安娜的脸就感到僵硬了。校长八成也有同感，只见她突然收起了笑容。她一边用手指敲击着桌子，一边似乎在听着什么动静，可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安娜开始有点担心，怕她们就这么一直待下去。而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校长喊了声：“Entrez^①！”一个跟安娜年龄差不多的黑头发小女孩走了进来。校长高声说了句什么，安娜猜想意思可能是：“终于来了！”接着就是充满了怒气的长长的训话。训完话，校长转向安娜，告诉她那女孩的名字叫科莱特，随即又说了些什么，不知道是不是让科莱特照料安娜。最后，她又叮咛了几句，科莱特举步向门外走去。安娜不知所措，不知该不该跟着走，于是傻傻地待在原地。

“Allez^②！ Allez！”校长叫喊道，一边朝她挥挥手，就像驱赶一

① Entrez：法语，进来。

② Allez：法语，走吧。



只苍蝇一样。科莱特牵起安娜的手，把她领出了校长室。

身后的门一关上，科莱特就冲着那扇门做了个鬼脸，说了声：“噢哈！”原来科莱特也觉得校长太严苛，这让安娜感到高兴。她希望老师们不要像校长那样就好了。她跟着科莱特走过长廊，穿过一道道的门。可以听见一个教室里有咕噜咕噜说法语的声音，而其他的教室鸦雀无声——孩子们一定是在写作文或做算术题。来到衣帽间，科莱特把挂外套的地方指给安娜看。她很欣赏安娜的德式书包，并且说安娜的黑罩衣跟她的一模一样。她的法语说得很快，辅以手势，安娜一句也听不懂，但她猜得出对方的意思。

接着，科莱特领着她又穿过一道门，走进一个摆满了课桌的大教室里。安娜心想教室里起码有四十个学生。女学生们穿着清一色的黑罩衣，再加上光线暗淡，使教室里的气氛显得有点悲凉。她们正在齐声背诵东西，一见安娜跟着科莱特走进来，便打住了声，呆呆地望着她。安娜也不示弱地望着她们，可心里却感到自己很渺小，同时产生了强烈的情绪，真不知自己会不会喜欢这所学校。她紧紧抓住书包和三明治盒，尽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这时，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上。一股淡淡的清香裹挟着一丝大蒜味扑鼻而来，她看到一张非常友善的爬满了皱纹的脸和一头卷曲的黑发。

“Bonjour，安娜！”那张脸说道，语调极其慢、极其清晰，让安娜能听得懂，“我是你的老师，叫我苏格拉底夫人。”

“Bonjour，Madame！”安娜低声说。

“非常好！”苏格拉底夫人高声表扬道。她挥手指指那一排排的课桌，以刚才那种缓慢、清晰的语调说：“这些姑娘是你班上的同



学。”另外她又说了些“友谊”之类的话。

安娜把目光从苏格拉底夫人身上移开，大着胆子朝旁边扫了一眼，发现那些女孩不再傻看她，而是在微笑，这让她的的心情好多了。随后，科莱特领着她走向和自己的课桌紧挨着的一张桌子。只听苏格拉底夫人说了句什么，除了安娜，全班又开始齐声背诵了。

安娜坐在那儿，任由嗡嗡的声音在耳旁回响。她心里感到纳闷，不知她们在背诵什么。来学校上课，却又不知道上的是什么课，这叫人觉得滑稽。她听着听着，在那一片嗡嗡声中听出了几个数字。是乘法表吗？不对，因为听到的数字不够多。她瞥了一眼科莱特桌子上的书，看见封面上画着个头戴王冠的国王。就在苏格拉底夫人拍拍手叫大家停止背诵时，她猛然意识到这是在上历史课。那些数字就是年代，所以上的是历史课！不知怎的，这一发现让她异常高兴。

女孩们纷纷从抽屉里取出练习本，苏格拉底夫人也给安娜发了个崭新的练习本。接下来是听写。安娜听出了一个单词，因为马特尔小姐曾给她和麦克斯听写过一两次，涉及几个简单的词。不过，这次的听写完全不同，其中还包括一些长句子，她不知道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她不清楚哪个句子结束，哪个句子开始，甚至也不知道哪个单词结束，哪个单词开始。参加听写，似乎一点儿指望都没有，可是什么都不写，只是傻坐着，反而显得更糟。所以，她尽其所能地将那些难以理喻的声音转化成字母，再把字母尽量像回事地排列在一起。用这种奇特的方式，她写满了大半页纸，听写也就结束了。本子被收上去，铃声响了，该课间休息了。

安娜穿上外套，随科莱特去了操场。那是一块长方形的场地，



铺着沙子，四周有围栏，满满当当到处都是女学生。天气寒冷，学生们蹦蹦跳跳以取暖。安娜和科莱特一出现，就有几个学生围了过来。科莱特一一介绍了她们，其中有克劳迪恩、玛莎尔、米舍利娜、弗朗索瓦丝、马德琳……这么多名字，不可能全记住，可她们个个笑容满面，跟安娜握手。对于她们友好的态度，安娜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随后，大家玩唱歌的游戏。姑娘们相互挽起胳膊放声歌唱，一边和着节拍前后左右地跳动。起初，游戏像是文文静静的，后来节奏越来越快，最终大伙儿挤成一团，倒在地上成了一堆，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哈哈笑着。做第一场游戏时，安娜站在一旁观看；而第二场游戏开始时，科莱特拉起她的手，将她引到队列的末端。安娜和弗朗索瓦丝（也许是米舍利娜吧）挽起了胳膊，竭尽全力跟上大家的步点。当她踏错步点时，大伙儿便哈哈笑出声来，但那是一种友好的笑声。她踏对了步点，人人都为她高兴。她玩得身上发热，激情满怀。后来由于她的失误，游戏戛然而止，大伙儿你拥我挤乱成一团，比刚才更为热闹。科莱特笑得肚子疼，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安娜也笑个不停。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别的孩子在一起玩了。重返校园的感觉真好。课间休息结束时，她甚至哼起了做游戏时唱的歌——只不过，她对歌词的意思一无所知。

回到教室里，苏格拉底夫人已在黑板上写满了数字，安娜见了情绪高涨起来。最起码，她无须懂法语也解得了算术题。她一刻不停地解题，直到下课铃响。上午的课结束了。午饭由一个叫克洛蒂尔的大块头女人照料，是在一个暖和的小厨房里吃的。由于住得近，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回家吃饭，留在学校的只剩下了安娜和一个年龄



小得多的女孩，另外还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那男孩像是克洛蒂尔的儿子。

安娜吃她的三明治，另一个女孩吃的是肉、蔬菜以及布丁。克洛蒂尔乐呵呵地为那个女孩把饭菜在炉子上热了热。女孩的饭看上去比安娜的饭强许多，克洛蒂尔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只见她一边皱眉看着安娜的三明治，就好像那是毒药似的，一边高声说道：“不好！不好！”她几次指了指炊具，想让安娜明白下次应该带像样的午饭来。

“Oui.”安娜说。她甚至还大着胆子说了声“Demain”，意思是“明天”。克洛蒂尔点了点头，胖脸上满面生辉。

她们就这么交流了一会儿。末了，房门被推开，苏格拉底夫人走了进来。

“啊哈，”她以她那种缓慢、清晰的声音说，“你在说法语。这很好。”

克洛蒂尔的小孩跑上前叫嚷道：“我会说法语！”

“是啊，可你不会说德语。”苏格拉底夫人说着，胳肢了一下他的小肚皮，使得他高兴得尖叫起来。

随后，她让安娜跟着她走。二人回到教室里。苏格拉底夫人挨着安娜在一张课桌旁坐下。她将安娜上午的作业摆在面前，指着算术题说：“非常好！”那些题安娜几乎全做对了。接着，苏格拉底夫人又指了指听写本说：“非常糟糕！”她批评时，表情很幽默，让安妮心里并未为之感到难过。安娜瞧着听写本，见上面密密麻麻用红墨水写满了批改的字，将她听写的内容都遮盖住了。她几乎没有写对一个字。苏格拉底夫人不得不把听写的内容又写了一遍，并用红



笔在纸页的下脚注明：“共有一百四十二处错误。”苏格拉底夫人指着自已标明的数字，露出的是惊讶和敬佩的表情，就好像安娜打破了一项纪录一样——这也许真的是一项纪录呢。随后，她微微一笑，让安娜把更正过的词语抄一遍。安娜非常精心地照着做了。虽然对自己写的东西仍一头雾水，但并非作业本上的每个词语都被画上了错号，这种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下午上美术课，安娜画了只猫，赢得了大家的钦佩。她觉得科莱特对自己很好，便把画送给了她。科莱特还像以前一样，快速说了几句法语，并辅以手势，告诉安娜她会画在她卧室的墙上。

下午四点妈妈来接她时，安娜的心情好极了。

“上课上得怎么样？”妈妈问。安娜回答：“棒极啦！”

回到家后，她才感到自己已经累坏了。但晚上她和麦克斯没有吵架——几星期以来，他们这还是第一次相安无事。次日去上学又让她精疲力竭，接下来的一天也是如此。再下来就是星期四了。在法国，星期四是不上课的。于是，她和麦克斯有一整天的假日。

“咱们干什么好呢？”麦克斯问。

“把零钱拿上到Prisunic^①去！”安娜说。那是她和妈妈在购物途中发现的一家商店，店里所有的东西都很便宜——实际上，店里没有一样货品的价格超过十法郎。那儿有玩具、日用品以及文具，甚至还出售衣物。安娜和麦克斯高高兴兴地在那家商店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挑东西，挑了各种各样能买得起的货品，其中有肥皂，也有袜子，最后还买了两个陀螺。下午，他们到家门口的一个小广场上

① Prisunic：法语，廉价商店。



玩陀螺，一直玩到天黑。

“你喜欢你们的学校吗？”回家的路上，麦克斯突然问道。

“喜欢。”安娜说，“大伙儿对我很好。我听不懂她们的话，她们也不介意。怎么啦？你不喜欢你们的学校吗？”

“哦，喜欢。”麦克斯说，“同学们对我也是很好的。我甚至有点能听得懂法语了。”

二人默默地朝前走了一段路。麦克斯冷不丁脱口说道：“有一样东西叫我特别讨厌！”

“什么东西？”安娜问。

“哦……你不讨厌吗？”麦克斯说，“我的意思是……和其他人相比是个异类。”

“不对。”安娜说。她把麦克斯打量了一番。麦克斯穿一条已经显小了的短裤，裤边还卷起来，就更显得短了。他脖子系一条围巾，将围巾潇洒地塞进夹克衫的领口里，梳着一种不常见的发式。

“你看上去和法国男孩完全一样。”安娜说。

有一会儿的工夫，麦克斯的脸色明亮了起来。后来又听他说道：“可我说话就不能和他们一样了。”

“才这么短一段时间，你当然做不到。”安娜说，“我想咱们俩早晚都将学会说一口地道的法语的。”

麦克斯迈着沉重的步子，郁郁不乐地朝前走着。

最后只听他说：“我这种情况，绝对只能早，而不能晚！”

他看上去是那么矢志不移，就连对他了如指掌的安娜见了他脸上那种坚定的表情，也颇感意外。



第十六章

安娜开始上学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四下午，她和妈妈一道去看望莎拉姨婆。莎拉姨婆是奥玛玛的妹妹，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如今孀居。她在巴黎生活，已经有三十个年头了。妈妈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见过她，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为了这次见面，妈妈把自己最好的衣服穿到了身上。身着漂亮的外套，头戴罩着面纱的蓝帽子，她看上去非常年轻、非常好看。母女俩向莎拉姨婆居住的福煦大街走去，一路上行人纷纷回过头看她。

安娜穿在身上的也是自己最好的衣服，有妈妈给她打的那件毛衣，新鞋袜，还戴上了朱利叶斯送给她的这个手链，只可惜她的裙子和外套都太短了。一看到她身着出门的服装，妈妈都禁不住会叹气。



“我得求费尔南德夫人把你的外套改一下。”她说道，“你再长高一点，它就连你的裤子都遮不住了。”

“费尔南德夫人会怎么改呢？”安娜问。

“我不知道……在衣边上缝几块布什么的。”妈妈说，“真希望我能像她一样会做针线活儿！”

上一个星期，妈妈和爸爸与费尔南德夫妇一道去吃饭，回来后她就对费尔南德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费尔南德夫人不仅能做一手好菜，还善于飞针走线，她和她女儿的衣服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她为家里的沙发重新做了个软垫，给丈夫缝制了一件漂亮的晨衣。至于睡衣，丈夫在商店里找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她就动手为他缝了几件。

“她做这种事情不费吹灰之力，好像不把它当回事似的。”妈妈说。对于妈妈而言，缝个扣子都是件艰难的事情。

费尔南德夫人曾经提出要帮安娜改衣服，但妈妈觉得那样太麻烦人，然而现在看到安娜的外套又短又小，难以遮体，便改变了主意。

“我去问她一声。”她说道，“假如她教教我，也许我可以自己为你改。”

说话间，母女俩抵达了目的地。莎拉姨婆住在一幢离街面不远的大房子里。到那儿去，得穿过一个树影婆娑的院落。引领母女俩到姨婆公寓房的门房身穿制服，制服上缝着金纽扣和穗带。姨婆的电梯是厚玻璃板制成的，很快就上去了，没有听见安娜所熟悉的咯吱咯吱的呻吟声，也没有颤颤巍巍地抖动。为她们开门的是个女仆，系一条镶着褶边的白围裙，头戴白帽。

“我去通报夫人你们到了。”女仆说。她说完到客厅里通报去了，



而妈妈在一把丝绒面的小椅子上坐了下来。女仆将客厅的门推开，可以听见那儿传来嗡嗡的说话声。妈妈面露忧色，说道：“恐怕咱们挑错了日子……”可是当那扇门再次打开，就见莎拉姨婆跑了出来。她是个矮胖的老太太，然而跑动起来快得像阵风。一时间，安娜有些担心，生怕她跑到跟前刹不住。

“啊！”姨婆叫了一声，张开粗大的臂膀搂住了妈妈，“你终于来了！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了——德国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情。你安然无恙，这才是至关紧要的。”她一屁股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一身的肉把那把椅子挤占得满满当当。她回过头对安娜说：“知道吗，我最后一次见你妈妈，她还是个小女孩呢，而现在她有了自己的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

“安娜。”安娜说。

“汉娜——多么好的名字，是地道的犹太人的名字。”莎拉姨婆说。

“不对，是安娜。”安娜说。

“啊，是安娜。这也是个好名字。对不起喽。”坐在小椅子上的莎拉姨婆说着话，吃力地朝着安娜倾过身子来，“我的耳朵有点聋。”这时，她才开始仔细打量安娜，不由得面露惊讶之色。“老天呀，”她咋咋呼呼地说，“你的腿怎么这样长！它们就不嫌冷吗？”

“不冷。”安娜说，“不过妈妈说，我再长高一点，外套就连我的裤子也遮不住了。”

话刚一出口，她就后悔了，真希望能把话收回来。对一个自己几乎连认识都不认识的姨婆，不该讲这样的话。

“你说什么？”莎拉姨婆问。

安娜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脸红得发烫。



“稍等一等。” 莎拉姨婆说着，不知从身上哪个地方突然掏出一个形状像喇叭的东西。“好啦。” 她说道，一边举起了那东西——安娜估摸着她会将细的一端放到嘴上，不料她却凑到了耳朵上。“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孩子——声音大些，对着我的喇叭筒说。”

安娜绞尽脑汁，想说些与刚才完全不同的话，同时又能说得通，但她的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出来。

“妈妈说，”她冲着那个喇叭助听器喊道，“我再长高一点，外套就连我的裤子也遮不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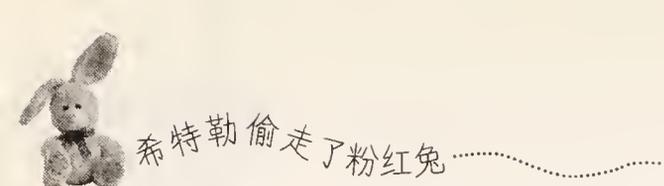
把脸缩回去时，她可以感到脸上已经红透了。

莎拉姨婆似乎一时惊讶万分。随后，她的脸皱了皱，发出一种声音来，既像是喘息声又像是咯咯的笑声。

“一点不错！”她高声说道，黑色的眼睛闪着亮光，“你妈妈说得一点不错！她准备怎么办呢，嗯？”接着，她转向妈妈说：“这孩子太有意思了！你的这个孩子太有意思了！”随后，她一跃从椅子上站起了身，动作灵敏得惊人，说道：“你们过来喝点茶。家里有几个老太太在打桥牌，我这就打发她们走。”她迈着轻快的步子一路小跑，把母女俩引入客厅。

见到莎拉姨婆的那些老太太朋友，安娜最先感到的是，她们看上去都比莎拉姨婆年轻许多。总共有十来个人，穿衣戴帽个个都典雅、考究。她们已经打完了桥牌，安娜看见桥牌桌放回到了墙根。她们正在喝茶，品尝女仆用银盘为她们端到跟前的袖珍饼干。

“她们每逢星期四都来。”莎拉姨婆小声用德语说，“可怜的老太太们哟，无事可做，无聊得很。不过，她们都很有钱，捐钱给我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安娜最初见到莎拉姨婆的老太太朋友们，颇感意外，此时刚刚缓过神来。她觉得难以想象莎拉姨婆和需要帮助的孩子在一起的场面，或者说难以想象她跟任何一个孩子在一起的情景。不过，对这一问题她没有时间加以考虑，因为她和妈妈正在被大声地介绍给那些老太太。

“这是我的外甥女和她的女儿，她们从德国来。”莎拉姨婆用带着很重德国口音的法语高声说。“向她们说声**bongshour**^①！”她压低嗓门对安娜说。

“**Bonjour!**”安娜说道。

莎拉姨婆将双手举起，做了个手势表示敬佩。“听听这孩子说的！”她叫嚷道，“来巴黎才几个星期，她的法语就说得比我强了！”

一个老太太跟安娜搭话，想和她交谈。安娜觉得很难保持姨婆对她产生的那种良好印象。幸好莎拉姨婆为安娜解了围，只听她以震耳的声音又喊道：“我多年不见我的外甥女了，一直想跟她好好说说话。”

听到这话，老太太们喝干净杯里的茶水，纷纷起身告辞。跟莎拉姨婆握手时，她们将一些钱丢进她拿过来的匣子里，姨婆为此对她们表示感谢。安娜心里感到纳闷，不知姨婆究竟照管着多少需要帮助的孩子。接下来，女仆送客人们出门。最后，所有的老太太都离去了。

人去屋空，室内的气氛宁静而舒适。但是叫安娜感到遗憾的是，她注意到客人一走，那个盛放小饼干的银盘也不见了，女仆在收拾

① 莎拉姨婆发错了音，正确的发音是**bonjour**（法语，你好）。



空茶杯，把它们拿出房间去。莎拉姨婆说过请她们喝茶，此刻一定是忘记了。只见她和妈妈坐在沙发上，在讲“需要帮助的孩子”的事情。那些孩子并非她的亲生儿女，只是一项慈善事业——她在为此募集钱款。安娜脑海里一时出现了莎拉姨婆和一群神秘的破衣烂衫的孩子在一起的情景，不知怎的她觉得有些匪夷所思。想到这儿，她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身子。莎拉姨婆八成注意到了她的状况，突然打住了话头。

“这孩子烦了，肚子也饿了。”她嚷嚷道。随后她问女仆：“老太太们都走了吧？”

女仆回答说都走了。

“那好，”莎拉姨婆高声说，“现在你可以把真正的茶点端进来了！”

不一会儿，女仆端进来满满一大盘蛋糕，足有五六种之多，另外还有一堆三明治和饼干。除此之外，还有一壶新沏的茶、巧克力以及生奶油。

“我喜欢吃蛋糕。”莎拉姨婆见妈妈面露惊愕的神色，便这样说道，“让刚才的那些老太太吃这些东西是不管用的——她们对自己的饮食过于谨慎。所以，我觉得只有等她们走了，咱们再好好吃咱们的茶点。”说着，她砰地将一大块苹果馅饼放在碟子上，在上面抹了生奶油，递给了安娜。“这孩子需要补一补。”她说道。

喝茶间，她问了妈妈一些问题，有的涉及爸爸的工作，有的是关于家里住房的。有时候，妈妈回答问题，得冲着她的喇叭助听器重复几遍。妈妈说到每件事情，都兴高采烈的，而莎拉姨婆却直摇头，一个劲儿地说：“把日子过成了这样……多么优秀的人才呀……”



她熟悉爸爸所有的著作，买《巴黎人日报》就是为了看爸爸的文章。她时不时会把目光落在安娜身上说：“看这孩子——都饿成了皮包骨头！”说完，她又会拿给安娜一块蛋糕。

最后，大家吃得再也吃不下去的时候，莎拉姨婆费力地从茶桌旁站起，还像刚才那样一路小跑奔向门外，招呼妈妈和安娜跟上她。她领着母女俩去了另一个房间，那里面被硬纸箱堆了个严严实实。

“瞧，”她说道，“这些东西都是捐献给我的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箱子里满是各种颜色、薄厚不一的布块。

“我的一个老太太朋友嫁的老公是个纺织品制造商。”莎拉姨婆解释说，“那人非常富有，把他用不着的布头全都给了我。我有一个想法——为什么不给这个孩子弄上一些？这毕竟是捐献给需要帮助的孩子的，而她也同样需要帮助。”

“不，不！”妈妈说，“我觉得不能……”

“唉——你总是那么孤傲。”莎拉姨婆说，“这孩子需要新衣服。为什么就不能给她分一些布呢？”

她在一个箱子里翻了翻，扯出几块漂亮的绿色厚毛料来。“做件外套多漂亮。”她说，“她还需要件女装，也许还要一条裙子……”

不一会儿， she 就把布料在床上堆成了小山。妈妈又想婉言谢绝，却听她叫道：“别废话！女孩子家露着裤子走路，你是想让警察把她抓起来吗？”

妈妈原本也没有强烈拒绝，一听这话，只好哈哈一笑，服从了姨婆的安排。女仆奉命将东西包起来。妈妈和安娜回家时，每人都拿了一个大包袱。



“谢谢你，十分感谢！”安娜冲着莎拉姨婆的喇叭助听器喊道，“我一直都想要件绿色外套呢！”

“祝你走运能穿到身上！”莎拉姨婆也喊了一句。

来到大门外，安娜和妈妈摸着黑走回家，一路谈论着这堆各种各样的布料，计划着可以用来做成什么样的衣服。一进家门，妈妈就给费尔南德夫人打了电话。费尔南德夫人很高兴，让她们下个星期四把所有的布料都拿去，开一个盛大的服装制作会。

“简直棒极了！”安娜喊道，“我快等不及了，一定要把这事告诉爸爸！”恰在这时，爸爸走了进来。她激动地将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我就要有一件女装和一件外套了！”她用快速的语调含糊不清地说道，“莎拉姨婆把东西给我们，就因为那是捐献给需要帮助的地孩子的，她说我也同样是个需要帮助的孩子。我们喝了清香的茶，还……”

她猛然看见爸爸脸上的表情，便把后边的话咽了回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爸爸问妈妈。

“跟安娜告诉你的一样。”妈妈说，声音显得有些谨慎，“莎拉姨婆那儿有许多别人捐献的布块，于是就给了安娜一些。”

“可那是捐献给需要帮助的地孩子的呀。”爸爸说。

“那只是一种说法。”妈妈说，“她热衷于各项慈善事业——她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

“慈善事业？”爸爸说，“咱们家的孩子可不能接受慈善品。”

“唉，你为什么老是这么难说话呢？”妈妈嚷嚷道，“那是我的姨妈，她想让安娜有几件衣服穿——这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实话讲，爸爸，我觉得她没有你所不喜欢的那种意思。”安娜



插话说。她感到有些伤心，几乎产生了一种愿望，但愿根本就没有接受衣料这档子事。

“这只不过是一个亲戚给安娜的礼物罢了。”妈妈说。

“不对。”爸爸说，“这是一个从事慈善事业的亲戚赠送的礼物——慈善品是捐献给需要帮助的孩子的。”

“那好吧，我们把东西还回去！”妈妈叫喊道，“这下你高兴了吧！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孩子穿什么？你了解商店里小孩服装的价钱吗？你瞧瞧她，瞧瞧她吧！”

爸爸看了看安娜，安娜也看了看他。她想要新衣服，但她不愿让爸爸为此而感到不快，于是将裙子朝下扯了扯，好让它显得长一些。

“爸爸……”她说。

“你看上去的确有点需要帮助。”爸爸说道。他的脸显得十分疲倦。

“不要紧的。”安娜说。

“要紧，要紧的。”爸爸说，“这是很要紧的。”他说着摸了摸包袱里的布料。“就是这布吗？”

她点了点头。

“那好吧，那就收拾收拾做几件新衣服吧。”爸爸说，“得有件暖和的衣服。”他说完，走出了房间。

这天夜里，安娜和麦克斯躺在床上摸黑聊起了天。

“我以前不知道咱们家很穷困。”安娜说，“怎么到了这种地步？”

“爸爸挣钱不多呗。”麦克斯说，“《巴黎人日报》付不起高稿酬，而法国人办的报纸都有自己的专栏作家。”

“在德国，他的稿酬是很高的呀。”

“对，是很高。”



有一会儿的工夫，二人一句话也没有讲。后来只听安娜说：“滑稽，你说是不是？”

“滑稽什么？”

“原以为用不了半年就可以回柏林呢，现在都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这我知道。”麦克斯说。

倏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安娜回忆起了昔日的家，一切都历历在目。她想起了跑上楼梯的那种感觉——楼梯口的地毯上有块污渍，那是她有一次不小心把墨水泼在了上面；从窗口可以看见园子里的梨树那婆娑的身影；育儿室挂着蓝色的窗帘，那儿有一张白漆桌子供他们写字和画画；女仆贝莎天天都打扫房间；家里有许许多多的玩具……可是，现在想这些是没有用的，于是她闭上眼，进入了梦乡。



第十七章

在费尔南德家举办的服装制作会获得了巨大成功。费尔南德夫人还是跟安娜记忆中的一样和蔼可亲。她把莎拉姨婆的布料巧妙地裁剪了一番，够给麦克斯缝制一条灰色短裤，还够给安娜缝制一件外套、一件女装和一条裙子。妈妈提出要帮忙，费尔南德夫人看了看她，哈哈笑了。

“你去弹钢琴吧，”她说，“这些交给我了。”

“可是，我特地带来了一些针线呢。”妈妈说着把手伸进提包，取出一团白线和一根针。

“亲爱的，”费尔南德夫人善心善意地说，“就是让你给手帕缝个边，我也不会放心的。”



于是，妈妈坐在费尔南德家舒适的客厅里的一端弹琴，而费尔南德夫人在另一端缝衣服，安娜和麦克斯则跑去和费尔南德两口子的女儿弗朗辛玩耍。

来之前，麦克斯对弗朗辛是有顾虑的。

“我不想跟女孩子玩。”他说。他甚至借口做作业，声称不能来。

“你以前对作业从没有过如此积极的态度！”妈妈说。其实，这话有点不公平，因为麦克斯最近想尽快掌握法语，上学自觉得多了。他深深被刺痛了，见了谁都怒目而视。但是到了费尔南德家，弗朗辛为他们打开房门时，他的怒气便一下子不见了。弗朗辛有一双大大的灰色眼睛和一头蜜黄色的头发，相当漂亮。

“你一定是弗朗辛了。”麦克斯说，接着他用异常地道的法语，但语气很虚假地补充了一句，“我早就盼望着见到你呢！”

弗朗辛有许多玩具，还有一只大白猫。那猫立刻黏上了安娜，当弗朗辛在玩具箱里找东西时，它卧在了安娜的膝上。最后，弗朗辛终于把东西找到了。

“这是我过生日的礼物。”她说着，取出了一个游戏匣子——那匣子跟安娜和麦克斯在德国的匣子很像。

麦克斯望了望安娜，两人的目光在白猫的头顶上方相遇。

“我能看看吗？”他问道，几乎没等弗朗辛同意就把匣子打开了。他欣赏着里面的东西，摸摸棋子，再摸摸那形形色色的纸牌。

“我们曾经也有个跟这一样的游戏匣子，”他末了说道，“只是比这多了副多米诺骨牌。”

见自己的生日礼物受到贬低，弗朗辛稍稍显得有些不快。

“你们的匣子呢？”她问道。



“走时留在了家里。”麦克斯说，随后，他阴沉着脸又补充了一句，“希特勒大概正拿着玩呢。”

弗朗辛被逗乐了。“那么，你们就玩这个吧。”她说道，“我没有兄弟姐妹，难得有个人和我玩。”

接着，他们一道玩鲁多游戏，玩蛇与绳的游戏，整整玩了一下午。安娜感觉很好——有白猫卧在她的膝上，玩游戏时也不用说许多法语。安娜在白猫的头顶上方掷骰子，这好像让它很高兴，于是卧着不愿离去，甚至当费尔南德夫人来叫安娜试新衣服的时候也赖着不走。它吃的茶点是安娜给它拿来的加了糖霜的圆面包。吃完，它又径直回到安娜的膝上，扬起长着白色长毛的脸冲安娜微微一笑。分别时，它跟着安娜把她送到大门口。

“好漂亮的猫！”妈妈见到它，不由得称赞了一句。

安娜想告诉妈妈，说自己玩鲁多游戏时，这只猫一直卧在她的膝上。可转念觉得说德语不礼貌，因为费尔南德夫人听不懂德语。于是，她支支吾吾地用法语做了一番解释。

“记得你说过安娜几乎讲不了法语嘛。”费尔南德夫人对妈妈说。妈妈看上去一脸的喜悦。“她开始入门了。”她说。

“开始入门了！”费尔南德夫人大着嗓门说，“我还从没见过有谁学语言有这俩孩子学得这么快。麦克斯的法语像模像样，有时听上去和法国的孩子没什么两样。至于安娜，一两个月前，她几乎一句法语也说不了，而今什么都能听得懂了！”

对安娜的表扬有些言过其实。安娜仍有许多话是听不懂的，但她心里却美滋滋的。她非常钦佩麦克斯取得的飞速进步，却没有留意她自己有多么大的进展。



费尔南德夫人想让他们下个星期天再来一趟，这样安娜可以把衣服最后再试一试。但妈妈不同意，而是邀请费尔南德一家下次去他们那儿做客。于是，就这么你来我往，两家人开始了一连串的互访。互访时，两家人都感到心情愉悦，很快就使之成为固定的安排了。

爸爸特别喜欢跟费尔南德先生在一起。后者是个大块头，看上去很有智慧。和孩子们在家中的餐厅里玩耍时，安娜可以听见从那个由卧室改成的客厅里传来他厚重的声音以及爸爸的说话声。他们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安娜时时可以听见他们开心的笑声。这让她感到高兴，因为她不愿看见爸爸听说莎拉姨婆的布料时脸上所浮现出的那种倦容。她留意到，那种倦容会反复出现——一般都是在妈妈谈到钱的时候。费尔南德先生一来，就可以把那种倦容驱走。

新衣服很快就做好了。安娜从来都没有穿过如此漂亮的衣服。初上身，她就跑去让莎拉姨婆看。她还特意写了首诗表示感谢。她的诗对所有的新衣服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收尾的句子如下：

多谢莎拉姨婆赠送的漂亮衣服，
我穿在身上感到无比幸福。

“天哪，多聪明的孩子！”莎拉姨婆读了她的诗后说，“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跟你爸爸一个样！”

她看上去高兴极了。

安娜也很高兴，因为这首诗让情况有了改观，显得姨婆的赠送已经不是施舍了。另外还有一点，她创作诗歌，这还是第一次写除了灾难以外的题材。



第十八章

四月份，春天姗姗而来。安娜虽然还想继续穿费尔南德夫人给她做的那件漂亮的绿外套，但很快就觉得穿在身上太厚了。在阳光灿烂、明媚的早上，一路向学校走，心中充满了欢乐。巴黎人家家家户户打开窗户，把温暖的气息迎进屋，而屋里各种各样的气味也涌了出来，与街上春天的芬芳融合在一起。除了通常从地铁里散发出的那种大蒜味，她突然嗅到了一些好闻的气味，有咖啡的香气，有才出炉的面包的气味，也有为午餐而备的炒洋葱的味道。随着春意转浓，家家把窗户和门一并打开。走在阳光普照的街道上，她一眼可以瞥见咖啡馆和店铺里幽暗的内部，而在冬天，那里是看不到的。人人都想晒太阳，香榭丽舍大街的人行道上摆满了桌椅，白衣侍者



穿行其间，为顾客们端茶送水。

五月的第一天被称为“铃兰节”。一束束小巧的绿铃兰和白铃兰装满了箩筐，出现在街头巷尾，到处都回响着小贩的叫卖声。爸爸一大早有个约会，顺路把要去上学的安娜送一程。他在一个书报亭前停住脚步，从一位老者手中买报纸。报纸的头版上登着一幅希特勒演讲的照片。老者把报纸拦腰一折，希特勒就不见了。随后，他充满感激之情地嗅嗅春天的气息，微微一笑，把嘴里仅有的一颗门牙露了出来。

“春天的气息呀！”他说。

爸爸也笑了笑。安娜知道他的想法，知道他在为能在巴黎度过这美好的春天而庆幸。走到下一个街角，他为妈妈买了束铃兰，甚至连价钱也没问。

从明亮的街上进入学校的楼房里，安娜顿觉幽暗和寒冷，但她每天早晨都满怀期待，渴望见到已成为她挚友的科莱特，渴望见到她的老师苏格拉底夫人。上学日虽然仍是那样漫长和令人疲倦，但她开始对课程的内容有了较多的了解。听写时，她的出错率逐渐从数百降到了五十以内。午间吃饭时，苏格拉底夫人持续不断地帮助她，而今她有的时候已经能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了。

在家里，得到费尔南德夫人的指点，妈妈的厨艺大有长进。爸爸说的一生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孩子们大快朵颐，吃的饭菜五花八门，有些甚至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还佐以掺水的酒，就像法国人家的孩子一样。安娜带午餐到学校里让克洛蒂尔给她热着吃，甚至赢得了胖乎乎的克洛蒂尔的称赞。

“你妈妈的厨艺还是不错的嘛。”克洛蒂尔说。安娜把这话说给



妈妈听时，妈妈喜不自禁。

只有格雷特还是那么阴沉着脸，怨天尤人的。不管妈妈把什么样的菜端上桌，她都会用一道同样的奥地利菜与之相比，将妈妈的菜贬低一番；假如端上来的是一道奥地利所没有的菜，格雷特便会觉得难以入口。对于法国的一切，她都坚决地加以抵制，虽然天天去上课，法语讲得也没见好到哪儿去。她曾经对她的母亲许了一大堆的诺言，而这些成了羁绊，使得她不能够给妈妈多大的帮助。所有的人，包括格雷特自己，都盼望着她回到奥地利去，永远不再到这儿来。

“她越早走越好。”费尔南德夫人说。由于两家人的星期天一般都是在一起度过，所以她能近距离观察格雷特，发现了后者的缺点。夏季尾随春季而至，他们不再在户内聚会，而是走出门去，到距离不太远的布隆公园去，让孩子们在草地上玩皮球。还有一两次，费尔南德先生从朋友那儿借了辆车，载着他们去乡下野餐。令安娜感到高兴的是，那只猫也参加这类活动。它好像不在乎给它拴绳子。弗朗辛和麦克斯说话，安娜便颇为自豪地照管它。它想爬树或电线杆，安娜就紧拽住绳子不放，要是它不愿在地上走，而情愿在围栏上走时，安娜就将绳头高高举过头顶。

到了七月，天气就热得不得了了——比柏林的任何月份都要热许多。虽然妈妈老是敞开着窗户，但小小的公寓房里似乎仍热得不透气。特别是孩子们的卧室，简直像蒸笼，而窗外的天井院子好像比屋里还热。夜间难以入睡，上课时大家注意力集中不起来。就连苏格拉底夫人也没有了精神，卷曲的黑发热得贴在头皮上。人人都盼望着放假。



七月十四日，不单单学校放了假，整个法国都在放假，因为这一天是法国大革命纪念日。街上到处彩旗招展，晚间则放烟火庆祝。安娜、麦克斯和父母随着费尔南德一家去看烟火。坐上地铁，车厢里满是欢乐的人群。裹在一伙巴黎人中间，他们爬上一长串台阶，抵达坐落在一座小山顶上的教堂跟前，从那儿可以纵览巴黎全景。礼花在深蓝色的天空绽放时，所有的人都大喊大叫，欢呼雀跃。放完礼花，有人唱起了法国国歌《马赛曲》，接着便有另一个人跟唱，很快庞大的人群都唱了起来，让歌声在炎热的夜空中回荡。

“唱啊，孩子们！”费尔南德先生叫喊道。于是，安娜和麦克斯也跟着唱起来。特别是中间的那一段曲子，简直慢得出奇，安娜觉得好听极了。大合唱结束时，她心里感到有点遗憾。

人群开始鱼贯走下台阶。妈妈说：“该回去睡觉了！”

“天哪，不能这么早就让他们去睡觉。今天可是七月十四日呀！”费尔南德先生嚷嚷道。妈妈说天已经晚了，却引来了费尔南德两口子的一阵大笑。

“今天可是七月十四日呀！”他们说，好像这句话足以说明问题了，“夜晚几乎还没有开始呢！”

妈妈迟疑地望了望孩子们那兴奋的面孔。

“可是，怎么……”她嗫嚅道。

“首先，”费尔南德先生说道，“咱们去吃一顿。”

安娜有个印象，觉得他们已经吃过饭了，出门前都吃了煮鸡蛋。不过，费尔南德先生心里想的“吃饭”和吃鸡蛋显然是不同的。他领着大伙儿到一家顾客盈门的大餐馆，在外面的人行道边上拣了张桌子坐下，点了饭菜。



“给孩子们来一道蜗牛！”费尔南德先生喊道，“他们还没有尝过呢。”

麦克斯惊恐地瞧了瞧他的那份蜗牛，怎么也不敢吃。而安娜在弗朗辛的鼓励下吃了一只，觉得味道像十分可口的蘑菇。最后，她和弗朗辛不仅吃完了自己的一份，还分吃了麦克斯的那一份。晚宴快结束时，他们正用汤匙舀奶油泡芙吃，只见一个老人拿着条板凳和一架手风琴走了过来。他坐下身子开始拉琴，很快有几个人离席在街上翩翩起舞。一位看上去很开朗的水手出现在妈妈身边，邀请她跳舞。妈妈先是感到意外，继而接受了邀请。安娜看见她随着水手转啊转啊，仍带着几分惊愕的神色，但还是很高兴的。接着，费尔南德先生和弗朗辛，安娜和爸爸，大家都跳了起来，而费尔南德夫人说她不想跳，因为她看出麦克斯根本就不愿意陪她跳。乐了一会儿，只听费尔南德先生说道：“咱们继续朝前走。”

此时凉爽了一些。行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安娜丝毫没有倦意。手风琴声处处可闻，人们伴琴而舞。他们时不时会停下来加入其中。一些酒馆免费提供酒水以示庆祝，他们想休息时便走进去，大人喝红酒，小孩则喝黑加仑饮料。他们看见月光下河水闪闪发亮，圣母院大教堂的影子映在河水中央，黑魆魆的，像个巨大的生灵。他们沿着河岸走去，从桥下经过，那儿也有人在拉手风琴和跳舞。他们走啊走，后来安娜都不知道几点钟了，只是高高兴兴、昏头昏脑地跟着费尔南德先生向前走。

走着走着，突然听见麦克斯说道：“天空怪怪的，那是什么光？”

那是晨曦！

此时他们已走到了巴黎的主市场。马车满载着蔬菜水果，辘辘



驶过石子马路，从四面八方而来。

“饿了吧？”费尔南德先生问。

这话听上去有点荒唐，因为他们已经吃了两顿晚餐了，不过，大家的确又饿了。此处听不见手风琴声，只看得见人们在准备一天的生计。在一个小店里，一个女人在卖热气腾腾的洋葱汤。他们和市场上的人一道坐在木头长凳上，每人喝了一大碗，喝完后还用面包块把碗里剩下的汤汁蘸着吃掉。走出小店，天已大亮了。

“现在你让孩子们睡觉去吧。”费尔南德先生对妈妈说，“他们已经经历了七月十四日。”

困倦地跟费尔南德一家告别之后，安娜他们乘地铁回家。车厢里全是和他们一样彻夜狂欢后的人群以及一些上班族。回到家，他们累得瘫倒在了床上。

“在德国，从来都没有过七月十四日庆祝日。”安娜临睡前冒出了这么一句。

“当然不会有的，”麦克斯说，“法国大革命又不是发生在德国！”

“这我知道。”安娜生气地说，就在睡意袭来的时候，她又补充了一句，“这样的节日真来劲！”

随后，暑假来临了。正在踌躇之间，不知怎样度过这一暑假时，他们收到了兹维姆先生的一封信，邀请他们全家去兹维姆客栈做客。旅费却叫他们犯了愁。就在这时，一家法国报纸请爸爸为他们写了三篇文章，稿酬比《巴黎人日报》通常付的高出许多，旅费问题便一下子迎刃而解了。

想到这趟旅行，全家人都喜上眉梢。最让人高兴的是，学期末



的最后一天，麦克斯拿回来一份令人满意的报告单。爸爸妈妈看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上面连一句“不够努力”“缺乏兴趣”之类的话都没有，有的只是“聪明”和“勤奋”之类的话。校长在报告单的下角写了评语，说麦克斯进步很大。这让妈妈喜不自禁，以至于她为格雷特送行时，有些心不在焉的。格雷特终于要回奥地利了，所有的人都乐于摆脱她，又觉得应该对她特别好一些才对。妈妈甚至还送给她一条小围巾。

“谁知道在奥地利系不系这玩意儿！”格雷特见了围巾，阴沉着脸说。话虽这么说，她还是把围巾拿走了。送走格雷特，全家人便上路去瑞士了。

兹维姆客栈一点变化都没有。兹维姆夫妇还是一如既往的善良和热心。经历了巴黎的炎热之后，安娜一家人觉得湖边的空气清新宜人。在这里，听着瑞士德语，说话人的每句话都能听得懂，而非一知半解，那种感觉真好。弗朗兹和芙莱妮莉跃跃欲试，想跟安娜及麦克斯重修旧好，恢复以前的友谊。一见面，芙莱妮莉就把红发男孩最近的情况讲给安娜听，说他很明显开始用一种特殊的目光看待她了。芙莱妮莉说那种目光暖洋洋的。她虽然无法形容那目光，但好像为此而心情愉悦。弗朗兹带麦克斯去钓鱼，用的还是以前的那根钓竿。他们几人一道玩以前的游戏，到林中走以前的小径——这些活动去年曾经给他们带来过许多欢乐。一切都跟从前一模一样，而正是这“一模一样”让安娜和麦克斯产生了一点异样的感觉。为什么兹维姆家的日子平静如水，而他们家的生活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会觉得情况将发生变化的。”麦克斯说。

“什么情况？”弗朗兹问。而麦克斯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

一天，安娜和芙莱妮莉及罗艾丝莉走在村子里，路上撞见了格洛普先生。

“欢迎回到美丽的瑞士来！”格洛普先生热情地和安娜握手，高声说道。随后，他连珠炮似的问了许多关于法国学校的事情。他坚信哪个学校都比不上他的村立学校。一听这话，安娜解释说自己特别喜欢法国的学校时，语气里几乎带上了抱歉的成分。

她谈到了上课的情况，谈到了她在学校厨房里和克洛蒂尔共进午餐的情况，还谈到了苏格拉底夫人。“这是真的吗？”格洛普先生无法置信地说。

接下来，一种怪现象出现了。格洛普先生又问了个问题，涉及法国学校的离校年龄。安娜对此并不知情，不过她没有用德语回答，而是耸耸肩，脱口用地道的巴黎口音说：“Je ne sais pas.”^①话一出口，她就慌了神。他知道对方会以为她在卖弄自己，可她并无此心。她甚至都不清楚这句话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就好像她体内有个人在秘密地用法语思考问题——这简直太滑稽了。在巴黎，她从来没有用法语思考问题的能力，怎么到了这儿就突然有能力了呢？

“看来咱们开始法国化了。”格洛普先生不以为然地说。安娜用法语回话的时候，二人均感到意外，缓过神后他就来了这么一句。“好啦，我就不耽搁你们了。”他说完急匆匆走了。

① Je ne sais pas：法语，我不知道。



当三个女孩子一同往回走的时候，芙莱妮莉和罗艾丝莉一语不发，安静得出奇。

“我想你现在可以说一口法语了。”最后，芙莱妮莉这样说道。

“不行，”安娜说，“麦克斯比我强多了。”

“我会说Oui——我想它的意思是‘是的’，对不对？”罗艾丝莉说，“法国有没有大山？”

“巴黎跟前是没有的。”安娜说。

芙莱妮莉一直在若有所思地盯着安娜。这时只听她说：“要知道，你现在像是变了个人。”

“我没有变！”安娜气愤地说。

“你变了。”芙莱妮莉说，“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你变了。”

“胡说！”安娜叫道，“我当然没有变！”可她心里清楚芙莱妮莉是对的。虽然年仅十一岁，她却觉得自己老了，不禁黯然神伤。

接下来的几天假日还是过得很开心的。安娜和麦克斯与兹维姆家的孩子一起去游泳，一起玩游戏，即便跟从前有所不同，也是十分愉悦的。麦克斯说，虽然不能朝夕相处，但这不会影响他们的友谊。暑假结束时，他们真舍不得离开，跟朋友们深情地依依惜别。不过，对安娜和麦克斯而言，返回巴黎倒像是回归故里，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第十九章

返回学校时，安娜发现她们已升了一个年级。苏格拉底夫人仍是她的老师，但课程难度突然加大了。这是因为她们班在准备参加一种叫certificat d'études^①的考试，除了安娜，明年夏天班上每个人都参加。

“不让我参加，因为我不是法国人。”安娜告诉妈妈，“再说，我也是通不过的。”

尽管如此，她仍得做同样的功课。

班上的同学每天放学后至少得做一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得熟记

① certificat d'études：法语，毕业证。



许多页书的历史和地理，还得写论文和研究语法。安娜做这些功课，用的是一种她仍然不能完全听懂的语言。就连一直是她拿手好戏的算术此时也叫她穷于应付了。光数字是不需要翻译的，而如今解的是应用题——例如，从错综复杂的角度分析挖地沟，分析火车的错车，分析怎样以一种速度往水箱里注水，又怎样以另一种速度把水抽出来。解这样的应用题，她必须先把题意翻译成德语，然后才能够进行思考。

随着天气转冷，天色变暗，她开始感到身心疲惫。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家，她懒于做功课，而是坐在那儿望着书本发呆。突然间，她的一颗心沉到了谷底。苏格拉底夫人满脑子想的都是考试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给她吃小灶了，于是她的学习好像不是在进步，而是在走下坡路。无论她怎样努力，她的听写出错率都无法降到四十以下——最近出错率甚至还有所攀升，跨过了五十大关。上课回答问题，即便她明明知道答案，往往也需要在心里将其翻译成法语，等说出口就太晚了。她觉得自己恐怕永远也赶不上去了，便有了破罐子破摔的心思。

一天，她在做家庭作业时，妈妈走了进来。

“快做完了吧？”妈妈问。

“还早着呢。”安娜说。妈妈走上前看了看她的本子。

安娜在做算术作业。她在本子的上方仅仅写了个日期和“应用题”几个字。围着“应用题”几个字，她用尺子画了个箱子状的小方框，再用红笔画了一圈曲线。接下来，她在曲线上点了许多小点，再画一圈锯齿线，又用蓝笔在锯齿线上加点。把这些做完，几乎用掉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妈妈看了她的涂鸦，简直气爆了。

“怪不得你完不成作业！”她吼道，“你拖拖拉拉地磨洋工，最后累了，就解不出题意了。这样磨蹭，什么都别想学会！”

这正是安娜心里的想法，说得她不由得流出了眼泪。

“我努力了！”她抽泣着说，“可就是力不从心。简直太难了！我一直在尝试，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随后，她又抽抽噎噎哭个不停，大滴的泪珠掉在“应用题”上，把本子都打湿了——那些曲线膨胀开，与锯齿线交融在了一起。

“你是一定能够闯过难关的！”妈妈说着，伸手去拿本子，“看看我能不能帮你……”

而安娜大叫道：“你帮不了！”她的语气异常强硬。只见她一把将本子推开——那本子飞下桌子，落在了地板上。

“好吧，你今天显然状态不佳，完不成作业了。”妈妈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道，随即便走出了房间。

正当安娜在想心事，不知该怎么办好时，妈妈又走了回来，身上穿着外套。

“我要去买点鳕鱼晚上吃，”她说，“你最好和我一道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

母女俩一道走上了街头，谁也不说话。天气寒冷，光线暗淡。安娜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妈妈身旁，两手插在兜里，心里空落落的。她觉得自己是个窝囊废，永远也说不好法语。她终将像格雷特一样，怎么学都学不会。但与格雷特不同的是，她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无法返回自己的祖国。想到这里，她的眼睛又开始潮湿，鼻子又开始发酸了。妈妈拉了一把她的胳膊，没让她撞在一位老太太身上。

鱼铺离家有一段距离，位于一条灯火灿烂的繁华街道上。隔壁有一家糕饼店，橱窗里摆满了奶油的美味佳肴，既可以带走吃，也可以坐在店里的一张小桌子旁吃。安娜和麦克斯常来欣赏，但从来没有走进去过，因为店里的东西太贵了。这一次，安娜情绪低落，甚至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可是，妈妈走到厚重的玻璃门跟前，却停住了脚步。

“咱们进去看看。”她对一脸诧异的安娜说，随即将安娜拉进了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温暖的气息以及糕饼和巧克力的香味。

“我要杯茶，你可以吃块蛋糕。”妈妈说，“咱们谈一谈。”

“太贵了吧？”安娜小声问。

“一块蛋糕还是能吃得起的。”妈妈说，“不过，你最好别挑那种特别大的蛋糕，否则买鳕鱼的钱可能就不够了。”

安娜挑了块栗子泥甜蛋糕，抹了生奶油。随后，母女俩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了下来。

“你瞧，”当安娜把叉子插入蛋糕准备大快朵颐时，妈妈说道，“我知道你在学校不容易，知道你累坏了。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在法国生活，就得学法语。”

“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安娜说，“如今不是在进步，而是在退步。也许，我属于不善于学语言一类的人。”

妈妈立刻被激怒了。

“胡言乱语！”她说，“你这样的年龄，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安娜吃了口蛋糕。味道好极了。

“你想尝尝吗？”她问。

妈妈摇了摇头。



“截至目前，你表现得相当不错。”过了一会儿，她说道，“人人都说你的法国口音无可挑剔。考虑到咱们才来了不足一年，你真的学到许多知识了。”

“只是现在我好像再也无法取得任何进展了。”安娜说。

“你一定会的！”妈妈说。

安娜垂下眼皮，看着自己的盘子。

“你瞧，”妈妈说，“并非事事都能顺遂人意。当年我学音乐，有时苦练几个星期都不见起色……正当快绝望的时候，却有了醍醐灌顶之感，心里觉得豁然明朗起来。我当时就想不出自己为何早先没有看到道理就摆在那里。或许，你学法语也和这种现象类似。”

安娜一声不吭。她觉得自己的情况和妈妈当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随后，妈妈似乎做出了一项决定。

“咱们这样做吧，”她说，“到圣诞节只剩下两个月了，你能不能再做一次尝试？假如到圣诞节你仍觉得无法闯过难关，那咱们就另作安排。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办法，因为咱们交不起补课的费用。不过我答应一定会认真考虑。这样行不行？”

“好吧。”安娜说。

蛋糕的确好吃得不得了。等到把最后的一点栗子泥舔进嘴里，安娜心情好转，觉得自己并非像以前想的那般和格雷特一样没出息。母女俩在小桌子旁又坐了一会儿，因为这儿的气氛让人愉悦。

“和我的女儿出来喝茶感觉真好。”妈妈最后说道，并微微一笑。

安娜也笑了笑。

结账时，钱数超出了她们的预期。这样，剩下的钱就不够买鳕



鱼了。于是，妈妈便买了些贻贝回家——反正这也没什么关系。次日早晨，她写了封短信让安娜带给苏格拉底夫人，把安娜家庭作业的情况解释了一番，另外可能还写了些什么，因为苏格拉底夫人看了信后，叫安娜不要担心功课，并腾出时间在午饭休息时帮她补习。

此后，学习的情况似乎就不那么一团糟了。一旦遇到障碍，感到力不从心，安娜便会记起妈妈的话，想到如果自己真的感到无法应付，就不必一拼到底。这样一来，她反而发现自己能够应付得了。

一天，她的世界整个翻了过来。

那是个星期一的早晨。她和科莱特在学校门口遇见了。

“你星期天都干了些什么？”科莱特寒暄道。

这次，安娜没有把问题翻译成德语，想出回答的话，再将想好的话翻译成法语，而是脱口说道：“我们去看望朋友了。”

这句话是纯正的法语，未经思考便说出了口，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她惊愕万分，木雕石塑般站在那儿，甚至没听清科莱特接下来的话。

“我在问你，”科莱特高声喊道，“你带那只猫出去玩了吗？”

“没有，外边太潮湿。”安娜说。这次，她还是未经思考，说的还是纯正的法语。

这种情况就像是出现了奇迹。她不相信会持续很久。仿佛她突然发现自己会飞，生怕转眼会掉下来，摔个粉身碎骨。怀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她走进了教室——而她的新才能竟然持续了下去。

头一节课，她回答了四个问题，全都回答对了，引来了苏格拉底夫人惊讶的目光，对她连声称赞。课间休息，她和科莱特有说有笑。吃午饭时，她向克洛蒂尔描述了妈妈烹饪猪肝和洋葱的情况。



她打过一两次磕绊，还出过错，但大多数时间，她都能够把法语说得跟德语一样——脱口而出，不加思考。一天下来，她激动得飘飘欲仙，但一点疲劳感都没有。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她一时觉得担心得不行，生怕自己的新才能会像突然出现那样，突然消失。不过，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到了学校，她发现自己的法语说得比先前更加流利了。

这星期结束的时候，妈妈惊讶地看了看她。

“从没见过哪个人变化这么大。”妈妈说，“几天前你还一脸的无奈和悲哀，现在却像是长大了，显得成熟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我学会讲法语了。”安娜说。



第二十章

今年圣诞节，家里的钱比去年的还少，但由于有费尔南德一家的陪伴，欢乐的气氛却更为浓厚。在法国，主要的庆祝日不是圣诞节，而是除夕。除夕来临时，连小孩也允许守夜，熬夜熬到午夜时分。大伙儿在费尔南德家一起吃了一顿特殊的晚宴，并且互换了礼物。安娜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些巧克力，作为给那只白猫的礼物。晚宴过后，她没有陪麦克斯及弗朗辛去玩，而是待在客厅里，将巧克力掰成小块放在地板上喂猫。妈妈和费尔南德夫人在厨房里洗碗刷碟子，而爸爸和费尔南德先生舒服地坐在扶手椅上，边喝白兰地，边进行着他们那种无休无止的谈话。

对于所谈的话题，爸爸似乎很感兴趣，这让安娜感到高兴，因



为早晨收到朱利叶斯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后，他一直都沉默寡言，情绪低落。一年到头，都有朱利叶斯不定期寄来的明信片，上面虽然没有真实的消息，但却充满了爱。有的时候，明信片上会写一些短短的笑话，每次都会有对“爱丽丝姨妈”的问候。这一次的明信片跟平时一样仍是寄给安娜的，却只字未提“爱丽丝姨妈”，甚至连一句祝贺新年的话也没有。明信片的画面上有几只狗熊，朱利叶斯在背面只写了一行字：“对于人类，我见得越多，就越喜欢动物。”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用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署名，但一看那漂亮、工整的字体就知道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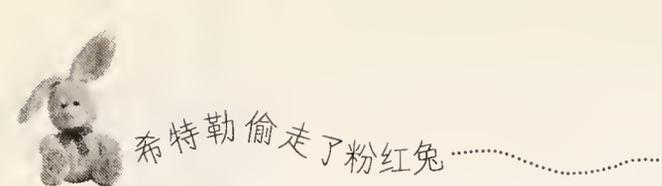
爸爸默默无语地看完，把它和他精心保存在桌子抽屉里的朱利叶斯寄来的其他明信片及信件放在了一起。在这一天里，他几乎连一句话也没说过。而现在看见他和费尔南德先生谈笑风生，安娜由衷地感到高兴。

“你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他说道，“其他的就没有关系了！”

“是啊，可是……”费尔南德先生说。安娜意识到，他一定又在为大萧条发愁了。

大萧条是唯一让费尔南德先生焦虑不安的事情。安娜问过好几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能解释得了。这种现象在法国发生了——人们口袋里的钱变少了，工作变少了，费尔南德先生的几位同事被报社解雇了。每次费尔南德先生谈到大萧条，爸爸都会提醒他，说他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这一次，也许是由于朱利叶斯的缘故，爸爸的话比平时又多了一分说服力。

费尔南德先生和他争辩了一会儿，后来突然笑了起来。白猫听到笑声，惊讶得张开了口，口里含的一块巧克力掉了出来。安娜抬



头望去，见费尔南德先生又为爸爸斟满了酒，拍了拍他的肩膀。

“滑稽啊滑稽，”他说，“你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忧虑的事情都要多，却费尽心思安慰我们，把形势光明的一面指给我们看！”

谈话间，妈妈和费尔南德夫人回到了房间里。不一会儿就到了午夜。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都举杯为新年干杯。

“祝一九三五年快乐！”费尔南德先生喊道。“祝一九三五年快乐！”所有的人都跟着喊道。

“为咱们以及所有的朋友们干杯！”爸爸低声说。安娜知道他又在想朱利叶斯了。

二月份的时候，妈妈得了流感。就在她病情逐渐好转时，门房的腿却出了毛病，这对一家人来说是极为不幸的。自从格雷特走后，打扫房间的活儿基本全由妈妈承担，但门房每天上午都会来一个小时，帮着干干粗活。现在只剩下妈妈单枪匹马一个人了。身体好的时候，她都不喜欢干家务，此时心情郁郁寡欢——得流感的人一般都是这个样子。打扫房间、做饭、洗衣服、熨衣服以及缝缝补补，这一切成了千斤重担，叫她觉得不堪重负。安娜和麦克斯帮着买买东西、倒倒垃圾、干些杂活，但大部分家务活还是落在妈妈肩上，这让她牢骚不断。

“光做饭我倒不在乎，”她说，“但还有干不完的洗衣服、熨衣服以及缝缝补补——花的时间太长，没完没了的！”

爸爸一点忙也帮不上。居家过日子都需要做些什么，他一点概念都没有。一次，妈妈熨床单，抱怨说自己累坏了，而他却露出一脸惊愕的神色。

“你为什么要费这个事呢？”他问，“躺上去睡觉，早晚还会弄



皱的呀。”

“天哪，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妈妈叫喊道。

鉴于奥玛玛打算来看望莎拉姨婆，想到当前的状况，她的心情就更糟了。奥玛玛来家里看时，她想让这儿显得整洁一些。可是，当她打扫房间的时候（妈妈打扫房间时有一种猛劲，这在无论是格雷特还是门房身上都是没有见过的），该洗的衣服堆成了小山，而当她烹饪可口却花钱不多的饭菜时，该缝补的东西越聚越多。由于爸爸不能够理解她的艰难处境，她就把怨气发泄在了爸爸身上。一天傍晚，两口子吵了一架。

当时妈妈在补安娜的一件旧衬衫，一边不停地叹气，因为这件活干完，还有一大堆袜子和枕套等着她补呢。

只听爸爸在一旁说道：“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小孩的内衣穿在里边又没有人看得见，没有必要补来补去的。”

安娜心想，爸爸应该明智些，知道这会引来一场争吵。

“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妈妈叫喊道，“你根本不知道家里需要干什么样的活。我又是洗衣服、熨衣服，又是做饭和缝缝补补，都快累死了，换来的却是你这么一句话，说什么没有必要！”

“还不是因为你老是怨天尤人的。”爸爸说，“别人家的家务活儿，好像也都能干得了嘛。你看看人家费尔南德夫人吧。”

这下子又引发了妈妈的怒气。

“费尔南德夫人喜欢干家务！”妈妈吼道，“再说，她有一个日工和一台缝纫机帮着她。你瞧瞧这个！”她把手中的一个烂了口子的枕套挥了挥高声说，“她两分钟就能补好，而我至少得花半个小时。



你把我跟她比，正说明你对情况一无所知！”

爸爸听了她激烈的话语，不由得吃了一惊。他爱妈妈，不愿看到她伤心的样子。

“我只是说，”他嗫嚅道，“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一定有办法让事情简化一些……”

“你最好去问问费尔南德夫人看怎么简化！”妈妈吼道，“我所学会做的只是弹钢琴！”她说完大步走出房间，砰的一声把门摔上了。

第二天安娜放学回家，乘电梯时碰见了爸爸。他提着一个带把的大木头匣子。

“这是什么？”安娜问。爸爸说：“给你妈妈的礼物。”

安娜兴奋极了，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迫不及待地要打开它。妈妈见了却沉下了脸。

“你该不是买了……”爸爸拿开匣子盖的时候，她说道。爸爸自豪地接口说：“买了一台缝纫机！”

安娜心想，这台缝纫机和费尔南德夫人的那台一点也不一样。费尔南德夫人的缝纫机是银色的，而这台是黑灰色的，形状也怪怪的。

“当然，这不是新的。”爸爸说，“也许需要清洗一下。用这你可以补枕套和袜子，给孩子们做衣服就不用求费尔南德夫人了……”

“我就不会做衣服。”妈妈说，“还有，用缝纫机是不能补袜子的。”她显得有些惊慌失措。

“哦，能用缝纫机做什么你就做吧。”爸爸说。

大家都盯着桌子上的那玩意儿发呆。安娜觉得，看缝纫机的那个样子，像是什么也做不了。



“花了多少钱？”妈妈问。

“你不用为这操心。”爸爸说，“我为《巴黎人日报》多写了一篇文章，今天他们把稿酬给了我。”

妈妈听了，气得发了疯。

“家里急需那笔钱呢！”她叫喊道，“你就不记得了吗？我得付房租和肉铺的赊账，安娜还需要一双新鞋。咱们不是说好要用那笔稿酬做这种用途嘛！”

爸爸看上去很沮丧。显然，他记不得这些事情了。没等妈妈再说下去，门铃响了，安娜开门见是费尔南德夫人。刚才家里为缝纫机在闹腾，竟然忘了她要来喝茶的。

“你过来看看！”安娜把费尔南德夫人引进餐厅时，爸爸和妈妈都招呼道，但语气却截然不同。

费尔南德夫人用难以置信的目光将缝纫机观察了一番。

“这是从哪儿搞来的？”她说道，“一定是从诺亚方舟上弄来的！”

“有那么古旧吗？”爸爸说。

费尔南德夫人更加仔细地把缝纫机检查了检查。

“是花钱买来的？”她用听上去仍然很惊讶的语气问。

“当然喽！”爸爸说。

“可这针盘都坏了。”费尔南德夫人说，“还有，整个轴都是歪的——一定是掉在地上摔歪的。所以说，它可能用不成。”

她注意到缝纫机的一侧有一个隆起的牌子，便用手帕擦了擦。擦掉上面的污垢，逐渐露出几个数字。那几个数字形成了一个日期——一八九六年。

“作为古董，倒是挺有意思的。”她语气坚定地说，“但是当缝纫



机用是不成的，必须退回到商店里去。”

爸爸无法相信他这么一件好礼物竟然用不成。

“你敢肯定吗？”他问。

“完全肯定。”费尔南德夫人说，“快把它送回商店，让他们把你的钱还给你。”

“把钱要回来，能给我买新鞋吗？”安娜问。她知道现在说这话不是时候，但她的旧鞋已经小得夹脚，破破烂烂的，她早就期盼着能穿上一双新鞋了。

“给你买，给你买。”妈妈不耐烦地说。而爸爸仍犹豫不决。

“希望他们同意退货。”他说道，“那个把东西卖给我的人好像不是十分好说话的。”

“我陪你去。”费尔南德夫人说，“我想看看那家卖古董缝纫机的商店。”安娜也跟着去了。

那家商店并非像安娜想的那样只卖缝纫机，还卖许多七零八碎的物件，如旧椅子、摇摇晃晃的小桌子和残缺不全的照片什么的。一些物件摆放在人行道上。一个破衣烂衫的男子站在那些货品的中间，正在把一张秃了毛的虎皮往一个五斗柜上搭。见到爸爸，他那双颜色浅得出奇的眼睛眯缝了起来。

“下午好！”爸爸像平时那样彬彬有礼地问候道，“这台缝纫机是今天上午买的，恐怕用不成。”

“用不成？”那人说道。他对此好像并不怎么感到意外。

“是的。”爸爸说，“我把它拿来了。”

那人没吭声。

“如果你能把钱退还给我，我将感到非常高兴。”



“哦，退不成！”那人说，“我不能那样做。做生意，丁是丁卯是卯。”

“可这缝纫机用不成呀。”爸爸说。

“你瞧，先生，”那人暂时将虎皮放下，侃侃说道，“你到这儿来，买了一台缝纫机，现在你改变了主意，想把钱要回去，生意可不能这样做。做生意嘛，丁是丁卯是卯。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完全同意，”爸爸说，“做生意，丁是丁卯是卯。可这机器是坏的。”

“哪里坏了？”那人问。

爸爸含糊地胡乱指了指。

那人没加理会。

“几个小零件坏了，”他说道，“换上新的花不了几个钱。再说，你出的那点钱，总不能期待它完美无瑕吧。”

“是的，我想是的。”爸爸说，“可它压根儿就用不成呀。你看能不能把货退掉？”

“不行，我看不行。”那人说。

爸爸显得不知所措，不清楚接下来该说什么了。安娜眼看着给她买新鞋的钱在渐渐离她而去。她知道爸爸上当受骗了，也知道爸爸是个老好人，而非那种强硬的人，能迫使店主把钱退回来。想到这里，她叹了口气——可她忽略了费尔南德夫人就在跟前。

“你给我听着！”费尔南德夫人亮开大嗓门喊道，引得几位路人回过头看她，“你把一台破烂缝纫机卖给了这个人，让他觉得这机子能用，这是犯法的。我打算立刻报警，毫不怀疑警方对你这儿卖的别的破烂货也会产生浓厚兴趣的。”



“夫人，请你消消气！”那人喊道。他那双眯缝的眼突然睁大了。

“你可别说卖这东西是诚信经营！”费尔南德夫人嚷嚷道，一边鄙视地用力扯了扯那张虎皮，“你的生意没一点诚信可言。等警察和你把账算完，我丈夫是记者，让他把你再在报上曝曝光……”

“请你别生气，夫人！”那人高声说道，一边把手伸进了衣袋，“只是一场小小的误会！”他慌忙掏出一个脏兮兮的钱包，取出几张钞票递给爸爸。

“钱数对不对？”费尔南德夫人板着脸问。

“好像对着呢。”爸爸说。

“那咱们走吧。”她说。

他们走了没几步远，那人便跑着追了上来。

这是怎么啦？安娜的心里直打鼓。

只见那人带着歉意用手指了指。

“对不起，先生，能不能把它给我？”他说。

爸爸低头发现自己手里仍提着那台缝纫机，于是急忙放下说：“太对不起了。恐怕是因为我刚才心里有点乱的缘故。”

“当然喽，先生。这是很自然的，先生。”那人嘴里这么说着，但似乎心里想的是另一套。

片刻之后，安娜回头望去，见那人正闷闷不乐地将缝纫机摆放在那张虎皮上。

父女二人把费尔南德夫人送到了地铁站。

“以后不要在缝纫机上乱想点子了。”她临别时说道，“你们要用缝纫机，随时可以把我的借去。”她转而对安娜说，“请告诉你妈妈，就说我明天过去帮她补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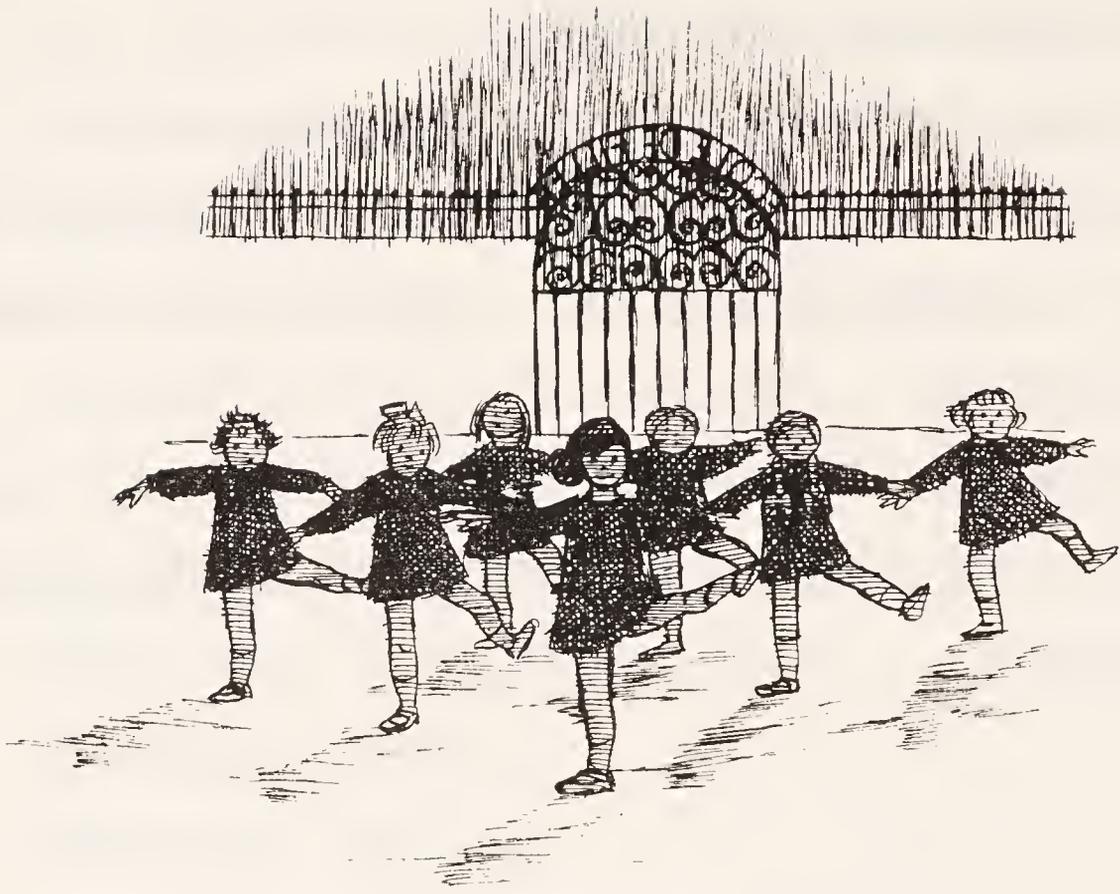


她用敬佩的目光看了爸爸几眼。

“你们俩呀，”她说，“你们俩恐怕是世界上最脱离实际的人了！”

安娜和爸爸一道朝家中走去。寒意袭人，但天空是明亮的，湛蓝湛蓝的。虽然仍看不见春天的迹象，可是人们心里有一种感觉，春天已经不太远了。

这天早晨上学，安娜听写时十个里面有七个都是对的——只有三处错误。买新鞋的钱有了保障，就放在爸爸的衣袋里。这一切让她感到美滋滋的。



第二十一章

就在过复活节之前，奥玛玛到了莎拉姨婆家，第二天下午便跑来看望妈妈和孩子们。在这之前，妈妈在门房的帮助下（门房的腿病已好了些），把家里打扫清理了一番，看上去蛮整洁的，但有一个事实却无法掩盖——公寓房间极其狭小，里面的家具稀稀拉拉。

“你就不能找个大点的房子住吗？”大家一道坐在餐厅里铺着红油布的桌子旁喝茶时，奥玛玛问道。

“大点的房子房租就贵。”妈妈边说边把自制的苹果馅饼端给奥玛玛吃，“我们是出不起的。”

“可你丈夫不是……”奥玛玛露出一副十分诧异的神情。

“现在是大萧条时期，老妈。”妈妈说，“你肯定从报上也看到



了！那么多法国作家都丢掉了工作，还有哪个报社会请一个德国人为他们写文章？《巴黎人日报》又付不起太高的稿酬。”

“不错，可即便如此……”奥玛玛把小房间环视了一圈。安娜心想她有些太挑剔了，觉得情况并不是那样糟糕。就在这时，麦克斯故态复萌，又将椅子斜着坐了，扑通摔倒在了地板上，一盘子苹果馅饼掉在了他的腿上。“也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奥玛玛把后半句话说了出来，就好像麦克斯的行为为她理清了思路一样。

安娜和麦克斯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而妈妈毫不客气地说：“哪里的话，老妈！”随后她吩咐麦克斯去洗一洗，“实际上，孩子们表现得好了。”她告诉奥玛玛说。待麦克斯走出了房间之后，她又补充了一句：“麦克斯平生第一次能够主动学习了。”

“我要参加certificat d'études考试呢！”安娜说。这是她的一条大新闻。苏格拉底夫人认为她进步很大，没有理由不让她和班上其他的同学一道参加将要在夏天举行的考试。

“certificat d'études考试？”奥玛玛说，“不就是一种小学考试吗？”

“是为法国十二岁的孩子举办的考试。”妈妈说，“安娜的老师觉得她这么快就赶了上来，十分了不起。”

可是奥玛玛却摇了摇头。

“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怪怪的，”她说，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妈妈，“跟你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天差地别。”

这次来，她给每个人都买了礼物。在巴黎逗留期间，就跟在瑞士的时候一样，她为妈妈和孩子们安排了几次郊游，大家玩得很开心。要是让安娜家里出这笔钱，他们是绝对出不起的。不过，对于



他们的新生活，奥玛玛还是不能够真正理解。

“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成了家里的流行语。

“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妈妈一旦忘了给麦克斯准备上学吃的三明治，麦克斯就会以责备的语气来上这么一句。麦克斯滑楼梯的扶手，被门房抓住，安娜便会摇摇头说：“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一次，奥玛玛来过之后，爸爸问妈妈：“你老妈怎么样？”安娜听见妈妈回答说：“跟平时一样，心眼好，但一点想象力也没有。”

奥玛玛该回去了。她爱抚地拥抱了妈妈和孩子们。

“记住，”她叮咛妈妈道，“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把孩子送到我那儿去。”

安娜迎住麦克斯的目光，做了个口型，像是在说：“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不过，奥玛玛对他们这么好，说这样的话就有点不地道了。兄妹俩相互挤眉弄眼，强忍住没有咯咯笑出声来。

过了复活节，安娜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学校里去。自从学会了说法语，她喜欢上了上学。做功课像是一下子成了小菜一碟。用法语写小故事和作文，她开始从中获得乐趣。这跟用德语写作完全不同——你可以用文字勾勒出各种各样不同的景象——她发现用法语写作令人特别激动。

连家庭作业也不再是负担了。最难的是熟记大篇幅的法语、历史和地理，但安娜和麦克斯发现了一种记忆的方法。如果临睡前学了相关的篇章，他们发现次日早晨醒来仍能记得。下午记忆开始模糊，第二天就彻底忘了。不过，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么长一段时间



的记忆。

一天傍晚，爸爸来到他们的房间，见兄妹俩正在相互听对方背诵功课。安娜背的是拿破仑的经历。听见她咕噜咕噜往下背诵，爸爸看上去都惊呆了。开始的一句是“拿破仑生于科西嘉岛”，中间加了一长串日期和战役名称，最后的一句是“他死于一八二一年”。

“以这种方式学习拿破仑的事迹可真是非同一般。”爸爸说，“你所知道的情况就这么些吗？”

“也只有这么些情况！”安娜说。她显得很伤心，尤其是她中间连一点错都没有出过。

爸爸哈哈笑了。“不，并不是只有这么些情况。”他说道。随后，他坐在安娜的床上，滔滔不绝讲起了拿破仑的事迹。他说到拿破仑和一大群兄弟姊妹在科西嘉岛度过的童年，说到拿破仑优秀的学习成绩，说他十五岁当上了军官，二十六岁成为法军的总指挥，让他的兄弟姊妹都当上了他所征服的各个国家的国王或王后，然而他却无法让他的母亲——一个普通的意大利农妇为之所动。

“C'est bien pourou que ga dure.” 每每听到儿子打胜仗的消息，她都会不以为然地说。意思是：“能天长地久才是好的结果。”

爸爸说拿破仑母亲不祥的预感变成了现实。在对俄战争中，法军惨败，一半将士阵亡。最后的结局是：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小岛上孤独地死去。

安娜和麦克斯听得都入了迷。

“就像一部电影一样。”麦克斯说。



“是呀，”爸爸若有所思地说，“是呀，是像一部电影。”^①

这些日子，爸爸有较多的时间跟他们谈话，这让安娜感觉很好。由于大萧条的缘故，《巴黎人日报》缩小了规模，爸爸的文章就不能登载那么多了。爸爸和妈妈并不觉得这是件好事，尤其是妈妈，老为钱的事发愁。

“不能老这么下去！”安娜有一次听她对爸爸说，“我一开始就知道咱们应该到英国去。”

而爸爸只是耸耸肩说：“会有办法的。”

之后不久，爸爸又忙碌了起来。安娜可以听见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字，一直打到深夜。于是她心想已经有“办法”了，也就不再为之担忧了。不管怎么说，她的兴趣都倾注在了学校里，对家里的事关注得并不多。certificat d'études考试在一天天地临近，她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她觉得在法国才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就能通过考试，那将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考试日终于来了。七月的一个炎热的上午，苏格拉底夫人一大早便率领着全班同学穿过大街小巷，来到了邻近的一所学校。她们班的考试，将会由一些陌生的老师监督进行，为的是保证公平。所有的科目必须在一天内完成。要考的科目多，摊在每一门科目上就没有多少时间了。这些科目包括法语、算术、历史、地理、唱歌、缝纫、美术和体育。

先考算术，一个小时的时间，安娜觉得自己发挥出色，接下来

^① 安娜的爸爸以后果真用这些素材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



考法语听写，然后就是十分钟的休息。

“你考得怎么样？”安娜问科莱特。

“还好。”科莱特说。

截至目前，一切都还算顺利。

休息之后，发下来的是历史和地理两套题，每一套半个小时。

再接下来——灾难发生了！

“由于时间比较紧张，”一位监考老师宣布道，“往年是把缝纫和美术放在一道考，考分加在一起，而今年决定只考缝纫，算作一个总科目。”

安娜最差的就是缝纫。她怎么也记不住各种各样针法的名称。由于自己不擅长缝纫，她就觉得这门课纯粹是浪费时间。甚至就连苏格拉底夫人也无法让她对此产生兴趣。她曾经给安娜裁了个围裙让她镶边，而安娜手脚太慢，等到镶好了边，她的个子已长得太高，系不成了。

此时听到监考老师的宣告，安娜的心沉到了谷底。接下来，发给她一块四四方方的布料、一根针、一条线和一些令她不知所云的指南。她瞎猜着指南的意思，把线扯来扯去，狂乱地解着不知从何处钻出来的死结，挣扎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末了交上去的缝纫作品歪歪扭扭、皱皱巴巴，收作品的老师见了大为吃惊。

午饭是和科莱特一起在学校操场上吃的。安娜郁郁寡欢。

“一门考砸了，是不是这次考试就通不过了？”二人坐在树荫下的板凳上吃三明治时，她这样问道。

“恐怕是的。”科莱特说，“除非你有一门课考个优秀，那就可以弥补。”



安娜在心里把考过的科目都过了一遍，发现除了缝纫课，其他的考得都不错——只是还都达不到“优秀”的程度。通过整个考试的希望显得十分渺茫。

然而，下午看到法语作文的题目，她的心情有所好转。有三个题目供选择，其中之一是《一次旅行》。安娜决定写自己对爸爸曾经有过的一次旅行的感受——爸爸发着高烧，从柏林前往布拉格，心中忐忑不安，不知道会不会在边境被拦下来。这个科目有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她写着写着，就越发觉得爸爸的旅行历历在目。她觉得自己知道当时是怎么样一幅场景，了解爸爸的心理活动，知道发着高烧的爸爸时不时一定会精神恍惚，分不清心理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写到爸爸抵达布拉格，她几乎写满了五页纸。在交卷子前，刚好还有点时间检查标点和拼写。她觉得这是她写过的最好的一篇作文。要不是倒霉的缝纫课，她坚信自己一定能通过考试。

下面要考的只剩下唱歌和体育了。唱歌是每个学生分开考，但由于时间紧迫，每个人考的时间都很短。

“你唱一唱《马赛曲》！”考官命令道。可安娜刚唱了几句就被叫住了。“很好，这就行了。”考官说。随后，她喊道：“下一个！”

考体育课，只剩下十分钟了。

“快点！动作快点！”考官大声叫喊着，把学生们领进了操场，让她们散开。另一个老师过来帮忙，合力将学生分为长长的四个队列，队列之间隔开一两米。

“注意！”其中的一个老师喊道，“每个人都用右腿单腿站立，左腿向前抬起，离开地面！”

除了科莱特，所有的人都照做了。科莱特弄错了，用的是左腿



站立，随即偷偷换了回来。安娜站得笔直，胳膊伸开保持平衡，同时拼命地把左腿抬高。她用眼角的余光看看跟前的几个学生，发现没有人的腿抬得有她那么高。两个老师从队列间走过，陆续有学生身子摇晃和摔倒在地，她们在一页纸上做了记录。来到安娜面前时，老师们停住了脚步。

“非常好！”其中的一个说。

“的确很优秀。”另一个说，“你看是不是……”

“哦，当然喽。”第一个老师说着，在记录本上写了个分数。

“完啦！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她们走到队列的末端时，高声喊了一句。科莱特跑到安娜跟前拥抱了她。

“你做到了！你做到了！”科莱特叫道，“你的体育是优秀。现在即便缝纫课通不过，也没有关系了！”

“你真的这么想？”安娜说。其实她自己心里对此确信无疑。

穿过热烘烘的大街，她一路走回家，高兴得容光焕发，迫不及待地想把考试的情况讲给妈妈听。

“你的意思是，由于你单腿站立表现出色，不会缝纫也没关系？”妈妈说，“这种考试真是有特色！”

“是啊，”安娜说，“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法语和算术这样的课程，而这些课我考得都相当不错。”

妈妈调制了些冰镇柠檬水，母女俩坐在餐厅里边喝边聊。安娜喋喋不休地说道：“考试结果几天后就可以拿到——时间不会长的，因为都快放假了。来法国还不到两年，如果真的能通过，你说是不是很了不起？”

妈妈说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正在这时，门铃响了，麦克斯



回来了，脸色苍白，显得很激动。

“妈妈，”他脚还没有进门，就叫嚷道，“星期六的颁奖你得参加。如果有事，就把事取消掉。颁奖会非常重要！”

妈妈听了，满脸的喜色。

“你获得拉丁语大奖啦？”她问。

麦克斯摇了摇头。

“不是的……”他只说了这么三个字，后半句话像是梗在了喉咙里一样。“我获得了……”他说着又停顿了下来。末了，他脱口说道：“我获得了prix d'excellence^①。这就是说，他们认为我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

自然，家里一片欢腾，人人都在称赞麦克斯。爸爸中断了打字，停下来听这一巨大的喜讯。安娜和所有的人一样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可她还是禁不住觉得这一喜讯来得不是时候，倒希望它迟一些时候再来。为了通过certificat d'études考试，她悬梁刺股，努力了那么长时间。而今，即便她通过了考试，家里人也不可能为之振奋了，尤其是她的成功部分归因于单腿站立的天赋！

公布考试结果时，并没有像她期待的那样出现激动人心的场面。她通过了，科莱特和班上大多数同学也都通过了。苏格拉底夫人给每个获得成功的学生发了一个信封，里面有写着考生名字的证书。可是，当安娜打开自己的那个信封时，发现里面另外还有别的东西——除了证书，还有两张十法郎的钞票和一封巴黎市长的信。

① prix d'excellence：法语，优秀奖。



“这是怎么回事？”她问苏格拉底夫人。

苏格拉底夫人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绽放出了欢乐的微笑。

“对于certificat d'études考试中二十篇最优秀的法语作文，巴黎市长决定予以奖励。”她解释道，“看来，你是获奖者之一。”

安娜把此事告诉了爸爸，他就像听到麦克斯获得prix d'excellence时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是你作为作家获得的第一笔稿酬。”他说道，“用非母语创作获奖，的确是了不起的壮举。”



第二十二章

暑假来了。安娜突然意识到，没有一个人说过出门度假的话。天气热得不得了，走在人行道上，透过鞋底你都可以感到地面在发烫。阳光像是深深渗入了街道和房屋，到了夜间都凉不下来。刚一放假，费尔南德一家就到海边去了。随着七月份转入八月份，巴黎逐渐变得空荡荡的。街角处的文具店首先挂出了停业牌，上写：“九月开始营业”。就连爸爸买缝纫机的那家商店的老板也关闭门窗，避暑去了。

夏日炎热而漫长，真不知怎么才能熬得过去。公寓房里热得像蒸笼，安娜和麦克斯通常玩耍的广场上倒是有阴凉地，却也热气腾腾，玩不成什么有趣的游戏。兄妹俩把一只球扔来扔去，要不就玩



一会儿陀螺，他们很快就感到疲倦，坐下来想入非非，真想游游泳，喝杯冷饮。

“要是能坐在苏黎世湖的湖边，能跳进水里玩，那该有多好！”安娜说。

麦克斯把被汗粘在身上的衬衣扯了扯。

“那是异想天开。”他说，“咱家连付房租的钱都唯恐不够，哪还能去度假？”

“这我知道。”安娜说，她觉得他们的话太让人丧气，于是又补充了一句，“要是有人买爸爸的电影剧本就可以去度假。”

爸爸的电影剧本的灵感来自那次他和孩子们有关拿破仑的谈话。剧本写的不是拿破仑本人，而是他的母亲——老人家身无分文，却养大了孩子们；拿破仑的成功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最终遭遇惨败，老人家双目失明，白发人送黑发人，仍坚强地活了许多。这是爸爸创作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他沉浸于剧本创作时，安娜以为他在为《巴黎人日报》撰稿，在想“办法”。鉴于报社深陷前所未有的困境，她希望爸爸的剧本会让家里的财政柳暗花明——但截至目前，尚未有“柳暗花明”的一丝一毫的迹象。

爸爸把剧本分别给了两家法国的电影公司，遭到了退稿，而且退稿的速度快得叫人伤心。最后，他将剧本寄给了英国的一位匈牙利电影导演。此举似乎更不可能成功，因为谁都不知道那位匈牙利人能不能看得懂用德语写的剧本。安娜也心存疑虑，觉得英国人是拿破仑的头号敌人，怀疑他们会比法国人更热衷于拍有关拿破仑的电影。不过，剧本至少还没有被退回来，所以仍然存在着希望。

“我认为不会有人买这个剧本的，你觉得呢？”麦克斯说，“关



于钱的问题，真不知爸爸妈妈该怎么办好。”

“唉，车到山前必有路。”安娜说。不过，她心里暗暗还是有些害怕。万一无路可走了呢？那时该怎么办呢？

妈妈变得爱发脾气了，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好像小小的事情就能激怒她，如那次安娜不小心弄坏了她的角质发卡就是一例。

“你为什么就不能当心一些？”妈妈大发雷霆。安娜说一个发卡仅仅值三十个生丁而已，妈妈则吼道：“三十个生丁也是钱！”她硬要把破碎的发卡用胶水粘在一起，也不愿买新的。一次，她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把你们送去和奥玛玛住一段时间，你们看怎么样？”

麦克斯斩钉截铁地说：“绝对不行！”大家听了都笑了。可是，后来的情况就让他们笑不出声了。

夜间，躺在黑黢黢、热烘烘的卧室里，安娜忧心似焚。爸爸的经济状况如果不见好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她和麦克斯真的会被送走吗？

八月份过了一半的时候，英国方面来了一封信，署名人是那位匈牙利电影导演的秘书。信中说匈牙利电影导演感谢爸爸的剧本，盼望着能看到爸爸这么一位杰出作家的任何一部作品，但他觉得有必要告诉爸爸——目前人们可能对有关拿破仑的电影缺乏兴趣。

妈妈刚一看到英国的邮票时激动万分，但随即大失所望。

“他拿到剧本差不多一个月了，却连看也没有看！”她嚷嚷道，“要是咱们在英国就好了！那咱们就可以想想办法！”

“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爸爸说。



最近一段时间，“要是咱们在英国就好了”成了妈妈常挂在嘴边的话。这不仅因为她小时候有过一个和蔼可亲的英国家庭女教师，还因为老听说哪个哪个难民在英国定居，找到了可心的工作。她讨厌法国的报社，因为他们不请爸爸为他们写文章；她讨厌法国电影公司，因为他们退回了爸爸的电影剧本；而她最为讨厌的是缺钱花，弄得就连买牙膏这样小小的生活必需品也让她伤脑筋。

收到英国来信约莫两个星期后，事情陷入了僵局。起初，是妈妈的床出了毛病。早饭后，她想把床收拾一下。当 she 将床单和枕头拿开，准备把床变回沙发时，它却突然卡住了。原该移动沙发床的软垫，将它盖在寝具上，现在却动不了了。她把麦克斯叫来帮着推，也于事无补。热浪固守在房间里不肯退去，热得妈妈和麦克斯直擦脸上的汗。“唉，为什么老有东西出毛病呢？”妈妈叫道。随后她又说：“让门房来修修。安娜，你去叫她上来一趟。”

这可不是一件讨人喜欢的差事。门房原先每天来帮妈妈打扫房间，可最近妈妈为了省钱，把她的活路断了，这叫她脾气变得坏坏的。幸好安娜一出门撞见了她。

“我把邮件拿上来了。”门房说（其实仅是一份报纸而已），“顺便把房租收一收。”

“早晨好，夫人！”爸爸在过厅迎住门房，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打了个招呼。“你能不能看看这张床？”门房跟在安娜的身后走进妈妈的房间时，妈妈问道。

门房敷衍了事地胡乱把沙发床推了推。

“这恐怕是孩子们弄坏了。”她说道。随后她又重申了来意：“我是来收房租的。”



“孩子们连靠近都没有靠近过。”妈妈生气地说，“收什么房租呀？明天才到交房租的时间呀。”

“是今天。”门房说。

“今天又不是九月一号。”

门房没吱声，默默地指了指手里拿着的那份报纸上的日期。

“哦，那好吧。”妈妈说。她冲着爸爸喊道：“来收房租了！”

“没想到今天该交房租。”爸爸说，“恐怕得明天交给你了。”门房一听变了脸，显出一副特别不愉快的表情。

妈妈发愁地望着爸爸。

“这我就不明白了。”她用德语快速地说，“昨天你没去找《巴黎人日报》？”

“去当然是去了，”爸爸说，“他们叫我等到今天早晨。”

最近《巴黎人日报》步履维艰，能够登载的爸爸的文章少得可怜，就连编辑有时也觉得难以付清稿酬，现在已欠爸爸三篇文章的稿酬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门房粗鲁地打断了他们的话，“交房租的日期是今天，不是明天。是今天！”

爸爸和妈妈对她说话的腔调感到意外。

“你会拿到房租的。”妈妈说着，脸都涨红了，“现在是不是先请你修修这摇摇晃晃的玩意儿，好叫我今晚有个地方睡？”

“值不得我费这功夫，不是吗？”门房一动也没动地说，“对不能按时交房租的人，不值得费功夫！”

爸爸气得怒不可遏。

“不许你用这种口气跟我妻子说话！”他说。门房却理也不理他。



“哟嗬，还摆架子呢！”门房说，“你有什么资格摆架子？”

妈妈一听火冒三丈。

“是不是请你把沙发床修一下？”她吼道，“如果修不了，请你给我出去！”

“哈！”门房说，“希特勒解决你们这号子人，看来还是做对了！”

“滚出去！”爸爸大叫一声，一边将她朝大门外推。

在她走出门时，安娜听见她说：“政府应该明智些，不让你们进入我们的国家！”

父女俩把门房撵出去，回到妈妈身边，见她一动不动站在那儿望着沙发床发呆，脸上有一种安娜从没有见过的表情。见爸爸走进来，她高声说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说完，她狠狠踢了沙发床一脚。

肯定是哪个卡着的地方脱开了，只见软垫在架子上猛地向前一蹿，啪地合上了。除了妈妈，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此时的妈妈变得异常冷静。

“今天是星期四，”她用一种极为平静的声音说，“电影院放映儿童电影。”她在钱包里搜了搜，摸出一点钱递给麦克斯说，“你们俩去看吧。”

“真的让我们去？”麦克斯问。儿童片每张票一法郎，最近一段时间，妈妈老说票有点太贵。

“真的，真的。”妈妈说，“快去吧，迟了就看不上片头了。”

此事叫人觉得有点不对劲，但这样的享受岂容错过！于是，安娜和麦克斯去了电影院，看了三部动画片、一部纪录片和一部关于深海捕鱼片子。回到家，他们看见一切都很正常。午饭已摆上了



桌，爸爸和妈妈正站在窗户跟前说话，身子彼此挨得很近。

“我从《巴黎人日报》要回了稿酬，已经把房租付给了那个可恶的门房，你们听了会高兴的。”兄妹俩进门时，爸爸对他们说道。

“咱们得谈谈。”妈妈接口说。

她把饭菜分到他们各自的盘子上，而兄妹俩在一旁等待着。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妈妈说，“你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国家，靠你们爸爸的稿酬不可能过上像样的生活。所以我和你们的爸爸认为只有到英国去，看是否能在那儿开始新的生活。”

“咱们什么时候去？”安娜问。

“我和你们的爸爸先去，”妈妈说，“你和麦克斯到奥玛玛那儿去，等我们在英国有了出路再说。”

麦克斯看上去情绪低落，但还是点头同意了。显然，他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可是，如果你们在那儿找出路要花很长时间，我们就见不到你们了。”安娜说。

“不会花太长时间的。”妈妈说。

“可就是奥玛玛……”安娜说，“我知道她心眼好，只是……”她不便说奥玛玛不喜欢爸爸，于是转而问爸爸，“你觉得呢？”

爸爸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安娜不愿看到的疲倦的表情，但他用异常坚定的语气说：“你们在那儿会得到很好的照料的。你们要去上学——学业可不能中途荒废。”说完，他莞尔一笑，“你们俩的学习成绩都很优秀。”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妈妈说。

安娜心里产生了一种很不好的苦涩的感觉。



“这么说，都已经决定了？”她问道，“你们就不想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吗？”

“我们当然想，”妈妈说，“但事情是明摆着的，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

“你讲讲你是怎么想的！”爸爸说。

安娜用眼睛盯着面前的红油布。

“我只是觉得一家人应该在一起。”她说道，“我并不在乎到哪儿去或生活得怎样，不在乎艰难困苦，如缺钱花什么的，不在乎今天上午那个愚蠢的门房所说的话——只要咱们一家四口在一起就行。”

“可是，安娜，”妈妈说，“孩子离开父母一段时间，这样的情况很多。英国有许多孩子上的都是寄宿学校。”

“我知道，”安娜说，“可是对失去家园的孩子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失去了家园，你就得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她望了望父母那灾难深重的面孔，脱口说出了下面一段话：“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别无选择，自己这样只会让事情雪上加霜。对于是不是难民，我一直都不在乎，实际上还有些乐在其中。这两年的难民生活，我觉得比继续留在德国要强得多。可是，现在要把我们送走，我心里感到十分害怕……我非常非常害怕……”

“害怕什么？”爸爸问。

“害怕觉得自己真的是个难民！”安娜说着，眼泪哗哗地往下淌。



第二十三章

事后，安娜对自己的发作感到无地自容。她其实心里很清楚，爸爸和妈妈把她和麦克斯送走也是别无选择。她的所作所为只会让大家的心情变得糟糕，该发生的事情还是要发生的。当初她为什么就不能少说几句呢？她躺在床上，为此心事重重。第二天她一大早醒来，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加以弥补。写作文获得的奖金还剩下一些——她要出去买些羊角面包给大家当早餐吃。

街上微风习习。有很长时间了，这还是第一次刮风。安娜在面包店买了些羊角面包，放在纸袋里拿着往回走。倏然间，她的心情好了许多。事情总会有出路的——一切都会变好的。

来到公寓楼，一个男子操一口浓重的德国口音正在和门房说话。



安娜从他身边经过时，听见他在打听爸爸。

“我带你上去。”她冲着那人说。对于门房，她视而不见，门房有点生气，一句话也没说，把一封信递给了她。安娜低头看上面贴的是英国的邮票，脉搏的跳动不由得猛地加快了。乘电梯上楼时，她别的什么也不想，只在猜测信里写的是什麼内容。直待爸爸的客人冲她说话，她才记起了对方。

“你一定是安娜。”那人说。她点了点头。

来者衣着寒酸，声音里含着忧伤。

“爸爸！”安娜进了家门叫道，“我买了些羊角面包当早餐。这儿有一封信，还有一个客人找你！”

“有客人来？现在吗？”爸爸说着一边走出他的房间，一边在系着领带。

他将客人引进餐厅，安娜手里拿着信跟了进去。

“你好！先生你是……”

“我叫罗森费尔德。”那人微微弯了弯腰说，“我曾经是柏林的一个演员。不过，你是不认识的。我只是跑跑龙套，这情况你清楚。”他笑了笑，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大黄牙。随后，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补充了一句：“我有个外甥在这儿做糖果生意。”

“爸爸……”安娜把那封信递上前，而爸爸回答：“以后再说。”

罗森费尔德先生好像很难开口说明自己的来意。他眼睛骨碌骨碌转着，把餐厅的各处看来看去，心里在斟酌着开场白，想了一句不行又想一句。末了，他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小包用棕褐色纸裹着的東西。

“我把这个给您拿来了。”他说完将东西交给了爸爸。爸爸打开



见是一只怀表——一只旧银表，看上去有点眼熟。

“是朱利叶斯的！”爸爸叫道。

罗森费尔德先生难过地点了点头：“我带来的是坏消息。”

朱利叶斯死了。

妈妈给罗森费尔德先生端来了咖啡。他心不在焉地小口啃着一只安娜买来的羊角面包，向他们讲述了朱利叶斯是怎么死的。朱利叶斯差不多一年前被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解雇，失去了他作为馆长的工作。

“这是为什么？”妈妈问。

“你肯定是知道的，”罗森费尔德先生说，“他的祖母是犹太人。”

从那以后，朱利叶斯不能干博物学家的工作了，于是在工厂找了个扫地的活儿。他搬出自己的家，住进廉租房。罗森费尔德先生就住在他的隔壁，二人交上了朋友。在那段时期，尽管身处困境，朱利叶斯还是相当乐观的。

“他逆来顺受，接受了命运，你说是吧？”罗森费尔德先生说，“当时我打算来巴黎投靠我的外甥，对他说：‘你也走吧，糖果生意有咱们俩的活儿干的！’可他不肯听我的劝告。他似乎觉得德国的形势一定会变的。”

爸爸想起朱利叶斯在瑞士时的情形，不由得点了点头。

罗森费尔德先生和朱利叶斯进行过多次谈话，后者频频提到爸爸和他的家人。每逢星期天，朱利叶斯就到动物园里去，罗森费尔德先生陪他去过一两次。虽然朱利叶斯的钱少，但他每次去都给猴子带点花生，给其他的动物也带些吃的去。动物们一见他出现，就跑到笼子的栅栏前迎接他，这让罗森费尔德先生感到惊讶。

“不仅仅是因为食物的关系，”罗森费尔德先生说，“更像是他的



那颗善良的心吸引了动物。”

爸爸又点了点头……

秋季，朱利叶斯傍晚一下班就到动物园里去。动物成了他生活的中心。有只猴子允许他把手伸进笼子的栅栏抚摸它……

就在快要过圣诞节的时候，沉重的打击从天而降。朱利叶斯收到官方的通知，取消了他的动物园通行证。他的祖母是犹太人，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之后，朱利叶斯像变了个人。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不再跟罗森费尔德先生促膝交谈，一到星期天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望着对面房顶上的麻雀发呆。后来，到了春季，在一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朱利叶斯敲开罗森费尔德先生的门，托他到巴黎去时，带一样东西给爸爸。罗森费尔德先生说自己暂时还不走。而朱利叶斯说：“没关系，我现在就把它交给你好了。”罗森费尔德先生将一小包东西接了过来，好让对方宽心。次日早晨，朱利叶斯离开了人世，身旁放着一个已经空了的安眠药瓶子。

罗森费尔德先生几个月后才离开德国。一到巴黎，他就来见爸爸，把东西转交给他。

“这儿还有一封短信。”他说。

短信的笔迹仍是那么工整。

信上只有一句话：“永别啦。祝你万事如意！”信尾的署名是“朱利叶斯”。

罗森费尔德先生走后很长时间，安娜都没有想起自己仍拿在手上的英国来信。等到她最终记了起来，便将它交给了爸爸。爸爸拆开信，默默地看完，然后递给了妈妈。



“他们想买下你的电影剧本！”妈妈叫了起来，随后，她又像是不敢相信似的说了一声，“啊，一千英镑！”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必去奥玛玛那儿住了？”麦克斯急忙问。

“当然喽！”妈妈说，“现在没必要送你们走了。咱们全家可以一起去英国！”

“啊，爸爸！”安娜喊道，“爸爸，这不是太棒了吗？”

“是的。”爸爸说，“很高兴咱们全家人能在一起。”

“想想吧，他们要把你的剧本拍成电影了！”妈妈说着把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此时她留意到爸爸的领口已经磨破了，便对他说：“你需要一件新的夹克衫。”

“把这消息告诉门房，通知她一声！”麦克斯说。

“不——等一等再告诉她！”妈妈高声说，“如果到伦敦去，应该让你们的学校知道。另外，订旅馆的事需要落实。那儿比较冷，你们需要几件羊毛衣……”

突然，事情变得千头万绪，都需要商量。

可是，带来这一变化的爸爸却不愿加入他们的讨论。妈妈和孩子们叽叽喳喳说个没完，制订着计划，而他静静坐在那儿，任声音在周围流动。他手里攥着朱利叶斯的怀表，用一根手指轻轻地抚摸着，抚摸着……



第二十四章

又是一番离别，要到另一个国家去，这种经历让人觉得怪怪的。“刚把法语说溜了，就又要走了！”麦克斯说。

由于苏格拉底夫人在休假，不能当面向她告别，安娜只好写了封短信留在了学校里。然后她和妈妈一起去向莎拉姨婆辞别。莎拉姨婆祝他们在英国的新生活万事如意。听了爸爸的剧本要拍成电影的事情，她由衷地感到高兴。

“最后总算有人愿给这个好人支付一些稿酬了。”她说，“早就该有人这样做了。”

费尔南德一家刚好从海边度假归来，两家人在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晚上。爸爸请客在外边吃了一顿以示庆祝。两家人依依惜别，



许诺不久还将再次见面。

“我们会经常回法国来的。”爸爸说。他穿着新夹克衫，脸上的那种倦容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们可要来伦敦看我们哟。”妈妈说。

“电影上映，我们会去看的。”费尔南德夫人说。

收拾行李没有费多少时间。每一次搬家，他们的家当就会少一些——有许多东西用坏了，便随手扔掉了。

在接到英国来信后不到两个星期的一个灰蒙蒙的上午，他们准备出发了。

妈妈和安娜站在小餐厅里，等着出租车来接他们到火车站去。餐厅里没有了她们所熟悉的日常用的小物件，显得光秃秃的，给人以寒酸的感觉。

“真不知怎么能在这儿住了两年之久。”妈妈说。

安娜用手在餐桌的红油布上来回摩挲了一下。

“我喜欢这儿。”她说。

说话间，出租车来了。爸爸和麦克斯把行李堆放在电梯里，然后爸爸随手关上了公寓房的门。

火车驶出车站时，安娜和爸爸把头探出车窗，望着巴黎慢慢地向后缩去。

“咱们还会回来的。”爸爸说。

“一定会的。”安娜说。她记起了那次回兹维姆客栈度假时的感受，不由得又说道：“不过，感觉会不一样的——咱们没有归属感，对于任何一个地方，咱们恐怕都不会真的有归属感吧？”

“我想是的。”爸爸说，“咱们不会有那种生于斯老于斯的归属感，



但云游四方，对诸多地方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归属感的。我觉得这样的感受也是挺好的。”

这一年秋分时的暴风雨来得早。火车于午饭时分抵达迪耶普时，天昏地暗，大海波涛汹涌，看上去黑黢黢的一片。尽管爸爸新近招财进宝，他们还是选择了比较便宜的慢班轮渡，从迪耶普到纽黑文去。

“不知道手里的钱还能花多久。”妈妈说。

轮船一出迪耶普港口，就开始上下颠簸、左摇右晃。安娜平生第一次在海上旅行心里所产生的那种激动感，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她、麦克斯以及妈妈相互打量着，见对方的脸色先是苍白，后又变得发青。最后，他们下到舱里去，躺在了床上。只有爸爸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通常情况下，渡过海峡需要四个小时，而这次由于天气恶劣，花了六个小时。早在靠岸之前，安娜就变了心情，觉得只要能安全抵达，她才不管英国是个怎么样的国家呢。最终抵达彼岸时，天色太黑，什么也看不清。接轮渡的火车早已开走了。一位好心但说话叫人听不懂的搬运工把他们送上了一趟开往伦敦的慢车。

火车晃晃悠悠地启动，慢慢向前驶去。黄豆大的雨点击打在车窗上。

“英国的天气就是这个样子。”爸爸说。他刚才没有晕船，现在情绪很好。

安娜蜷缩在车厢的角落里，望着外边陌生的、黑魑魑的景物一闪而过。那些景物根本看不清究竟是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感到厌烦了，便偷偷瞧了一眼坐在对面的两个男子。他们是英国人，头顶



上方的行李架上放着两个瓜棱形黑帽——她以前很少见这种帽子。只见他们直挺挺坐在那儿看报。他们虽然同坐一列火车，却彼此不说话。英国人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安静的族群。

火车减速，停在了一个灯光昏暗的小车站。一路上，都不知道停了多少次车了。

“这是到哪儿了？”妈妈问。

安娜读了读一块有灯光照亮的牌子上的字。

“是波弗利尔。”她说。

“这不可能。”麦克斯说，“上一次停车，站名就叫波弗利尔。”

妈妈由于晕船，脸色仍很苍白。这时她亲自看了看那块牌子。

“那是广告牌。”她说，“波弗利尔是一种英国的食品，大概是和炖水果搭配着一起吃的。”

火车在黑暗中慢慢爬行着。安娜睡意袭了上来。困意、咔嗒咔嗒的车轮声以及雨点击打在车窗上的声音——这一切让她觉得有点熟悉。就在之前的某个时候，也有过同样的情景。没等回忆起来，她便昏沉沉地睡着了。

醒来时，火车正在加速，窗外不断有灯光闪过。她朝外眺望，看到的是湿漉漉的马路、街灯以及形状一模一样的小房子。

“正在进入伦敦市区。”妈妈说。

道路越变越宽，房子越变越大，形状也多样化了。突然，车轮滚动的声音也变了。原来，他们驶上了一座桥，脚下流淌着一条宽阔的河流。

“泰晤士河！”爸爸叫道。

河的两岸灯火辉煌。安娜可以看见几辆小轿车和一辆红颜色的



公共汽车在灯光下缓缓行驶。正眺望着，火车已过了桥，将泰晤士河留在了后边。进了站，火车像钻进了一个大箱子，眼前亮晃晃的，旁边就是站台，突然四处都可见搬运工和人头攒动的旅客。伦敦到了！

安娜下了车，和家人立在站台上，等待着妈妈的表弟奥拓来接他们。周围到处都有英国人在打招呼、微笑和交谈。

“能听懂他们的话吗？”

“一句也听不懂。”麦克斯说。

“用不了几个月就能听得懂了。”安娜说。

爸爸叫住了一个搬运工，可是奥拓连人影也看不见。于是，爸爸和妈妈去找他，而孩子们留下来看行李。天气很冷。安娜在一个行李箱上坐下来。那个搬运工冲她笑了笑。

“Français^①？”他问道。

安娜摇了摇头。

“Deutsch^②？”

她点了点头。

“啊，Deutsch！”搬运工说。他是个圆滚滚的矮胖子，有着红红的脸膛儿。随后他又问了一句：“Ittla^③？”

安娜和麦克斯面面相觑，不知他在说什么。

“Ittla！ Ittla！”搬运工说着，把一根手指放在鼻子底下，像一撮胡子一样，还举起另一只手行了个纳粹礼。“Ittla？”他说。

① Français：法语，法国人。

② Deutsch：德语，德国人。

③ 搬运工发错了音，应该是Hitler（希特勒）。



“啊，是希特勒！”麦克斯叫道。

安娜问：“他们这儿有纳粹吗？”

“希望没有。”麦克斯说。

兄妹俩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做出厌恶的表情。

“不！”他们说，“希特勒不好！”

搬运工显得很高兴。

“Ittla……”他欲言又止，四周瞧瞧，看有没有人注意他，然后狠狠地在地上啐了一口痰。“呸，Ittla！”他以此表达对希特勒的看法。

他们都笑了。接着，搬运工将自己的头发拉下来遮在额上，准备再来一场模仿希特勒的表演。可就在这时，妈妈从一侧出现了，而爸爸和奥拓从另一侧走了过来。

“欢迎来英国！”奥拓表弟拥抱了妈妈，大声说道。妈妈微微打了个哆嗦，奥拓表弟责备地说：“来这个国家，身上不能离羊毛内衣。”

安娜记得他在柏林时曾衣帽光鲜，而今衣服皱巴巴的，显得很寒酸。大家跟在他后边排在出站的队伍里，慢慢地向出口走去。四处一片人海。空气潮湿，好像不断有水汽从地面升到空中。安娜的鼻孔里充满了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穿的那种橡胶雨衣的气味。站台的那头有点拥堵，但没有出现在法国和德国常见的那种你推我挤的现象——人人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在雾蒙蒙的空气中，一个水果摊上摆着的橘子、苹果和黄澄澄的香蕉闪着亮亮的光泽。一家商店的橱窗里摆满了糖果和巧克力。英国人能买得起这种东西，一定是很有钱的！他们从一个英国警察身边经过，见他戴着一顶高高的盔形帽，另一个警察披着湿漉漉的斗篷。



车站外，大雨如注，在灯光下闪着亮光，像一道从天上垂下来的雨帘。远处，安娜隐约可以看见一个空旷的广场。她心里又出现了那种曾经有过的感觉——冒雨站在一个火车站的外边，天气很冷……

“在这儿等着！我去叫辆出租车。”奥拓表弟说。就连这句话也是那样耳熟。

突然，疲倦感、晕船的恶心感以及冰冷感全都合在一起向她袭来。她心里空落落的，觉得四面八方到处是雨水。过往和现实交错在一起。一时间，她迷迷糊糊，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了。

“没事吧？”爸爸见她身子摇晃了一下，急忙抓住了她的胳膊，担心地问。奥拓表弟以一种关心的语气说：“儿童时代从一个国家流浪到另一个国家，的确是很艰难的。”

听了这话，一种概念在安娜的心里变得明晰了。

“这就是所谓的‘苦难童年’……”她心想。过去从现实中分离了出来。她想起了和妈妈一道逃离柏林的那次让人备感疲倦的长途旅行，想起了那场大雨，想起了自己怎样阅读巩特尔送的那本书，怎样渴望有一个“苦难童年”，为的是有朝一日能成为名人。她的愿望难道已经实现了？自从离开德国后，她的生活难道真的可以称为“苦难童年”？

她想到了公寓房，想到了兹维姆客栈。不，这太荒唐了！艰难困苦是有的，但她的生活一直都是有意思的，常常充满了乐趣。她、麦克斯、爸爸和妈妈，一家四口差不多一直都是在一起的。只要和家里人在一起，她就绝不可能有“苦难童年”。她轻轻叹了口气，放弃了这一希望。

“可惜呀，”她心想，“像这样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名人的！”



她紧紧依偎到爸爸身上，把手伸进他的衣袋取暖。

这时，奥拓表弟把出租车叫来了。

“动作要快！”他喊道，“车不等人！”

大伙儿都跑了过去。爸爸和奥拓表弟在搬动行李。出租车司机将行李一股脑儿往车里塞。妈妈在雨地里脚下一打滑，差点没摔倒，幸好奥拓表弟扶住了她。

“英国人穿的都是胶底鞋，不打滑。”他一边把最后一个行李箱往车里一推，一边说道。

随后，大家都挤进车里。奥拓表弟把旅馆的地址报给司机。安娜将脸紧贴在车窗上。出租车启动了。

译后记

方华文

将译稿交给编辑之后，心中并没有我翻译《太阳照常升起》之类的成人书交稿时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的只是“依依不舍”，仿佛我在告别自己的童年时代。

书中的主人公安娜和麦克斯的童年恰逢“二战”，希特勒疯狂地迫害犹太人，而这一对小兄妹并没有被纳粹的丧心病狂所吓倒，却是以健康乐观的态度面对灾难，在颠沛流离之中遇到了许多友谊，化解了许多危险。他们欢笑，他们学习，他们用纯真的目光看待残酷的世界，以童趣感染了周围的人，给茫茫的黑暗涂抹了一层曙光一样的玫瑰色。但愿这样的童趣荡漾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贯穿于人生！

我在翻译时是这样想的，这样感受的，也是这样希望的——希望童趣能够给读者带去欢乐。原作者朱迪斯·克尔是在用“心”写作，用“心”在和读者交流，把读者引入一个只有儿童才具有的欣欣向上、洁净无瑕，但不乏浪漫的心理世界。她做到了，在国际上赢得了千千万万的小读者的心。我作为译者必须反映出她的



“心”——一颗不因岁月的流逝而稍减“童色”的心。这可不是喊几句“信达雅”的口号就能办到的，而必须有一个“儿童化”的过程，即把自己变成一个儿童，说儿童的话，用儿童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世界。我完全沉浸在一个儿童的世界，一个歌颂勇敢和高尚，耻笑怯懦和卑鄙的世界，一个即便步入成年之后也照样需要的充满了正能量的世界。前两点不正是我们循循教导我们的孩子应该具有的高尚品格吗？这本儿童书的确具备了这样的魅力和功效！我的职责是把这样的魅力展现在我国的小读者面前。

于是，我开始“挖空心思”地“儿童化”，一方面回忆自己童年时代所经历的事、所说的话，一方面和周围的孩子接触、交谈，了解他们的观点和语言表达形式。翻译的过程，就是我重返童年时代的过程，一个时时刻刻给我享受的过程。对于同样一个客观现象，儿童与成年人的看法是不同的，表达法（写作方面则指的是修辞方式）也是不同的。这是儿童文学的主旨，马虎不得！为了追求在用词上合乎儿童文学的特点，我竭尽了全力。严复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正合乎我当时的状况。

当你打开《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你会看到一个叫安娜的清纯的小姑娘从书页中跳出来，带着你一起去游历……

2014年11月28日于苏州大学

关于作者：

朱迪斯·克尔（Judith Kerr），英国著名作家，其代表作有《老虎来喝下午茶》和“小猫莫格成长系列”。在她根据童年经历撰写的三部自传体小说中，《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她的作品已传承三代，被翻译成二十五种语言，总销量超过千万册。因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突出贡献，2012年她被英国皇室授予“大英帝国官佐勋章”。

关于译者：

方华文，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名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已发表著、译作品逾两千万字，主要译著包括《老人与海》《雾都孤儿》《傲慢与偏见》《少年维特之烦恼》《飘》《汤姆叔叔的小屋》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译联推选为代表人物（国内唯一），并被誉为“中国当代最多产的文学翻译家”。



- ★入选英、法、德三国教育部所列“中学生必读书目”
- ★荣获世界反法西斯儿童文学贡献奖、德国青少年文学奖、美国图书馆联盟最佳图书奖等多项大奖
- ★畅销四十余年，被译为十余种语言出版，英国销量突破百万册
-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徐鲁，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朱自强联袂推荐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译联国内唯一代表方华文教授翻译

朱迪斯作品中的温暖和人性是永恒的。

——英国著名插画家 迈克尔·福尔曼

在异国简陋的乡村小学里，安娜虽然也在上课、念书、写诗，可是，她的心中藏着沉重的心事。她知道，她再也不能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城市里生活和念书了，不能和家乡的男孩子一起滑雪橇、溜冰了。她很怀念在祖国的那些快乐无忧的时光。但是，这样的时光已经消逝了。她将被迫去承受童年生活和命运的重量。

——著名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 徐 鲁



接力出版社微博



接力出版社微信

ISBN 978-7-5448-3758-3



9 787544 837583 >

陈列类别◇儿童文学

定价：22.00元